

日記

曾國藩六種

程潛題

曾國藩日記

湘潭王啓源編

問學

夜深，思將古來政事人物分類，隨手鈔記，實爲有益；尙未有條緒。（辛丑正月）

學問之事，以「日知月無亡」爲吃緊語；文章之事，以「讀書多，積理富」爲要。（辛丑月）

讀書之志，須以困勉之功，志大人之學。（辛丑閏三月）

至鏡海先生處，問檢身之要，讀書之法。先生言：『當以朱子全書爲宗。』時余新買此書問及，因道：『此書最宜熟讀——卽以爲課程，身體力行——不宜視爲瀏覽之書。』又言：『治經宜專一經，一經果能通，則諸經可旁及。若遽求兼精，則萬不能通一經。』先生自言生平最喜讀易。又言：『爲學只有三門：曰，義理；曰，考核；曰，文章。考核之事，多求粗而遺精，管窺而蠡測；文章之事，非精於義理者不能。至經濟之學，卽在義理內。』又問經濟宜

如何審端致力？答曰：『經濟不外看史；古人已然之迹，法戒昭然；歷代典章，不外乎此。』

又言：『近時河南倭良峯——仁——前輩，用功最篤實：每日自朝至寢，一言，一動作，飲食皆有筭記；或心有私欲不克，外有不及檢，皆記出。』先生嘗教之曰：『不是將此心別借他心來把捉才提醒，便是閑邪存誠。』又言：『檢攝於外，只有「整齊嚴肅」四字；持守於內，只有「主一無適」四字。』又言：『詩文詞曲，皆可不必用功；誠能用力於義理之學，彼小技亦非所難。』又言：『第一要戒欺，萬不可揜著』云云，聽之昭然若發矇也！（辛丑七月）

倭良峯前輩先生言：『研幾工夫最要緊；顏子之有不善，未嘗不知是研幾也！』周子曰：『幾善惡。』中庸曰：『潛雖伏矣！亦孔之昭。』劉念臺先生曰：『卜動念以知幾。』皆謂此也！失此不察，則心放而難收矣！又曰：『人心善惡之幾，與國家治亂之幾相通。』（壬寅正月）

靜坐思：心正氣順，必須到「天地位，萬物育」田地，方好。（壬寅正月）

默坐思：此心須常有滿腔生意；雜念憧憧，將何以極力掃卻，勉之！（壬寅正月）

吳竹如言：『敬「字最好。』予謂須添一「和」字，則所謂敬者，方不是勉強一持，即禮樂不可斯須去身之意。（壬寅正月）

誦養氣章，似有所會，願終身私淑孟子；雖造次顛沛，皆有孟夫子在前，須臾不離；

到死之日，可以仰希萬一。（壬寅正月）

心得語，一經說破，胸中便無餘味，所謂德之棄也！况無心得而有掠影之談乎！（壬寅正月）

易大壯卦象大衆，正與養氣章通。

「靜」字全無工夫，欲心之凝定，得乎？（壬寅正月）

晉卦，「罔孚裕，無咎。」裕，難矣！中庸明善誠身一節，其所謂裕者乎？（壬寅正月）

精神要常令有餘；於事則氣充，而心不散漫。（壬寅正月）

凡事之須逐日檢點者，一日姑待後來補救，則難矣！况進德修業之事乎！海秋言：「人

處德我者，不足觀心術；處相怨者而能平情，必君子也！」（壬寅正月）

讀書窮理；不辨得極虛之心，則先自窒矣！（壬寅正月）

「咸恆損益」四卦，可合之得虛心實心之法。（壬寅正月）

不能主一之咎，由於習之不熟，由於志之不立，而實由於知之不真。若真見得不主一之

害心廢學，便如食烏啄之殺人，則必主一矣！不能主一，無擇無守，則雖念念在四書五經上，

亦只算游思雜念；心無統攝故也！（壬寅正月）

巽乎水而上水，頗悟養生家之說。（壬寅）

良峯前輩言：『無間最難，聖人之純亦不易。顏子之三月不違，此不易學；即日月之至，亦非諸賢不能。』至「字煞宜體會，我輩但宜繼繼續續，求其時習而說。」（壬寅）

存心則緝熙光明，如日之升；修容則正位凝命，如鼎之鎮。內外交養，敬義夾持，何患無上達？（壬寅十一月）

至岱雲處，看渠日課。岱雲近日志日堅而識日卓越，閱之喜極無言。平日好善之心，頗有「若己有之」之誠。而前日讀篤仙詩，本日觀岱雲日課，尤中心好之也！（壬寅十一月）

樹堂來，與言養心養體之法。渠言：『舍靜坐，更無下手處；能靜坐，而天下之能事畢矣！』因教我焚香靜坐之法；所言皆閱歷語。靜中真味，煞能領取。又言：『心與氣總折不開；心微浮則氣浮矣！氣散則心亦散矣！』此即孟子所謂「志壹則動氣，氣壹則動志也！」（壬寅十一月）

神明則如日之升，身體則如鼎之鎮；此二語可守者也！惟心到靜極時，所謂未發之中，寂然不動之體，畢竟未體驗出真境來。意者只是閉藏之極，逗出一點生意來，如冬至一陽初動時乎？貞之固也，乃所以為元也！蟄之坏也，乃所以為啓也！殺之堅實也，乃所以為始播之種子也！然則不可以為種子者，不可謂之堅實之殺也！此中無滿腔生意。若萬物皆資始於

我心者，不可謂之至靜之境也！然則靜極生陽，蓋一點生物之仁心也！息息靜極，仁心之不息，其參天兩地之至誠乎？顏子三月不違，亦可謂洗心退藏，極靜中之真樂者矣！我輩求靜，欲異乎禪氏入定，冥然罔覺之旨；其必驗之此心，有所謂一陽初動，萬物資始者，庶可謂之靜極，可謂之未發之中，寂然不動之體也！不然，深閉固拒，心如死灰，自以爲靜，而生理或幾乎息矣！况乎其並不能靜也！有或擾之，不且憧憧往來乎？深觀道體，蓋陰先於陽信矣！然非實由體驗得來，終掠影之談也！（壬寅十一月）。

人必中虛，不著一物，而後能真實無妄；蓋實者，不欺之謂也！人之所以欺人者，必心中別著一物，心中別有私見，不敢告人，而後造僞言以欺人；若心中了不著私物，又何必欺人哉？其所以自欺者，亦以心中別著私物也！所知在好德，而所私在好色。不能去好色之私，則不能不欺其好德之知矣！是故誠者，不欺者也！不欺者，心無私著也！無私著者，至虛者也！是故天下之至誠，天下之至虛者也！當讀書，則讀書，心無著於見客也！當見客，則見客，心無著於讀書也！一有著，則私也！靈明無著，物來順應，未來不迎，當時不雜，既過不戀，是之謂虛而已矣！是之謂誠而已矣！以此讀無妄，咸，中孚三卦，蓋扞格者鮮矣！

（壬寅十一月）

凡作文詩，有情極真摯，不得不一傾吐之時；然必須平日積理既富，不假思索，左右逢源，其所言之理，足以達其胸中至真至正之情。作文時無鑄刻字句之苦，文成後無鬱塞不吐之情，皆平日讀書，積理之功也！若平日醞釀不深，則雖有真情欲吐，而理不足以達之，不得不臨時尋思義理。義理非一時所可取辦，則不得不求工於字句。至於雕飾字句，則巧言取悅，作偽日拙；所謂修辭立誠者，蕩然失其本旨矣！以後真情激發之時，則必視胸中義理何如；如取如攜，傾而出之可也！不然，而須臨時取辦，則不如不作；作則必巧偽媚人矣！（壬

寅十一月）

在何宅聽唱崑腔，我心甚靜且和；因思古樂陶情淑性，其入人之深，當何如！禮樂不興，小學不明，天下所以少成材也！

竹如教我曰：『耐。』予嘗言竹如「貞」足幹事，予所闕者「貞」耳！竹如以一「耐」字教我，蓋欲我鎮躁以歸於靜，以漸幾於能「貞」也。此一字，足以醫心病矣！（癸卯正月）

寫字時，心稍定，便覺安恬些；可知平日不能耐，不能靜，所以致病也！寫字可以驗精力之注否；以後即以此養心。（癸卯正月）

萬事付之空寂，此心轉覺安定；可知往時只在得失場中過日子，何嘗能稍自立志哉？

(癸卯二月)

記云：『君子莊敬，日強。』我日日安肆，日日衰蕪，欲其強，得乎？譬諸草木，志之不立，本則撥矣！是知千言萬語，莫先於立志也！（癸卯二月）

唐先生言：『國朝諸大儒，推張楊園陸稼書兩先生，最爲正大篤實，雖湯文正猶或小遜；李厚庵方望溪，文章究優於德行。（癸卯二月）

夜讀楊園先生集，中有數條，如破我恃求之私，當頭棒喝。（癸卯二月）

讀楊園近古錄，真能使鄙夫寬，薄夫敦。（癸卯二月）

因作字，思用功所以無恆者，皆助長之念害之也！本日因聞竹如言，知此事萬非疲輓人所能勝；須是剛猛，用血戰功夫，斷不可弱。二者不易之理也！時時謹記。朱子語類，鷄伏卵，及猛火煮二條，刻刻莫忘。（癸卯二月）

凡讀書，有爲人爲己之分；爲人者，縱有心得，亦已的然日亡。予於杜詩，不無一隙之見；而批點之時，自省良有爲人之念，雖欲蘊蓄而有味，得乎？（癸卯二月）

竹如言交情有天有人，凡事皆然。然人定亦可勝天，不可以適然者委之於數。如知人之哲，友朋之投契，君臣之遇合，本有定分；然亦可以積誠而致之。故曰。『命也！有性焉！』

君子不謂命也。」（癸卯二月）

鏡丈言：「讀書有心得，不必輕言著述。注經者，依經求義，不敢支蔓；說經者，置身經外，與經相附麗，不背可也！不必說此句，即解此句也！」（癸卯二月）

今早友人見示一文稿，讀之使人忠義之氣，勃然而生，鄙私之萌，斬焉而滅。甚矣！人之不可無良友也！（癸卯三月）

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，無少偏倚，而其守不失，則極其中而天地位。此縣縣者，由動以之靜也！自謹獨而精之，以至於應物之處，無少差謬，而無適不然，則極其和，而萬物育。此穆穆者，由靜以之動也！由靜之動，有神主之；由動之靜，有鬼司之，終始往來，一敬貫之。（辛亥七月）

莊子曰：「美成在久。驟而見信於人者，其相信必不固；驟而得名於時者，其爲名必過情。君子無赫赫之稱，無驟著之美，猶四時之運，漸成歲功，使人不覺。」則人之相孚如桃李，不言下自成蹊矣！（辛亥七月）

有蓋寬饒諸葛豐之勁節，必兼有山巨源謝安石之雅量，於是乎言足以興，默足以容；否則，螻蟻易缺，適足以取禍也！雅量雖由於性生，然亦恃學力以養之；惟以聖賢律己，躬自

厚而薄責於人，則度量闊深矣！（辛亥七月）

知己之過失，卽自爲承認之地，改去豪無吝惜之心；此最難事。豪傑之所以爲豪傑，聖賢之所以爲聖賢，便是此等處，磊落過人。能透過此一關，寸心便異常安樂，省得多少膠葛，省得多少遮掩裝飾醜態。（辛亥七月）

有義理之學，有詞章之學，有經濟之學，有考據之學。義理之學，卽宋史所謂道學也！在孔門爲德行之科；詞章之學，在孔門爲言語之科；經濟之學，在孔門爲政事之科；考據之學，卽今世所謂漢學也！在孔門爲文學之科。此四者，闕一不可。予於四者，略涉津涯，天質魯鈍，萬不能造其奧窔矣！惟取其尤要者，而日日從事，庶以漸磨之久，而漸有所開。義理之學，吾之從事者，二書焉：曰，「四子書」，曰「近思錄」。「詞章之學，吾之從事者，二書焉：曰「曾氏讀古文鈔與曾氏讀詩鈔」；二書皆尙未纂集成帙，然胸中已有成竹矣！經濟之學，吾之從事者，二書焉：曰，「會典」，曰，「皇朝經世文編」；「考據之學，吾之從事者，四書焉：曰，「易經」，曰，「詩經」，曰，「史記」，曰，「漢書」。此十種者，須要爛熟於心中。凡讀此書，省附於此十書。如室有基而丹艸附之；如木有根而枝葉附之；如雞伏卵，不稍歇而使冷，如蛾成垤，不見異而思遷。其斯爲有本之事乎？（辛亥七月）

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強不息；地勢居，君子以厚德載物；頤，君子以慎言語，節飲食；損，君子以懲忿窒慾；益，君子以見善則遷，有過則改；鼎，君子以正位凝命。此六卦之大象，最切於人。頤以養身養德，鼎以養心養腎，尤爲切要。（辛亥七月）

座右爲聯語以自箴云：『不爲聖賢，便爲禽獸；莫問收穫，但問耕耘。』（辛亥七月）

治家貴嚴。嚴父常多孝子；不嚴，則子弟之習氣日就佚惰，而流弊不可勝言矣！故易曰：『威如吉。』欲嚴而有威，必本於莊敬；不苟言，不苟笑。故曰：『威如之吉，反身之謂也！』（辛亥七月）

書味深者，面自粹潤；保養完者，神自充足。此不可以僞爲；必火候既到，乃有此驗。

（辛亥七月）

盜虛名者，有不測之禍；負隱慝者，有不測之禍；懷伎心者，有不測之禍。（辛亥七月）

除却進德修業，乃是一無所恃；所謂把截四路頭也！若不日日向上，則人非鬼責，身敗名裂，不旋踵而至矣！可不畏哉？（辛亥八月）

顏泉明尋求姑姊妹，及其子而並收其父之部曲妻子；且歛袁履謙之衣衾，與其父杲卿同。盛德之事，足以貫日月矣！（辛亥八月）

是夜思人之見信於朋友，見信於君父，見信於外人，皆絲毫不可勉強，猶四時之運，漸推漸移，而成歲功；自是不可欲速，不可助長。（辛亥十一月）

窒慾常念男兒淚；慾念當思屬纊時。（辛亥十一月）

治心之道，先去其毒：陽惡曰忿，陰惡曰慾。治身之道，必防其患：剛惡曰暴，柔惡曰慢。治口之道，二者交惕：曰慎言語，曰節飲食。凡此數端，其藥維何？禮以居敬，樂以導和。陽剛之惡，和以宜之；陰柔之惡，敬以持之；飲食之過，敬以檢之；言語之過，和以斂之。敬極肅肅，和極雍雍，穆穆繇繇，斯爲德容。容在於外，實根於內。動靜交養，晬而晬背（壬子正月）

余生平雖頗好看書，總不免好名好勝之見，參預其間。是以無孟子深造，自得一章之味；無杜元凱優柔，饜飮一段之趣。故到老而無一書可恃，無一事有成。今雖暮齒衰邁，當從「敬靜純淡」四字上痛加工夫。縱不能如孟子元凱之所云，但養得胸中一種恬靜書味，亦稍足自適矣！（壬子）

處逆境之道，惟西銘「無所逃而待烹，申生其恭也！勇於從而順令者，伯奇也！」等句，最爲親切。（壬子）

偶作聯語以自箴云：『禽裏還人，靜由敬出；死中求活，淡極樂生。』一本孟子夜氣章之意，一本論語蔬水曲肱章之意，以絕去枯亡營擾之私。

本朝博學之家，信多閎儒碩士，而其中爲人者多，爲己者少。如顧閎並稱：顧則爲己，閎則不免人之見者存。江戴並稱：江則爲己，戴則不免人之見者存。段王並稱：王則爲己，段則不免人之見者存。方劉姚并稱：方姚爲己，劉則不免人之見者存。其達而在上者，李厚庵朱可亭秦味經，則爲己之數多；紀曉嵐阮芸台則不免人之見者存。學者用力，固宜於幽獨中，先將爲己爲人之界，分別明白；然後審端致力，種桃得桃，種杏得杏。未有根本不正，而枝葉發生，而自鬻茂者也！（戊午十一月）

邵子所謂觀物，莊子所謂觀化，程子所謂觀天地生物氣象。須要放大胸懷，游心物外，乃能絕去一切繳繞，鬱悒，煩悶，不甯之習。（戊未十一月）

讀書之道，朝聞道而夕死，殊不易易。聞道者，必真知而篤信之；吾輩自己不能自信，心中已無把握，焉能聞道？（己未二月）

胸襟廣大，宜從「平」「淡」二字用功。凡人我之際，須看得平；功名之際，須看得淡，

庶幾胸懷日闊。（己未二月）

傍夕，與子序登樓，論老年用功，不可有驕氣，暮氣。（己未三月）

念不知命，不知禮，不知言三者，論語以殿全篇之末，良有深意。若知斯三者，而益之以孟子取人爲善，與人爲善之義，則幾庶可爲完人矣！（己未三月）

聞子序談養氣章末四節，言孔子之所以異於伯夷伊尹者，不在高處，而在平處；不在隆處，而在汗處。汗者，下也！平者，庸也！夷尹之聖，以其隆高而異於衆人也！宰我之論堯舜，以勳業，而隆孔子以並無勳業而汗；子貢之論百王以禮樂，而隆孔子以并無禮樂而汗；有若之論他聖人以出類拔萃，而隆孔子以卽在類萃之中，出不拔，而自處於汗。以汗下而同於衆人，此其所以異於夷尹也！此其所以爲生民所未有也！（己未三月）

讀東坡「但尋牛矢覓歸路」詩，陸放翁「斜陽古柳趙家莊」詩，杜工部「黃四娘東花滿蹊」詩，念古人胸次瀟灑曠遠，毫無渣滓，何其大也！余飽歷世故，而胸中猶不免計較將迎，何其小也！沈吟玩味久之。（己未四月）

思夫人皆爲名所驅，爲利所驅，而尤爲勢所驅。當孟子之時，蘇秦張儀公孫衍輩，有排山倒海，飛沙走石之勢，而孟子能不爲所搖。真豪傑之士，足以振厲百世者矣！（己未五月）

爲人之道有四知，天道有三惡。三惡之目：曰天道惡巧，天道惡盈，天道惡貳。貳者，

多猜疑也！不忠誠也！無恆心也！四知之目：卽論語末章之知命，知禮，知言，而吾更加以知仁。仁者，恕也！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達而達人，恕道也！立者，足以自立也！達者，四達不悖，遠近信之，人心歸之。詩云：『自西自東，自南自北，無思不服。』禮云：『推而放諸四海而準。』達之謂也！我欲足以自立，則不可使人無以自立；我欲四達不悖，則不可使人一步不行，此立人達人之義也！孔子所云：『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。』孟子所云：『取人爲善，與人爲善。』皆恕也！仁也！知此則識大量大；不知此則識小量小。故吾於三知之外，更加知仁，願與沅弟共勉之。沅弟亦深領此言，謂欲培植家運，須從此七者致力也！（己未五月）

未五月）

讀書之道，杜元凱稱若江海之浸，膏澤之潤。若見聞太寡，蘊蓄太淺，譬猶一勺之水，斷無轉相灌注，潤澤豐美之象。故君子不可以小道自域也！（己未五月）

與子序言聖人之道，亦曰：『學問閱歷，漸推漸廣，漸習漸熟，以至於四達不悖。因戲稱曰：『鄉人有終年賭博，而破家者，語人曰：『吾賭則輸矣！而賭之道精矣！』從來聖賢未有不由勉強以幾自然，由閱歷悔悟以幾成熟者也！程子解孟子苦，勞，餓，乏，拂，亂，動，忍等語曰：『若要熟也！須從這裏過。』亦與賭輸而道精之義爲近。』子序笑應之。（己

未五月

余近日常寫大字，微有長進，而不甚貫氣；蓋緣結體之際，不能字字一律，如：或上緊下緊，或上緊下鬆，或左大右小，或右大左小；均須始終一律，乃成體段。余字取勢，本係左大右小，而不能一律，故恆無所成。推之作古文辭，亦自有體勢，須篇篇一律，乃爲成家。辦事亦自有體勢，須事事一律，乃爲成章。言語動行，亦自有體勢，須日日一律，乃爲成德。否則載沈載浮，終無所成矣！（己未六月）

作書者宜臨帖摹帖；作文作詩皆宜專學一家，乃易長進。然則作人之道，亦宜專學一人，或得今人之賢者，而師法之，庶易長進。（己未八月）

德成以謹言慎行爲要，而敬恕誠靜勤潤六者，闕一不可。學成以三經，三史，三子，三集，爛熟爲要；而三者亦須提其要而鉤其元。藝成以多作，多寫爲要；亦須自闢門徑，不依傍古人格式。功成以開疆安民爲要，而亦須能樹人，能立法；能是二者，雖不拓疆，不擇民，不害其爲功也！四者能成其一，則足以自怡。此雖近於名心，而猶爲得其正。（己未八月）

念天道三惡之外，又覺好露而不能渾，亦天之所惡也！（己未九月）

余復胡中丞信中有云：「惟忘機可以消衆機，惟懵懂可以袪不祥。」似頗有意義，而媿

未能自體行之。(己未九月)

凡人涼薄之德，約有三端，最易觸犯。聞有惡德敗行，聽之娓娓不倦，妒功忌名，幸災樂禍；此涼德之一端也！人受命於天，如臣受命於君，子受命於父；而或不能受命，居卑思尊，日夜自謀，置其身於高明之地，譬諸金躍冶而以鑊錙干將自命，此涼德之二端也！胸苞清濁，口不臧否者，聖哲之用心也！強分黑白，過事激揚者，文士輕薄之習，優伶風切之態也！而吾輩不察而效之，動輒區別善惡，品第高下，使優者未必加勸，而劣者幾無以自處，此涼德之三端也！余今老矣！此三者，尙加戒之。(己未九月)

君子有三樂：讀書聲出金石，飄飄意遠，一樂也！宏獎人材，誘人日進，二樂也！勤勞而後憩息，三樂也！(己未九月)

孔子所謂性相近，習相遠，上智下愚不移者，凡事皆然。即以圍棋論，生而爲國手者，上智也！屢學而不知局道，不辨死活者，下愚也！此外皆相近之姿，視乎教者何如。教者高，則習之而高矣！教者低，則習之而低矣！以作字論，生而筆姿秀挺者，上智也！屢學而拙如蒿芽者，下愚也！此外則皆相近之姿，視乎教者何如。教者鍾王，則衆習於鍾王矣！教者蘇米，則衆習於蘇米矣！推而至於作文亦然，打仗亦然，皆視乎在上者一人之短長，而衆人之

習隨之爲轉移。若在上者不自咎其才德之不足以移人，而徒致慨上智之不可得，是猶執策而歎無馬，是真無馬哉！（己未十月）

李申甫自黃州歸來，稍論時事。余謂當豎起骨頭，竭力撐持。三更不眠，因作一聯云：『養活一團春意思；撐起兩根窮骨頭。』用自警也！余生平作自箴聯句頗多，惜皆未寫出。丁未年在家作一聯云：『不怨不尤，但反身爭箇一壁靜；勿忘勿助，看平地長得萬丈高。』曾用木板刻出，與此聯意相近，因附識之。（己未十月）

夜閱荀子三篇。三更盡睡，四更即醒，又作一聯云：『天下無易境，天下無難境，終身有樂處，終身有憂處。』至五更，又改作二聯：一云：『取人爲善，與人爲善；樂以終身，憂以終身。』一云：『天下斷無易處之境遇；人間那有空閒的光陰。』（己未十月）

今夜醒後，心境不甚恬適，於愛憎恩怨未能悉化，不如昨夜之清白坦蕩遠甚！夫子所稱日月至焉者，或亦似此乎？（己未十月）

近日之失，由於心太弦緊，無舒和之意；以後作人，當得一鬆字，意味日來。每思吾身能於十三字者用功，尚不失晚年進境。十三字者：謂三經，三史，三子，三集，三實，三忌，三薄，三知，三樂，三寡也！三經，三史，三子，三集，三實，余在京師嘗以扁其室，在江

西曾刻印章矣！三忌者，卽所謂天道忌巧，天道忌盈，天道忌貳也！三薄者，幸災樂禍，一薄德也！逆命億數，二薄德也！臆斷臆白，三薄德也，三知者，論語末章所謂知命，知禮，知言也！三樂者，卽前所記讀書聲出金石，一樂也！宏獎人材，誘人日進，二樂也！勤勞而後憩息，三樂也！三寡者，寡言養氣，寡視養神，寡欲養精。十三字者，時時省察，其猶失之東隅，收之桑榆者乎？（己未十一月）

聖人之所言，有所不言。積善餘慶，其所言者也！萬事由命不由人，其所不言者也！禮樂政刑，仁義忠信，其所言者也！虛無清靜，無爲自化，其所不言者也！吾人當以不言者爲體，以所言者爲用；以不言者存諸心，以所言者勉諸身；以莊子之道自怡，以荀子之道自克，其庶爲聞道之君子乎？（己未十一月）

日來心緒總覺不自在，殆孔子所謂不仁者，不可以久處約也？軍中乃爭權絜勢之場，又實非處約者所能濟事。求其貞白不移，淡泊自守，而又足以驅使羣力者，頗難其道爾！（己未十一月）

孔子所謂「下學上達」，「達字中必自有一種「洞澈無疑」意味，卽蘇子瞻晚年意思深遠，隨處自得；亦必有脫離塵垢，卓然自立之趣。吾困知勉行，久無所得；年已五十，胸襟意識

猶未免爲庸俗之人，可愧也已！（己未十二月）

天下事一一責報，則必有大失所望之時。佛氏因果之說，不可盡信；亦有有因而無果者。憶蘇子瞻詩云：「治生不求富，讀書不求官；譬如飲不醉，陶然有餘歡。」吾更爲添數句云：「治生不求富，讀書不求官；修德不求報，爲文不求傳；譬如飲不醉，陶然有餘歡；中含不盡意，欲辨已忘言。」（己未十二月）

與作梅暢論易圖及風水之說；又論天下之理，惟易簡乃可行，極爲契合。（庚申正月）

此身無論處何境遇，而「敬」「恕」「勤」字無片刻可弛。苟能守此數字，則無入不自得，又何必斤斤計較得君與不得君，氣誼孤與不孤哉？（庚申正月）

安得一二好友，胸襟曠達，蕭然自得者，與之相處，砭吾之短。其次則博學能文，通精訓話者，亦可助益於我。（庚申正月）

讀書之道，以胡氏之科條論之，則經義當分小學，理學，詞章，典禮四門；治事當分吏治，軍務，食貨，地理四門。（庚申三月）

凡事皆有至淺至深之道，不可須臾離者，因欲名其堂曰：「八本堂」；其目曰：「讀書以訓話爲本，詩文以聲調爲本，事親以得歡心爲本，養生以少惱怒爲本，立身以不妄語爲本，

居家以不晏起爲本，居官以不要錢爲本，行軍以不擾民爲本。』古人格言儘多，要之每事有第一義，必不可不竭力爲之者；得之如探驪得珠，失之如舍根本而圖枝葉。古人格言雖多，亦在乎吾人之慎擇而已矣！（庚申四月）

凡做好人，做好官，做名將，俱要好師，好友，好榜樣。（庚申四月）

聞季高說，有孝子孝婦二人，因其家火起，舁其母靈柩於外；二人平日皆不以力著，婦尤孱弱。誠至則神應，一也！情急則智生，二也！勢激，則力勁如水之可以升山，矢之可以及遠，三也：因是以推，則天下無不可爲之事矣！（庚申四月）

諸生呈繳工課，余教以「誠」「勤」「廉」「明」四字；而勤字之要，但在「好問」「好察」云云兩事，反復開導。（庚申五月）

九弟諫余數事，余亦教九弟「靜虛涵泳，蕭然物外。」（庚申五月）

余身旁須有一胸襟恬淡者，時時伺吾之短，以相箴規，庶不使「矜心」生於不自覺。（庚申

七月）

夏昶甫言：『朱子之學，得之艱苦，所以爲百世之師。』二語深有感於余心。天下事未有不從艱苦中得來，而可久可大者也！（庚申八月）

憶八年所定「敬」「恕」「誠」「靜」「勤」「潤」六字，課心課身之法，實爲至要至該。吾近於靜字欠工夫耳！（庚申九月）

傲爲凶德；凡當大任者，皆以此字至於顛覆。用兵者最戒驕氣，惰氣；作人之道，亦惟驕惰二字，誤事最甚。（庚申九月）

與作梅鬯談當今之世，富貴無所圖，功名亦斷難就，惟有自正其心，以維風俗，或可補救於萬一。所謂正心者，曰「厚」曰「實」。厚者，恕也！己欲立，而立人；己欲達，而達人；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。存心之厚，可以少正天下澆薄之風。實者，不說大話，不務虛名，不行駕空之事，不談過高之理。如比可以少正天下浮僞之習。因引顧亭林所稱「匹夫之賤，與有責焉！」者，以勉之。（庚申九月）

東坡「守駿莫如跛」五字，凡技皆當知之。若一味駿快奔放，必有顛躓之時；一向貪美名，必有大污辱之事。余以「求闕」名齋，卽求自有缺陷不滿之處，亦「守駿莫如跛」之意也！

（庚申九月）

送人銀錢，隨人用情之厚薄。一言之輕重，父不能代子謀，兄不能代弟謀，譬如飲水冷暖，自知而已！（庚申十一月）

古人「修身」「治人」之道，不外乎「勤」「大」「謙」。勤若文王之不遑，大若舜禹之不與，謙若漢文之不勝。而勤謙二字，尤爲徹始徹終，須臾不可離之道。勤所以傲惰也！謙所以做傲也！能勤且謙，則大字在其中矣！千古之聖賢豪傑，卽奸雄，欲有立於世者，不外一勤字，千古有道自得之士，不外一謙字。吾將守此二字以終身，儻所謂「朝聞道夕死可矣！」者乎？（庚申十二月）

勞謙二字，受用無窮。勞，所以戒惰也；謙，所以戒傲也！有此二者，何惡不去，何善不臻。當多寫幾分，徧示諸弟及子姪。（庚申十二月）

吾祖父星岡公在時，不信醫藥，不信僧巫，不信地仙；卓識定志，確乎不可搖奪，實爲子孫者所當遵守。近年家中兄弟子姪，於此三者皆不免相反。余之不信僧巫，不信地仙，頗能謹遵祖訓父訓，而不能不信藥。自八年秋起，常服鹿茸丸；是亦不能繼志之一端也！以後當漸漸戒止；并函誠諸弟，戒信僧巫，地仙等事，以紹家風。（庚申十二月）

立身之道，以禹墨之「勤」「儉」兼老莊之「靜」「虛」，庶於「修己」「治人」之術，兩得之矣！（辛酉十月）

周末諸子各有極至之詣；其所以不及孔子者，此有所偏至，卽彼有所獨缺，亦猶夷惠之

不及孔子耳；若游心能如老莊之虛靜，治身能如墨翟之勤儉，齊民能如管商之嚴整，而又持之以不自是之心，偏者裁之，缺者補之，則諸子皆可師，不可棄也！（辛酉八月）

與九弟言「與人爲善，取人爲善」之道，如大河水盛，足以浸灌小河；小河水盛：亦足以浸灌大河。無論爲上爲下，爲師爲弟，爲長爲幼，彼此以善相浸灌，則日見其益，而不自知矣！九弟深以爲然。（辛酉八月）

孟子光明俊偉之氣，惟莊子與韓退之得其彷彿：近世如王陽明亦殊磊落，但文辭不如三子者之跌宕耳！（辛酉九月）

修己治人之道，止「勤於邦，儉於家，言忠信，行篤敬」四語，終身用之有不能盡；不在多，亦不在深。（辛酉十一月）

天下凡物，加倍磨治，皆能變換本質，別生精彩，何況人之於學；但能日新又新，百倍其功，何患不變化氣質，超凡入聖？（辛酉十二月）

九弟有事，求「可功求成」之念，不免代天主張；與之言老莊自然之趣，囑其游心虛靜之域。（壬戌二月）

靜中細思古今億萬年，無有窮期，人生其間，數十寒暑，僅須臾耳；大地數萬里，不可

紀極；人於其中，寢處游息，晝僅一室耳！夜僅一榻耳！古人書籍，近人著述，浩如煙海，人生目光之所能及者，不過九牛之一毛耳！事變萬端，美名百途，人生才力之所能辦者，不過太倉之一粒耳！知天之長，而吾所歷者短，則遇憂患橫逆之來，當少忍以待其定；知地之大，而吾所居者小，則遇榮利爭奪之境，當退讓以守其雌，知書籍之多，而吾所見者寡，則不敢以一得自喜，而當思擇善而約守之。知事變之多，而吾所辦者少，則不敢以功名自矜，而當思舉賢而共圖之。夫如是則自私，自滿之見，可漸漸蠲除矣！（壬戌四月）

讀原毀，伯夷頌，獲麟解，龍雜說諸首，岸然想見古人，獨立千古，確乎不拔之象。（壬戌四月）

閱王而農所注張子正蒙，於盡性，知命之旨，略有所會。蓋盡其所可知者，於己性也！聽其不可知者，於天命也！易繫辭「尺蠖之屈」八句，盡性也！「過此以往」四句，知命也！農夫之服田力穡，勤者有秋，惰者歉收，性也！為稼湯世，終歸焦爛，命也！愛人，治人，禮人，性也！愛之而不親，治人而不治，禮人而不答，命也！聖人之不可及處，在盡性以至於命。盡性猶下學之事；至於命，則上達矣！當盡性之時，功力已至十分，而效驗或有應有不應。聖人於此淡然，泊然；若知之，若不知之；若著力，若不著力。此中消息，最難體

認。若於性分當盡之事，百倍其功以赴之；而俟命之學，則以淡如泊如爲宗；庶幾其近道乎！
（壬戌十月）

古聖人之道，莫大乎與人爲善。以言誨人，是以善教人也！以德薰人，是以善養人也！皆與人爲善之事也！然徒與人，則我之善有限，故又貴取諸人以爲善。人有善則取以益我；我有善則與以益人。連環相生，故善端無窮；彼此挹注，故善源不竭。君相之道，莫大乎此；師儒之道，亦莫大乎此。仲尼之學，無常師，即取人爲善也！無行不與，即與人爲善也！爲之不厭，即取人爲善也！誨人不倦，即與人爲善也！念忝竊高位，劇寇方張，大難莫平，惟有就吾之所見，多教數人；因取人之所長，還攻吾短，或者鼓盪斯世之善機，因以挽回天地之生機乎？
（癸丑正月）

處人處事之所以不當者，以其知之不明也！若巨細周知，表裏洞徹，則處之自有方術矣！吾之所以不能周知者，以不好問，不善問耳！（癸亥二月）

修己治人之道，果能常守「勤」「儉」「謹」「信」四字，而又能取人爲善，與人爲善，以禮自治，以禮治人，自然寡尤寡悔，鬼伏神欽；特恐信道不篤，間或客氣用事耳！（癸亥八月）

溫孟子分類記出，寫於每章之首，如言心，言性之屬，曰：『性道至言』；言取與出處之屬，曰：『廉節大防』；言自况自許之屬，曰：『抗心高望』；言反躬刻厲之屬，曰：『切己反求』。
（亥癸十一月）

百種弊病皆從懶生。懶則弛緩；弛緩則治人不嚴，而趣功不敏。一處遲則百處懈矣！（甲子三月）

前以八德自勉，曰，勤，儉，剛，明，孝，信，謙，渾。近日於勤字不能實踐；於謙，渾二字，尤覺相遠。悚懼無已，勤，儉，剛，明四字，皆求諸己之事；孝，信，謙，渾四字，皆施諸人之事。孝以施於上，信以施於同列，謙以施於下，渾則無往不宜。大約與人忿爭，不可自求萬全處；白人是非，不可過於武斷，此渾字之最切於實用者耳！（甲子四月）

夢見姚姬傳先生，頗長清耀，而生趣盎然。（甲子十二月）

閱聖祖庭訓格言。嗣後擬將此書，及張文端公之聰訓齋語，每日細閱數則，以養此心和平篤實之雅。（乙丑五月）

蘇詩有二語云：『治生不求富，讀書不求官，』余爲廣之云：『修德不求報，能文不求名。』兼此四者，則胸次廣大，合天下之至樂矣。（戊辰四月）

爲學之道，不可輕率評議古人，惟堂上乃可判堂下之曲直，惟仲尼乃可等百世之王，惟學問遠過古人，乃可評譏古人，而等差其高下。今人講理學者，動好評貶漢唐諸儒而等差之；講漢學者，又好評貶宋儒而等差之，皆狂妄不知自量之習。譬如文理不通之童生，而令衡闈鄉會試卷，所定甲乙，豈有當者？善學者，於古人之言，一一虛心涵咏，而不妄加評議，斯

可哉。(戊辰四月)

近日見紀澤牙痛，孫兒小疾，每以家中人口爲慮；又憶念南中諸弟，各家竟日營營擾擾。偶思咸豐八年四月，葛澤山扶乩，卽已預知有是年十月三河之敗，溫甫之變，天下萬事，皆有前定，絲毫不能以人力強求，紛紛思慮，亦何補耶？以後每日當從樂天知命四字上用功，治事則日有恒課，治心則純任天命，兩者兼圖，終吾之身而已。(己巳七月)

老年讀書，如旱苗業已枯槁，而汲井以灌溉，雖勤無益；古人所以戒時過而後學也。然果所灌溉不休，則禾稼雖枯，而菜蔬或不無小補耳。(己巳七月)

偶作韻語以自箴云：『心術之罪，上與天通；補救無術，日暮途窮。省躬痛改，順命勇從，成湯之禱，申生之恭。資質之陋，衆所指視，翹然自異，胡不知恥！記纂遺忘，歌泣文史，且憤且樂，死而後已。』(己巳十一月)

古來聖賢名儒之所以彪炳宇宙者，無非由於文學事功。然文學則資質居其七分，人力不過三分；事功則運氣居其七分，人力不過三分。惟是盡心養性，保全天之所以賦於我者。若五事，則完其肅，又，哲，謀聖之量；五倫，則盡其親，義，序，別，信之分。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足；充無穿窬之心而義足；此則人力主持，可以自占七分。人生著力之處，當自占七分者，勉求之；而於僅占三分之文學事功，則姑置爲緩圖焉。庶好名爭勝之念，可以少

息；徇外爲人之私，可以日消乎！老年衰髦，百無一成，書此聊自警。（己巳十二月）

靜中細思孟子之萬物皆備，張子事天立命，王文成之拔本塞源，鹿忠節之認理提綱。（己巳十二月）

聖祖庭訓之仁厚，張文瑞公家書之和平，每日含咀吟咏，自有益於身心。（庚午正月）

偶作一聯云：『戰戰兢兢，卽生時不忘地獄；坦坦蕩蕩，雖逆境亦暢天懷。』（庚午五月）

細思古人工夫，其效之尤著者約有四端：曰，慎獨，則心泰；曰，主敬則身強，曰，求仁則人悅，曰，思誠則神欽。慎獨者，遏欲不忽隱微，循理不間須臾，內省不疚，故心泰。主敬者，外面整齊嚴肅，內而專靜純一，齊莊不懈，故身強。求仁者，體則存心養性，用則民胞物與，大公無我，故人悅。思誠者，心則忠貞不貳，言則篤實不欺，至誠相感，故神欽。四者之工夫果至，則四者之效驗自臻。余老矣，亦尙思少致吾功以求萬一之效耳。（庚午八月）

前日記所云：『思誠則神欽者，』不若云：『耐苦則神欽。』蓋必廉於取而儉於用，勞於身而困於心，而後爲鬼神所欽，伏。皆耐苦之事也。（庚午十月）

昔年於慎獨居敬等事全未用功，至今衰老，豪無把握，悔之晚矣！（庚午十月）

記性日壞，過目之事，頃刻卽忘，因立記事冊於應記者，逐日略記一二，從本日爲始。

（庚午十二月）

古來聖哲，胸懷極廣，而可達天德者，約有四端。如篤恭，修己，而生睿智，程子之說也！至誠感神，而致前知，子思之訓也！安貧，樂道，而潤身，晬面，孔顏曾孟之旨也！觀物，閒吟，而適意，神恬，陶白蘇陸之趣也！自恨少壯不知努力，老年常多悔懼，於古人心境，不能領取一二；反復尋思，歎喟無已！（辛未二月）

近年焦慮過多，無一日遊於坦蕩之天，總由於名心大切，俗見太重二端。名心切，故於學問無成；德行未立，不勝其媿餒。俗見重，故於家人之疾病，子孫及兄弟子孫之有無賢否強弱，不勝縈擾；用是憂慚跼踖如繭自縛。今欲去此二病，須在「淡」字上著意。不特富貴，功名及身家之順逆，子孫之旺否，悉由天定；即學問德行之成立與否，一大半關乎天事，一概淡而忘之，庶此心稍得自在。（辛未三月）

近來每苦心緒鬱悶，毫無生機，因思尋樂約有三端：勤勞而後憩息，一樂也！至淡以消伎心，二樂也！讀書聲出金石，三樂也！一樂三樂，是咸豐八年所曾有志行之，載於日記者；二樂即近日搜求病根，迄未拔去者，必須於未死之前，拔除淨盡，乃稍安耳！（辛未四月）

閱理學宗傳中朱子，陸子，孫氏所錄。朱子之語，多取其與陸子相近者，蓋偏於陸王之途，去洛閩甚遠也！（辛未五月）

將周易之象及常用之字，分爲條類，別而錄之，庶幾取象於天文，地理，取象於身，於物者，一目了然。少壯不學，老年始爲此塞淺之舉，抑何陋也！（辛未十二月）

前曾以四語自儆：曰，慎獨則心安，主敬則身強，求仁則人悅，習勞則神欽。近日又添四語：曰，內訟以去惡；曰，日新以希天；曰，宏獎以育才；曰，貞勝以蒙難，與前此四語互相表裏。而下手工夫，各有切要之方，不知垂老尙能實踐一二否？（辛未十二月）

閱宋元學案中百源學案，於邵子言數之訓，一無所解，愧憾之至！（辛未十二月）

省克

憶自辛卯年改號滌生。滌者，取滌其舊染之污也！生者，取明袁了凡之言，「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，從後種種譬如今日生」也！改號至今九年，而不學如故，豈不可歎？余今年己三十，資稟頑鈍，精神虧損，此後豈復能有所成？但求勤儉有恆，無縱逸欲，以喪先人元氣，困知勉行，期有寸得，以無失詞臣體面；日日自苦，不至佚而生淫。如種樹然，斧斤縱尋之後，牛羊又從而牧之；如薰燈然，膏油欲盡之時，無使微風乘之，庶幾稍稍培養精神，不至自速死。誠能日日用功有常，則可以保身體，可以自立，可以仰事俯畜，可以惜福，不使祖

宗積累，自我一人享用而盡；可以無愧詞臣，尙能以文章報國。（庚子十月）

與小岑譚，有不合處。自念一二知心，亦復見疑，則平日之不自修，不見信於人，亦可知矣；可不做懼乎？（辛丑三月）

三十年爲一世。吾生以辛未十月十一日，今一世矣！聰明日減，學業無成，可勝慨哉！語不云乎，「往者不可諫，來者猶可追」？自今以始，吾其不得自逸矣！（辛丑九月）

夜歸，與九弟言讀書事，九弟悔從前讀得不好。若再不認真教他，愈不能有成矣，余體雖虛弱，此後自己工夫尙可拋棄，萬不可不教弟讀書也！（辛丑十二月）

借雲來久談，彼此相勸以善，予言皆己所未能而責人者。陳岱雲言余第一要戒「慢」字，謂我無處不著意慢之氣，真切中行也！又言予於朋友每相恃過深，不知量而後入，隨處不留分寸，卒至小者齟齬，大者凶隙，不可不慎。又言我處事不思不精明，患太刻薄，須步步留心。此三言者，皆藥石也！直哉！借雲，克敦友誼。（壬寅正月）

果能據德依仁，即使游心於詩字雜藝，亦無在不可靜心養氣。如作詩之時，只是要壓倒他人，要取名譽，此豈復有爲己之志？（壬寅正月）

凡喜譽惡毀之心，卽鄙夫患得患失之心也！於此關打不破，則一切學問才智，適足以欺

世盜名。(壬寅正月)

小珊前與予有隙，細思皆我之不是。苟我素以忠信待人，何至人不見信？苟我素能禮人以敬，何至人有慢言？且即令人有不是，何至肆口慢罵，忿戾不顧，幾於忘身及親若此？此事余有三六過，平日不信，不敬，相恃太深，一也！比時一語不合，忿恨無禮，二也！齟齬之後，人反平易，我反悍然，不近人情，三也！（壬寅正月）

與子敬久談後，子貞歸後，兄弟立次，予自壽詩韻，欣羨其才。何爲人驚外之見，如此其重，而爲己之志，如此其不堅也？真濁物矣！（壬寅正月）

言物行恆，誠身之道也！萬化基於此矣！余病根在無恆，故家內瑣事，今日立條例，明日仍散漫，下人無常規可循；將來蒞衆，必不能信，作事必不能成，戒之！（壬寅正月）

數日心沾滯於詩，總由心不靜，故不專一，當力求一主之法。誠能主一，養得心靜氣恬，到天機活潑之時，即作詩亦自無妨我；今尙未也！徒以浮躁之故，故一日之間，情志屢遷耳！

（壬寅正月）

凡睽起於相疑；相疑由於自矜明察。我之於小珊，其如上九之於六三乎，吳氏謂合睽之道，在於推誠守正，委曲含宏，而無私意猜疑之弊。戒之！勉之！此我之要藥也！（壬寅正月）

客來示以時藝，讚歎語不由中。余此病甚深，孔子之所謂巧令，孟子之所謂誣，其我之謂乎？以爲人情好譽，非是不足以悅其心。試思此求悅於人之念，君子乎？女子小人乎？且我誠能言必忠信，不欺人，不妄語，積久人自知之；不讚，人亦不怪。苟有誠而譽人，人且引以爲重。若日日譽人，人必不重我言矣！欺人自欺，滅忠信，喪廉恥，皆在於此，切戒！切戒！（壬寅正月）

竹如說理，實有體驗；言舍「敬」字，別無下手之方；總以嚴肅爲要。自問亦深知敬字是喫緊下手處；然每日自旦至夜，瑟僂赫暄之意，曾不可得行坐自如，總有放鬆的意思。及見君子時，又偏覺整齊些，是非所以揜著者邪？

家人上九曰：『有孚威如！』論語曰：『望之儼然！』要使房闈之際，僕婢之前，燕昵之友，常以此等氣象對之，方好獨居，則火滅修容。切記！切記！此予第一要藥。能如此，乃有轉機；否則墮落下流，不必問其他矣！（壬寅正月）

吾齒長矣！而詩書六藝，一無所識。志不立，過不改，欲求無忝所生，難矣！（壬寅正月）

日內不敬不靜，常致勞乏；以後須從「心正氣順」四字上體驗。（壬寅正月）

每日游思，多半是要人說好。爲人好名，可恥！而好名之意，又自謂比他人高一層；此名心之連結於隱微者，深也！（壬寅正月）

岱雲每日工夫甚多而嚴，可謂惜分陰者；予則玩泄不振。（壬寅正月）

接家信，大人教以保身三要：曰，節欲，節勞，節飲食。又言：『凡人交友，祇見得友不是而我是，所以今日管鮑，明日秦越。』謂我與小珊有隙，是盡人歡，竭人忠之過，宜速改過；走小珊處，當而自認不是。又云：『使氣亦非保身體之道。』小子讀之悚然！小子一喜一怒，勞逸疴癢，無刻不繫於大人之懷也！若不敬身，真禽獸矣！（壬寅正月）

日來自治愈疏矣！絕無瑟僩之意，何貴有此日課之冊？看來只是好名。好作詩，名心也！寫此冊而不日日改過，則此冊直盜名之具也！亦既不克痛漸舊習，何必寫此冊？（壬寅）

唐先生言：『最是「靜」字工夫要緊。大程夫子是三代後聖人，亦是靜字工夫足；王文成亦是靜字有工夫，所以他能不動心。若不靜，省身也不密，見理也不明，都是浮的，總是要靜。』又曰：『凡人皆有切身之病，剛惡，柔惡，各有所偏；溺焉既深，動輒發見。須自己體察所溺之病，終身在此處克治』。余比告先生謂素有忿狠，不顧氣習，偏於剛惡；既而自窺所病，只是好動不好靜。先生兩言，蓋對症下藥也！務當力求王靜，俾神明如日之升。即

此以求其繼繼續續者，卽所謂緝熙也！知此而不行，真暴棄矣！真小人矣！（壬寅十月）

自戒潮煙以來，心神彷徨幾若無主；遏欲之難，類如此矣！不挾破釜沈舟之勢，詎有濟哉？（壬寅）

竇蘭泉來，言理見商，余實未能心領其語意，而妄有所陳；自欺欺人，莫此爲甚！總由心有不誠，故詞氣虛憍。卽與人談理，亦是自文淺陋，徇外爲人，果何益哉？（壬寅十一月）

馮樹堂來——渠近日養得好靜氣迎人——談半時；邀余同至岱雲處久談，論詩文之業，亦可因以進德。彼此持論不合，反覆辯詰。余內有矜氣，自是特甚，反疑人不虛心。何明於責人而闇於責己也？（壬寅十一月）

此刻下手工夫，除謹言，修容，靜坐三事，更從何處下手。每日全無切實處，尙曉曉與人說理，說他何益？（壬寅十一月）

岱雲欲觀余饋貧根本。予以雕蟲瑣瑣，深閉固拒，不欲與之觀；一時揜看之情，自文固陋之情，巧言令色，種種叢集，皆從好名心發出。蓋此中根株，深矣！（壬寅十一月）

凡往日游戲隨和之處，不能遽立崖岸，惟當往還漸稀，相見必敬，漸改微逐之習；平日辨論夸誕之人，不能遽變聾啞，惟當談論漸卑，開口必誠，力去狂妄之習。（壬寅十一月）

朱廉甫前輩借蕙西來；二君皆直諒多聞者。廉甫前輩之枉過，說欲引余爲同志，謂可與適道也；豈知余絕無改過之實，徒有不作之言，竟爾盜得合聞，非穿窬而何？（壬寅十一月）

自立志自新以來，至今五十餘日，未曾改得一過。此後直須徹底盪滌，一絲不放鬆。從前種種，譬如昨日死；以後種種，譬如今日生。務使息息靜極，使此生意不息。

至岱雲處，與之談詩，傾筐倒篋，言無不盡；至子初方歸。此時自謂與人甚忠；殊不知已認賊作子矣！日內耽着詩文，不從戒懼謹獨上切實用功，已自誤矣！更以之誤人乎？（壬寅十一月）

馮樹堂來，因約岱雲來，三人暢談小酌。二君皆有節制，惟予縱論無閑，仍不出昨夜談議，而往復自意。自謂忠於爲人，實以重外而輕內，且味昌黎知名箴之訓。總之每日不外乎多言，不外乎要人說好。（壬寅十一月）

於與人往還，最小處計較，意欲俟人先施，純是私意縈繞。克去一念，旋生一念。飯後靜坐，卽已成寐。神昏不振，一至於此！（癸卯正月）

早起心多游思，因算去年共用銀數，拋却一早，可惜！（癸卯正月）

會客時，有一語極失檢；由忿字伏根甚深，故有觸卽發耳！

飯後語及小故，予大發忿語，不可遏，有忘身及親之忿；雖經友人理論，猶復肆口漫罵；比時絕無忌憚。樹堂昨夜云：『心中根子未盡，久必一發；發則救之無及矣！』我自蓄此忿，僅自反數次，餘則但知尤人。本年立志重新換一箇人；才過兩天，便決裂至此；雖痛哭而悔，豈有及乎？真所謂與禽獸奚擇者矣！（癸卯正月）

車中無戒懼意，爲下人不得力，屢動氣。每日間，總是忿字，慾字，往往知而不克去。總是此志頹放耳！可憾！可恥！（癸卯正月）

坐車中頗生氣，雖下人不甚能幹。實由懲忿絕無功夫，遂至瑣細足以累其心。（癸卯五月）

自去年十二月廿後，心常忡忡不自持，若有所失亡者，至今如故；蓋志不能立，時易放倒，故心無定向。無定向則不能靜；不靜則不安其根。只在志之不立耳！又有鄙陋之見，檢點細事，不忍小忿，故一毫之細，竟夕躊躇；一端之忤，終日沾戀，坐是所以忡忡也！志不立，識又鄙，欲求心之安，不可得矣！是夜竟不成寐；展轉千思，俱是鄙夫之見。於應酬小處計較，遂以小故引伸成忿；懲之不暇，而更引之，是引盜入室矣！（癸卯正月）

所以須日課冊者，以時時省過，立即克去耳！今五日一記，則所謂省察者，安在？所謂自新者，安在？吾誰欺乎？真甘爲小人，而絕無羞惡之心者矣！（癸卯正月）

早起吐血數口；不能靜養，遂以斲喪父母之遺體，一至於此。再不保養，是將限入太不孝矣！將盡之膏，豈可速之以風？萌蘖之木，豈可牧之以牛羊？苟失其養，無物不消，况我之氣血素虧者乎？今惟有日日靜養，節嗜欲，慎飲食，寡思慮而已！（癸卯正月）

樹堂蕙西蓮舫三人，先後來陪客，坐不安席，若舌比平時較短者。屈伸轉旋俱不適；黃芩聊約飲，竟不能去，不知身體何以虧乏若此？不敬身之罪大矣！高景逸先生云：『接教言，連日精神不暢，此不可放過。凡天理自然通暢和樂；不通暢處，皆私欲也！當時刻喚醒，不令放倒。』然則人之精神短弱，皆自己有致之也！（癸卯正月）

戊戌同年團拜，予爲值年，承辦諸事，早至文昌館，至四更方歸。凡辦公事，須視如己事；將來爲國爲民，亦宜處處視如一家，一身之圖，方能親切。予今日愧無此見，致用費稍浮；又辦事有要譽的意思。此兩言，皆他日大病根，當時時猛省。（癸卯正月）

赴張雨農飲約，更初方歸。席間而諛人，有要譽意思；語多諧謔，便涉輕佻，所謂「君子不重則不威也！」歸途便至杜蘭溪家商事；又至竺虔處久談。多言不知戒，絕無所謂省察者，志安在邪？恥安在邪？（癸卯正月）

余體不舒暢，悶甚不適。高景逸云：『凡天理自然通暢。』予今悶損至此。蓋身被私意

私欲纏擾矣！尙何自拔哉？立志今年自新，重起爐冶，痛與血戰一番；而半月以來，暴棄一至於此！何以爲人？何以爲子？（癸卯正月）

日來居敬窮理，并無工夫，故聞人說理，聽來都是隔膜，都不真切。愧恥孰甚！（癸卯正月）

聞劉覺香先生言，渠作外官景况之苦，愈知我輩舍節儉，別無可以自立。若輩倖得一外官，以彌縫罅漏，缺濬則無以自存；缺肥則不堪問矣！可不懼哉！（癸卯正月）

自正月以來，日日頹放，遂已一月。志之不立，一至於此！每觀此冊，不知所謂可以爲人乎？聊存爲告朔之餼羊爾！

看書眼蒙如老人；蓋妄肆日儉。積儉之至，腠理都極懈弛，不復足以固肌膚，束筋骸；於是風寒易侵，日見疲軟。此不能居敬者之不能養小體也！又心不專一，則雜而無主；『積之既久，必且伎求迭至，忿慾紛來；其究也，則搖搖如懸旌，皇皇如有所失。總之曰：無主則已，而乃釀爲心病；此不能居敬者之不能養大體也！』是故吾人行父母之遺體，舍居敬更無別法。內則專靜純一，以養大體；外則整齊嚴肅，以養小體。如是而不自強，吾不信也！嗚呼！言出汝口，而汝則背之，是何肺腸？（癸卯二月）

言多諧謔，又不出自心中之誠。每日言語之失，直是鬼蜮情狀，遑問其他：（癸卯二月）

觀人作應制詩，面諛之。不忠不信，何以爲友？聖人所謂「善柔便佞之損友」，我之謂

矣！（癸卯二月）

年在壯歲而頽惰稱病，可恥孰甚！今年警已四十日矣！一事不成，晏安自甘；再不懲戒，天其殃汝。惕之！惕之！

予對客有意慢之容。對此良友，不能生嚴憚之心，何以取人之益？是將拒人於千里之外矣！况見賓如此，遑問間居火滅；修身之謂何？小人哉！（癸卯二月）

考試之有得失，猶歲之有豐歉也！有耕而即期大有，是貪天也！然絕不施耕耨之功，不巳棄天乎？我則身爲惰農，而翻笑穰裘爲多事，慎孰甚焉！

蕙西面責予數事；一曰，「慢」，謂交友不能久而敬也！二曰，「自是」，謂看詩文多執己見也？三曰「僞」，謂對人能作幾副面孔也！直哉！吾友，吾日蹈大惡而不知矣！（癸卯

二月）

季師意欲余致力於考試工夫，而余以身弱爲辭。豈欺人哉？自欺而已！暴棄至此，尙可

救藥乎？（癸卯二月）

竹如言及渠生平交道，而以知己許余。且曰：『凡閣下所以期許下走之言，信之則足以長自是之私，辭之而又恐負相知之真，吾惟有懼以終始而已！』云云。予聞此數語，悚然汗下。竹如之敬我，直乃神明內斂，我何德以當之乎？日來安肆如此，何以爲竹如知己？是汚竹如也！（癸卯二月）

處衆人中，孤另另若無所許可者，自以爲人莫予知。不知在己，本一無足知也！何尤人爲？（癸卯二月）

今年忽忽已過兩月，自新之志，日以不振；愈昏愈頹，以至不如禽獸。昨夜痛自猛省，以爲自今日始，當斬然更新，不終小人之歸。不謂雲階招與對弈，仍不克力卻。日日如此，奈何？（癸卯三月）

何丹畦請余爲是正文字，儼然自任；蓋矜心之內伏者，深矣！（癸卯三月）

日內沾滯於詩。明知詩文以積久勃發爲佳，無取乎強索；乃思之不得，百事俱廢。是所謂溺心者也！戒之！（甲辛三月）

飯後無所事事，心如懸而不降者，知其不能定且靜也，久矣！（甲辰五月）

早在朝房言一事，謂無樣。子失言欲以口舌勝人，轉爲人所不服也！（辛亥七月）

孫高陽史道，鄉皆極耐得苦，故能艱難馳驅，爲一代之偉人，今已養成膏梁安逸之身，他日何以肩得大事？（辛亥九月）

凡事豫則立。本日下午天，因明日有天壇興工，監視，行禮，及製造神牌行禮等事，日內未經慮及，頗覺心中不定，懼致貽誤。皆不豫之故也！（辛亥十月）

是日因早間聞人言，刑部同堂諸君子，疑我去年所上摺，有參劾刑部之言，心不怡者一日。以平日不見信於人，遂招此羣疑衆謗也！（壬子正月）

是日忿忿二念皆大動，竟不能止，恐遂成內傷病矣！（壬子正月）

心生忿懣，蓋無養之故也！（戊午六月）

子序之言，欲余捐除雜念，輕視萬事，淡泊明志；信良友之言！余今老矣！忿不能懲，慾不能窒，客氣聚於上焦，深用愧憾！古人所以貴於爲道日損也！（戊午十一月）

捐忿之心，著於方寸，自咎局量太小，不足任天下之大事。（戊午十一月）

心緒作惡，因無耐性，故刻刻不自安適，又以心中實無所得，不能輕視外物；成敗毀譽，不能無所動於心，甚愧淺陋也！（戊午十二月）

余在軍中，頗以詩文廢正務，後當切戒！（己未二月）

思人心所以擾擾不定者，只爲不知命。陶淵明白香山蘇子瞻所以受用者，只爲知命。吾涉世數十年，而有時猶起計較之心，若信命不及者，深可媿也！（己未五月）

寫字略多，困倦殊甚，眼花而疼，足軟若不能立者，說話若不能高聲者，衰憊之狀，如七十許人。蓋受質本薄，而疾病憂鬱，多年纏綿，既有以撼其外；讀書學道，志亢而力不副，識遠而行不逮，又有以病其內，故不覺衰困之日逼也！（己未五月）

閱日知錄，易經有曰：『易六十四卦，三百八十四爻；一言以蔽之曰：「不恆其德，或承之羞。」』讀之不覺愧汗。（己未六月）

此心褊激清介，殊非載福之道；當力移寬大溫潤一路。（己未十二月）
寸衷微有鬱積，總由中無所得。下學而不克上達，故世俗之見，尙不免膠擾於懷中耳！

（庚申正月）

至老洲頭登大舟；舟係吳城船廠爲余新造者，極堅實，極華麗。因慨然曰：『誦韋公「自慚居處崇，未觀斯民康」之句，爲之愧悚不已，』（庚申五月）

恭讀硃批余之師心自用。余昔己亥年進京，臨別求祖父教訓，祖父以一傲字戒我；今上又以師心戒我，當刻圖書一方，記此二端。（庚申八月）

與作梅圍棋一局，旋復鬯論人情之厚薄，讀書人之多涉於虛浮。作梅所陳，多見道之言；余所發，多有激之詞。（庚申九月）

作梅言：『見得天下皆是壞人，不如見得天下皆是好人；存一番薰陶玉成之心，使人樂於爲善』云云。蓋諷余近日好言人之短，見得人多不是也！（庚申九月）

見羅濯江三縣令，因語言不合理，余怒斥之甚厲，頗失「爲人上者，泰而不驕，威而不猛」之義，（庚申九月）

余德薄能鮮，忝竊高位，又竊虛名，已干造物之忌，恐家中老少習於驕奢佚三字，實深悚懼。（庚申九月）

九弟信，言：『古稱君有爭臣，臣有爭君，今兄有爭弟。』余近以居位太高，虛名太大，不得聞規諫之言爲慮。若九弟果能隨事規諫，又得一二嚴憚之友，時以正言相勸勗；內有直弟，外有畏友，庶幾其免於大戾乎？居高位者，何人不敗於自是？何人不敗於惡聞正言哉。（庚申十一月）

古人言，『晝課妻子，夜課夢寐。』吾於睡中夢中，總乏一種好意味；蓋猶未免爲鄉人也！（庚申十一月）

夜因武甯楊令與鄭奠互訐之案，頗爲鬱悒不平；繼思謙抑之道，凡事須力戒爭勝之心，

痛自懲艾。(辛酉正月)

身體若有病者，奄奄思睡；或以積閱文牘太多，此心歉然！若有所負疚者而然與？(辛酉六月)

少荃論余之短處，總是懦緩，與往年周毀甫所論略同。(辛酉六月)

誠中形外，根心生色。古來有道之士，其淡雅和潤，無不達於面貌。余氣象未稍進，豈嗜欲有未淡邪？機心未消邪？當猛省於寸衷，而取驗於顏面。(辛酉七月)

陸放翁謂「得壽如得富貴，初不知其所以然，便躋高年。」余近浪得虛名，亦不知其所以然，便獲美譽。古之得虛名而值時艱者，往往不克保其終，思此不勝大懼；將具奏摺辭謝大權，不敢節制四省，恐蹈覆餗負乘之咎也！(辛酉十一月)

日內與張廉卿屢談，渠學問又已大進；而余志學二十年，至今毫無進步，老已及矣！(辛酉十一月)

二日因作摺，將公事拋荒未斷。古人有兼人之材，余不特不能兼人，即一日兼治數事，尙有未逮；甚矣！余之鈍也！(辛酉十一月)

洪琴西來，與之言風俗移人，凡才人皆隨風氣爲轉移，雖賢者不能自拔於風尚之外，因

言：『余老無能有所樹立，但不欲開壞風氣，導天下以惡習耳！』（辛酉十二月）

見陪觀察時，詞色太厲，令人難堪，退而悔之。（壬戌二月）

近來事有不如意者，方寸鬱塞殊甚，亦足見器量之不闊，養氣之不深也！（壬戌七月）

寸心鬱鬱不自得，因思日內以金陵甯國危險之狀，憂灼過度；又以江西諸事掣肘，悶損不堪，皆由平日於養氣上欠工夫，故不能不動心。欲求養氣，不外「自反而縮，行慊於心」兩句。欲求行慊於心，不外「清」「慎」「勤」三字，因將此三字各綴數句，爲之疏解。清字曰，無貪無競，省事清心；一介不苟，鬼伏神欽。慎字曰，戰戰兢兢，死而後已；行有不得，反求諸己。勤字曰，手眼俱到，心力交瘁；困知勉行，夜以繼日。此十二語者，吾當守之終身；遇大憂患，大拂逆之時，庶幾免於尤悔耳！（壬戌九月）

五更醒，展轉不能成寐；蓋寸心爲金陵甯國之賊憂悸者十分之八；而因僚屬不和順，恩怨憤懣者，亦十之二三。實則處大亂之時，余所遇之僚屬，尙不十分傲慢無禮，而鄙懷忿恚若此；甚矣！余之隘也！余天性褊急，痛自刻責懲治者有年，而有觸即發，仍不可遏，殆將終身不改矣！愧悚何已！（壬戌九月）

古人辦事掣肘之處，拂逆之端，世世有之，人人不免。惡其拂逆而必欲順從，設法以誅

鋤異己者，權臣之行徑也！聽其拂逆而動心忍心，委曲求全，且以無敵國外患而亡爲慮者，聖賢之用心也！吾正可借人之拂逆以磨厲我之德性，其庶幾乎？（壬戌九月）

近日心緒之惡，襟懷之隘，可鄙可恥！甚矣！變化氣質之難也！（壬戌十月）

光陰似箭，冉冉又過十年。念德業之不進，愧位名之久竊，此後當於勤儉謹信四字之外，加以忍字，渾字，痛自箴砭，以求益炳燭之明，作補牢之計。（壬戌十二月）

近日常見得人多不是，鬱鬱不平，毋乃明於責人，而暗於責己乎？（癸亥正月）

比來每以說話微多，遂覺神氣疲沓不支。甚矣！吾衰。身膺重任，大懼隕越，實深惴惴。

（癸亥正月）

日內應酬繁多，神昏氣乏，若不克支持者；然後知高官巨職，足以損人之智，而長人之傲也！（癸亥二月）

觀人有鈔冊，鈔余文頗多；自以無實而享盛名，忸怩不甯。（癸亥五月）

古人云：『其爲人也！多暇日者，其出人也！不遠矣！』余身當大任，而月餘以來竟日暇逸，不事事；公私廢閣，實深慚懼。惟當迅速投効去位，冀免愆尤耳！（癸亥五月）

是日應辦奏稿，方不誤次日發報之期。一念之惰，遂廢本日之常課，又愆奏事之定期。

乃知天下百病，生於懶也！（癸亥六月）

近日省察自己短處，每日怠玩時多，治事時少。看書作字，治私事時多；察人看稿，治公事時少。職分所在，雖日讀古書，其曠官廢弛，與廢於酒色遊戲者，一也！莊子所謂臧穀所業不同，其於亡羊均也！本無知人察吏之才，而又度外置之，對京察褒嘉之語，殊有愧矣！（甲子二月）

日內鬱鬱不自得，愁腸九迴者，一則餉項太絀，恐金陵兵譁，功敗垂成，徽州賊多，恐三城全失，貽患江西。一則以用事太久，恐中外疑我擅權專利，江西爭釐之事，不勝則餉缺而兵潰，固屬可慮；勝則專利之名尤著，亦爲可慮。反復籌思，惟告病引退，少息二三年，庶幾害取其輕之義。若能從此事機日順，四海銷兵，不用吾，引退而長終山林，不復出而與聞政事，則公私之幸也！（甲子三月）

戶部奏摺似有意與此間爲難，寸心抑鬱不自得。用事太久，恐人疑我兵權太重，利權太大，意欲解去兵權，引退數年，以息疑謗。故本日具摺請病，以明不敢久握重柄之義。（甲子

三月

自古高位重權，蓋無日不在憂患之中，其成敗禍福，則天也！（甲子三月）

因念家中多故，紀澤兒病未全愈，心中焦慮之至；而天氣陰雨作寒，恐傷麥收，又不知兵事之變態何如，彌覺憂皇，不能自甯。因集古人成語，作一聯以自箴曰：『疆勉行道，莊敬日強。』上句箴余近有鬱抑不平之氣，不能彊勉以安命；下句箴余近有懶散不振之氣，不能莊敬以自奮。惜強字相同，不得因發音變讀，而易用耳！（甲子四月）

沅弟談久，稍發摠其抑鬱不平之氣。余稍沮止勸解，仍令畢其說，以暢其懷。沅弟所陳，多切中事理之言，遂相與縱談，至三更。其諫余之短，言：『處兄弟骨肉之間，不能養其生機，而使之暢，遂深爲忠告曲盡。』（甲子八月）

聞家中修整「富厚堂」屋宇，用錢共七千串之多，不知何以浩費如此，深爲駭歎！余生平以起屋買田爲仕宦之惡習，誓不爲之；不料奢靡若此，何顏見人？平日所說之話，全不踐言，可羞孰甚！李翥漢言：『照李希帥之樣，打銀壺一把，爲炖人參燕窩之用，費銀八兩有奇，深爲愧悔。』今小民皆食草根，官員亦多窮困，而吾居高位，驕奢若此；且盜廉儉之虛名，慙愧何地，以後當於此等處，痛下鍼砭。（丁卯四月）

吾平日以儉字教人；而吾近來飲食起居，殊太豐厚。昨聞魁時若將軍言，渠家四代一品，而婦女在家，並未穿著綢緞軟料；吾家婦女亦過於講究，深恐享受太過，足以折福。（丁卯十

一月)

與萬箴軒偶談家常。渠家百萬之富，而日用極儉。其內眷終年不辦葷菜，每日書房先生所吃之葷菜餘臍者，撤下則內室吃之。其母過六十後，箴軒苦求，始準添葷菜一樣。今亂後而家不甚破，子孫俱好，皆省儉所惜之福也！(丁卯十一月)

心緒懂懂，如有所失，念人生苦不知足。方望溪謂「漢文帝之終身常若自覺不勝天子之任者，」最爲善形容古人心曲。大抵人常懷愧對之意，便是載福之器，入德之門。如覺天之待我甚厚，我愧對天；君之待我過優，我愧對君；父母之待我過慈，我愧對父母；兄弟之待我過愛，我愧對兄弟；朋友之待我過重，我愧對朋友，便覺處處皆有善氣相逢。如自覺我已無愧無作，但覺他人待我太薄，天待我太吝，則處處皆有戾氣相逢。德以滿而損福，以驕而減矣！此念願刻刻凜之。(戊辰四月)

昔年曾以居官四敗，居家四敗，書於日記，以自儆惕。茲恐久而遺忘，再書於此，與前次微有不同。居官四敗，曰：昏惰任下者敗，傲狠妄爲者敗，貪鄙無忌者敗，反覆多詐者敗。居家四敗，曰：婦女奢淫者敗，子弟驕怠者敗，兄弟不和者敗，悔師慢客者敗。仕宦之家，不犯此八敗，庶有悠久氣象。(戊辰四月)

余蓋屋三間，上爲擺設地球之用；不料工料過深於堅緻，簷過於深，費錢太多，而地球仍將黑暗，不能明朗，心爲悔歉。余好以「儉」字教人，而自家實不能儉。傍夕與紀澤談，令其將銀錢賬目自行經理，講求儉約之法。（戊辰四月）

紀官姪得取縣案首。縣令考試甚嚴，當可免於物議，甚以爲慰。吾每慮吾兄弟功名太盛，發洩殆盡。觀近年忝丁之漸多，子弟之向學，或者祖澤尙厚，方興未艾，且喜且懼也！（戊辰四月）

在京酒食應酬，雖不甚多，而每日疲精以徇物，遠不如外省之得以自由；自問胸次，添出鄙俗之見，殊無謂也！（戊辰十二月）

余生平於酬酢之際，好察人情之順逆厚薄。京師勢利之藪，處處皆有冷暖向背之分。余老矣！尙存於心而不能化。甚矣！余之鄙也！（己巳正月）

余以老年吃齋，風中行路，殊非所堪。又念百姓麥稼已失，稷梁不能下種，將成非常之災。又念紀澤兒在運河一帶，風大河淺，家眷各船，膠滯難行。又念施占琦運書箱在海中，恐有不測。種種懸念，不勝焦灼。（己巳四月）

余日衰老，而學無一成。應作之文甚多，總未能發奮爲之。忝竊虛名，毫無實際，愧悔

之至！老邁如此，每日辦官事，尙不能畢，安能更著述邪？（己巳四月）

初到直隸，頗有民望。今諸事皆難振作，恐虎頭蛇尾，爲人所笑，尤爲內疚於心。輾轉慙沮，刻不自安。（己巳五月）

日月如流，倏已秋分。學業旣一無所成；而德行不修，尤悔叢集。自願竟無漸除改徙之時，憂媿曷已！（己巳八月）

念生平所作事，錯謬甚多；久居高位，而德行學問，一無可取；後世將譏議交加，愧悔無及。（己巳八月）

余回憶生平叢集，悔不勝悔；而精力疲憊，自問更無晚蓋之力。乃作一聯云：『苦悔已往讒尤，但求此日行爲，無慙神鬼；休預怕後來災禍，只要暮年心竅，感格蒼穹。』（己巳八月）

夢在場中考試，枯澀不能下筆，不能完卷，焦急之至！驚醒，余以讀書科第官躋極品，而於學術一無所成，亦不能完卷之象也！媿歎無已！（庚午正月）

余此生學問文章，一無所成，愧悔無已！（庚午二月）

自二月杪右目失明，至是四十餘日，不敢治事；每日暇逸愧悔，身閒而心亂，蓋生平之

一無所養，甚矣！（庚午四月）

人而不勤，則萬事俱廢，一家俱有衰象。余於三，四月內不治一事，於居家之道，大有所損，愧悚無已！（庚午五月）

余年來出處之間，多可愧者，爲之跼蹐不安，如負重疚。年老位高，豈堪常有咎悔之事？（庚午十月）

到江甯任，又已兩月餘；應辦之事，全未料理。悠悠忽忽，忝居高位，每日飽食酣眠，慙愧至矣！（庚午十二月）

自省日病之源，在肝；肝病之，源則由於伎心，伎心，不能克盡之故。在室中反復自訟，不能治事。（辛未四月）

至花園一覽。園在署西，現在修工未畢，正值趕辦之時。偶一觀玩，深愧居處太崇，享用太過。（辛未十二月）

余精神散漫已久，凡遇應了結之件，久不能完；應收拾之件，久不能檢，如敗葉滿山，全無歸宿。通籍三十餘年，官至極品，而學業一無所成，德行一無可許；老大徒傷，不勝悚惶慙報！（壬申二月）

治道

閱溫公謹習疏，慨然有感。(戊午十月)

隋開皇之十二年，有司家府藏皆滿；無所容，積於廊廡。曾不一紀，煬帝嗣位，東征高麗，南幸江都，遂至困窮。唐天寶之八載，帝觀帑藏，金帛充物，古今罕儔。曾不數年，祿山反叛，九廟焚燬，六飛播遷，遂以大變。故國之富不足恃，獨恃有人主兢兢業業之一心耳！

(辛亥七月)

李牧在趙，匈奴不侵；汲黯在朝，淮南寢謀；林甫爲相，閣鳳反；盧杞柄政，李懷光叛。反叛，非其本心也！故人君謹置左右之臣，其益於人國者，多矣！(辛亥七月)

陳湯斬郅支單于之首，匡衡抑其功，僅得封關內侯。郝靈荃得突厥默啜之首，宋璟抑其功，僅得授郎將。其後湯以非罪而流，靈荃以慟哭而死。宰相妨功，病能人之不得伸其志者，多矣！(辛亥七月)

唐宣宗之立，不能平於李德裕，至毛髮爲之灑浙；此與霍光驂乘，而宣帝芒刺在背者，何以異？功高震主，或不無自伐之容。公孫頌廬赤烏几几，此周公所以爲大聖也！(辛亥九月)

裴耀卿置輸場於河口。河口，卽泝水達於黃河之口也！商人舟運江淮之米，自泝以達河口。吳人不習河漕，便令輸米於河口之倉而去，則吳人便矣！三門，卽砥柱山，在洛陽之東；地最險，不可行舟。耀卿於三門之東西，各置一倉；又鑿山開車路十八里，以避三門之險。江淮之米既輸於河口之倉矣！官爲別雇舟，泝河漕至三門之東。視水可通，則徑以舟過三門；水險，則由車路挽過三門，輸入三門以西之太原倉，然後入渭，以漕關中。自江淮至河口，自河口至三門，自三門入渭，至長安，凡三次轉搬，乃得達也！今天下之漕糧，概用長運。漕至袁浦；黃高於清，則百端營謀；行瀆塘渡舟之下策，虞黃倒汗湖之巨患。種種敝壞，未知所底。故鄙意常欲行搬運之法，於袁浦置倉；楊莊各倉，亦修葺之；分天下之漕艘，半置河以南，半置河以北，每年各運兩次。爲河帥者，治河則不顧淮；治淮則不顧河；治運則不顧河淮，庶幾易爲力乎？（辛亥七月）

天下之大事，宜考究者，凡十四宗：曰，官制；曰，財用；曰，鹽政；曰，漕務；曰，錢法；曰，冠禮；曰，婚禮；曰，喪禮；曰，祭禮；曰，兵制；曰，兵法；曰，刑律；曰，地輿；曰，河渠。皆以本朝爲主，而歷溯前代之沿革本末；衷之以仁義，歸之以易簡。前世所襲誤者，可以自我更之；前世所未及者，可以自我創之。其苟且者，知將來之必敝；其至當

者，知將來之必困，所謂雖百世可知也！（辛亥七月）

文官加養廉，始於雍正三年之耗羨歸公；武官加養廉，始於乾隆四十六年之補缺額名糧。（戊午十一月）

王霞軒來辭行，將以明日往南豐。余告以用紳士之法，宜少予以名利，而仍不說破，以養其廉恥。霞軒深以爲然。（戊午十二月）

溫循吏傳，太史公所謂循吏者，法立令行，能識大體而已！後世專尚慈惠，或以煦煦爲仁者當之，失循吏之義矣！思爲將帥之道，亦以法立令行，整齊嚴肅爲先，不貴煦嫻也！（己未三月）

三代下不矯激，不足以得美名；不要結，不足以得民心。（己未九月）
人才以陶冶而成；不可眼孔甚高，動謂無人可用。（己未九月）

胡中丞言：『州縣辦上司衙門之差，所費不過百千；而其差，總家丁開報，至三四千串之多。縣令無所出，則於錢糧不解，積爲虧空，皆天家受其弊。故湖北州縣，現無絲毫差事。

如有向例由州縣辦差者，皆由藩庫發實銀與州縣，令其發給，不使州縣賠墊分毫。其名則天家喫虧，其實則州縣無可藉口，錢漕掃數清解，爲天家添出數十倍之利。』信爲知言。（庚

申四月)

居高位之道，約有三端：一曰，不與，謂若於己毫無交涉也！二曰，不終，古人所謂日慎一日，而恐其不終；蓋居高履危，而能善其終者，鮮矣！三曰，不勝，古人所謂懷乎若朽索之馭六馬，慄慄危懼，若將隕於深淵，蓋惟恐其不勝任也！鼎折足，覆公餗，其形渥凶，言不勝其任也！方望溪言漢文帝之爲君，時時有謙讓，若不克居之意；其有「得於不勝」之義者乎？孟子謂周公有不合者，仰而思之，夜以繼日；其有「得於惟恐不終」之義者乎？（庚申六月）

盛世創業垂統之英雄，以襟懷豁達爲第一義；末世扶危救難之英雄，以心力勞苦爲第一義（庚申六月）

料理官事：摘由備查，一也！圈點京報，二也！注解縉紳，三也！此三者，夜間之功課，亦留心庶事之一法也！

沅弟信，極論文士之涉於虛空，不可用其言；頗切當。（庚申八月）

李次青赴徽州，余與之約法五章：曰，戒浮，謂不用文人之好大言者；曰，戒謙，謂次青好爲逾恆之謙，啓寵納侮也！曰，戒濫，謂銀錢保舉，宜有限制也！曰，戒反覆，謂次青

好朝令暮改也！曰，戒私，謂用人當爲官擇人，不爲人擇官也！（庚申八月）

委員之道以四者爲最要：一曰，習勞苦以盡職；一曰，崇儉約以養廉；一曰，勤學問以廣才；一曰，戒傲惰以正俗。紳士之道，以四者爲要：一曰，保愚懦以庇鄉；一曰，崇廉讓以奉公；一曰，禁大言以務實；一曰，擴才識以待用。（辛酉八月）

九弟臨別深言：馭下宜嚴，治事宜速。余亦深知馭軍，馭吏，皆莫先於嚴；特恐明不旁燭，則嚴不中禮耳！（辛酉八月）

向來安徽與江蘇合闈鄉試，既有長江之險，難於遠行；又以號舍之少，難於錄遺，故上江深以鄉試爲苦。余意欲令上下分闈考試，故於五月奏摺內，略一及之。本日看定北門東門之間可爲貢院基址，惜高下不甚平耳！（辛酉十一月）

治世之道，專以致賢養民爲本；其風氣之正與否，則絲毫皆推本於一己之身與心。一舉一動，一語一默，人皆化之，以成風氣。故爲人上者，專重修身，以下之效之者，速而且廣也！（辛酉十一月）

一省風氣，依乎督撫司道及首府數人；此外官紳，皆隨風俗爲轉移者也！（辛酉十一月）

周馥甫將赴上海催餉，余勉之以維持風教，勿自菲薄；引顧亭林日知錄「匹夫之賤與有

責焉！」一節以勸之。（辛酉十一月）

爲督撫之道，卽與師道無異。其訓飭屬員殷殷之意，卽與人爲善之意，孔子所謂誨人不倦也！其廣諮忠益，以身作則，卽取人爲善之意，孔子所謂爲之不厭也！爲將帥者之於偏裨，此皆以君道而兼師道，故曰：『作之君，作之師。』又曰：『民生於三事之如一。』皆此義爾！（壬戌三月）

爲政之道，得人，治事，二者並重。得人不外四事：曰，廣收，慎用，勤教，嚴繩；治事不外四端：曰，經分，綸合，詳思，約守。操斯八術以往，其無所失矣！（壬戌四月）

定城南城外發賑章程，因冒濫者多，十六日發至四萬四千人之衆，後此斷難爲繼，乃定爲每人發小票一紙。十九日察看真正飢民，給與一票，二十二日，持票領米。二十三日再加察看，給二十五日之米票。二十五日再加甄別，給二十八日之米票。每三日一發，上次給下次之票，庶幾漸免於冒濫。（壬戌四月）

近日公事不甚認真，人客頗多，志趣較前散漫。大約吏事，軍事，餉事，文事，每日須以精心果力，獨造幽奧，直湊單微，以求進境。一日無進境，則日日漸退矣！以後每日留心吏事，須從勤見僚屬，多問外事下手；留心軍事，須從教訓將領，屢閱操練下手；留心餉事，

須從慎擇卡員，比較人數下手；留心文事，須從恬吟聲調，廣徵古訓下手。每日午前，於吏事，軍事加意；午後，於餉事加意；燈後於文事加意。以一縷精心，用於幽微之境；縱不日進，或可免於退乎？（壬戌八月）

每日應辦之事，積閣甚多，當於清早，單開本日應了之件，日內了之；如農家早起分派本日之事，無本日不了者，庶積壓較少。（壬戌閏八月）

大君以生殺予奪之權授之督撫將帥，猶東家以銀錢貨物授之店中衆夥。若保舉太濫，視大君之名器不甚愛惜，猶之賤售浪費，視東家之貨財不甚愛惜也！介之推曰：『竊人之財，猶謂之盜，况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！』余則略改之曰：『竊人之財，猶謂之盜，况假大君之名器以市一己之私恩乎！』余忝居高位，惟此事不能力挽頽風，深爲慚愧！（癸亥四月）

是日在途中，見麥稼爲旱所傷，高不過二三寸；節氣已屆收割，而吐穗極少。聞有用人力施水灌溉者，或六七寸；色青而穗亦可觀。嵇康所云「一溉者後亡」，信人力足以補天事之窮。然百分中不過二三分，餘則立見黃槁；縱三日之內大雨，亦無救矣！目擊心傷，不忍細看！（己巳四月）

爲彊吏者，全仗年豐民樂，此心乃可以自恬；若事事棘手，則竟日如在桎梏中矣！（己巳

五月

閱吳文節公集，觀其批屬員之稟，甚爲嚴明，對之有愧。吾今日之爲督撫，真尸位耳！

（辛未正月）

古聖王制作之事，無論大小精粗，大抵皆本於平爭，因勢，善習，從俗，便民，救敝。非此六者，則不輕於制作也！吾纔者志事，以老莊爲體，禹墨爲用；以不與，不違，不稱三者爲法。若再深求六者之旨，而不輕於有所興作，則咎戾鮮矣！（戊辰十二月）

欲制夷人，不宜在關稅之多寡，禮節之恭倨上著眼。卽內地民人，居處媚夷，豔夷而鄙華，借夷而壓華，雖極可憾，可惡，而遠識者尙不宜在此等著眼。吾輩著眼之地，前乎此者，洋人十年八月入京，不傷毀我宗廟社稷；目下在上海，甯波等處，助我攻剿髮匪。二者皆有德於我，我中國不宜忘其大者而怨其小者。欲求自強之道，總以修政事，求賢才爲急務。以學作炸炮，學造輪舟等具，爲下手工夫；但使彼之所長，我皆有之。順則報德，有其具；逆則報怨，亦有其具。若在我者，挾持無具，則曲固罪也！直亦罪也！怨之，罪也！德之，亦罪也！內地之民，人人媚夷，吾固無能制之；人人仇夷，吾亦不能用也！（壬戌五月）

華衛芳徐壽所作火輪船之機，來此試演。其法以火蒸水氣，貫入筒。筒中四竅，閉前二

竅，則氣入前竅，其機自退，而輪行上弦，閉後二竅，則氣入後竅，其機自進，而輪行下弦。火愈大則氣愈盛，機之進退如飛，輪行亦如飛。約試演一時。竊喜洋人之智巧，我中國人亦能爲之，彼不能傲我以其所不知矣！（壬戌七月）

至機器局，觀一切製造機器。屋宇雖不甚大，而機器頗備。旋觀新造之輪船，長十六丈，寬三丈許。最要者，惟船底之龍骨中間。龍骨夾層兩邊，各龍骨三根。中骨直而徑達兩頭；兩邊骨曲，而次第縮短。骨之下，板一層；骨之上，板一層；是爲夾板，板厚三寸。龍骨之外，惟船肋最爲要緊，約寬厚三寸有奇，皆用極堅之木。計此船七月可以下水。（戊辰五月）

至礮廠拜劉佐禹馬格里。渠備洋酒點心，小飲刻許。閱新作之礮，三十六筒可以齊放，則三十六子同出，如傾盆之雨；可以連環放，則各子繼出，如搗急鼓。又閱放火箭；每箭筒長尺許，圓徑寸餘，遠約三里許。又閱放開花礮。（辛未十月）

軍謀

凡用兵，主，客，奇，正，夫人而能言之，未必果能知之也！守城者爲主，攻者爲客；守營壘者爲主，攻者爲客；中途相遇，先至戰地者爲主，後至者爲客；兩軍相持，先吶喊放

槍者爲客，後納敵放槍者爲主；兩人持矛相格鬥，先動手截第一下者爲客！後動手，卽格開而卽截者爲主。中間排隊迎敵爲正兵，左右兩旁抄出爲奇兵。屯宿重兵，堅札老營，與賊相持者爲正兵；分出遊兵，飄忽無常，伺隙狙擊者爲奇兵。意有專向，吾所持以禦寇者爲正兵；多張疑陣，示人以不可測者爲奇兵。旌旗鮮明，使敵不敢犯者爲正兵，羸馬疲卒，偃旗息鼓，本強而故示以弱者爲奇兵。建旗鳴鼓，屹然不輕動者爲正兵。佯敗佯退，設伏而誘敵者爲奇兵。忽主忽客，忽正忽奇，變動無定，時轉移，無定勢，能一一區而別之，則於用兵之道，思過半矣！（已未）

兵者，陰事也！哀戚之意，如臨親喪；肅敬之心，如承大祭，庶爲近之。今以羊牛犬豕而就屠烹，見其悲啼於割剝之頃，宛轉於刀俎之間，仁者將有所不忍；況以人命爲浪博輕擲之物。無論其敗喪也！卽使倖勝，而死傷相望，斷頭洞胸，折臂失足，血肉狼藉，日陳吾前，哀矜之不遑，喜於何有？故軍中不宜有歡欣之象。有歡欣之象者，無論或爲和悅，或爲驕盈，終歸於敗而已矣！田單之在卽墨，將軍有死之心，士卒無生之氣，此所以破燕也！及其攻狄也！黃金橫帶，而騁乎淄澠之間，有生之樂，無死之心，魯仲連策其必不勝。兵事之宜慘戚，不宜歡欣，亦明矣！嘉慶季年，名將楊遇春屢立戰功，嘗語人曰：『吾每臨陣，行

間覺有熱風吹拂面上者，是日必敗，行間若有冷風，身體似不禁寒者，是日必勝。」斯亦肅殺之義也！（己未）

田單攻狄，魯仲連策其不能下；己而果三月不下。田單問之，仲連曰：「將軍在即墨，坐則織養，立則仗鍤，爲士卒倡；將軍有死之心，士卒無生之氣，聞君言，莫不揮涕奪臂而欲戰；此所以破燕也！當今將軍，東有夜邑之奉，西有淄上之娛，黃金橫帶，而騁乎淄澠之間，有生之樂，無死之心，所以不勝也！」余嘗深信仲連此語，以爲不刊論。同治三年，江甯克復後，余見湘軍將士，驕盈娛樂，慮其不可復用，全行遣散歸農。至四年五月，余奉命至山東河南剿捻，湘軍從者極少，專用安徽之淮勇。余見淮軍將士，雖有振奮之氣，亦乏憂危之懷，竊用爲慮，恐其不能平賊。莊子云：「兩軍相對，哀者勝矣！」仲連所言以憂勤而勝，以娛樂而不勝，亦卽孟子「生於憂患，死於安樂」之旨也！其後余因疾病，疏請退休，遂解兵柄。而合肥李相國卒用淮軍，削平捻匪；蓋淮軍之氣尙銳，憂危以感士卒之情，振奮以作三軍之氣；二者皆可以致勝；在主帥相時而善用之已矣！余專主憂勤之說，殆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！聊志於此，以識吾見理之偏；亦見古人格言至論，不可舉一概百言，各有所當也！（辛未）

史記敘韓信破魏豹，以木罌渡軍；其破龍且，以囊沙壅水，竊嘗疑之。魏以大將柏直當韓信，以騎將馮敬當灌嬰，以步將項它當曹參，則兩軍之數，殆亦各不下萬人。木罌之所渡幾何，至多不過二三百人，豈足以制勝乎？沙囊壅水下可滲漏，旁可橫溢，自非興工嚴塞，斷不能築成大堰，壅之使下流竟絕。如其寬河盛漲，則塞之固難，決之亦復不易，若其小港微流，易塞易決，則決後未必遂不可涉渡也！二者揆之事理，皆不可信；敘兵事莫善於史記。史公敘兵，莫詳於淮陰傳，而其不足據如此。孟子曰：「盡信書，則不如無書。」君子之作事，既徵諸古籍，詎諸人言，而又必慎思而明辨之，庶不至冒昧從事耳！（辛未）

約期打仗，最易誤事；然期不可約，信則不可不通也；（丁巳）

治軍之道，以「勤」字爲先。身勤則強，佚則病；家勤則興，懶則衰，國勤則治，怠則亂；軍勤則勝，惰則敗。惰者，暮氣也！常常提其朝氣爲要。

凡打仗，一鼓再鼓，而人不動者。則氣必衰減；凡攻壘，一撲再撲，而人不動者，則氣必衰減。

守城煞非易事。銀米，子藥，油鹽，有一不備，不可言守備矣！又須得一謀勇兼優者爲一城之主。

軍中須得好統領營官。統領營官，須得好真心實腸，是第一義；算路程之遠近，算糧仗之闕乏，算彼己之強弱，是第二義。二者微有把握，此外良法雖多，調度雖善，有效有不效，盡人事以聽天而已！

兵者不得已而用之，常存一不敢爲先之心；須人打第一下，我打第二下。（己未二月）

近年從事戎行，每駐紮之處，周歷城鄉，所見無不毀之屋，無不伐之樹，無不破之富家，無不欺之窮民；大抵受害於賊者十之七八，受害於兵者亦有二三；目擊心傷，喟然私歎行軍之害民，一至此乎！故每於將官委員告戒，總以禁止騷擾爲第一義。

軍事有驕氣，惰氣，皆敗氣也！孔子之臨事而懼，則絕驕之源；好謀而成，則絕惰之源。無時不謀，無事不謀，自無惰時矣！

古人有言曰：『作事威克厥愛，雖小必濟。』叢敬所謂「逆取順守」亦此意也！軍營用民夫，其先則廣取之，虐役之；其後則體卹必周，給錢必均。法可隨處變通，總須用人得當耳！

洋煙爲壞營規之最，盡行汰去，不可稍存姑待之意。黎明點名，卯正辰初，即可點畢。嗣後每早，或查營，或點名，或看操，三者總行其一，不專行查營一事也！

練勇之道，必須營官晝夜從事，乃可漸幾於熟；如雞伏卵，如鑪鍊丹，未宜須臾稍離。

〔丙辰〕

戰陣之事，須半動半靜；動如水，靜如山。（己未二月）

軍事不可無悍鷲之氣，而驕氣卽與之相連；不可無安詳之氣，而惰氣卽與之相連。有二氣之利，而無其害，有道君子尙難養得恰好，況弁勇乎？（戊午）

凡用兵之道，本強而故示弱以弱者，多勝；本弱而故示敵以强者，多敗。敵加於我，審量而後應之者，多勝；漫無審量，輕以兵加於敵者，多敗。

凡修壘以濠深爲妙；木城及外牆，均有流弊；恐反爲賊遮蔽礮子也！

修碉之事？軍士四出征剿，有老家以爲基址，亦行軍一法也！擇地有兩法：有自固者；有扼賊者。自固者，擇高山，擇要隘，扼賊者，擇平坦必經之路，擇淺水津渡之處。嗣後每立一軍，則修碉二十座，以爲老營。環老營之四面，方三百里，皆可往來梭剿，庶幾可戰可守，可奇可正。得四軍可靠者，則變化無窮。於景鎮作一榜樣，而他軍效法行之，可得也！但不知何爲法術？亦可得見乎？

與李少荃，許仙屏，言團練之無益於辦賊，直可盡廢。如必欲團練，則不可不少假以威

權。(己未四月)

近年馭將失之寬厚，又與諸軍相距過遠，危險之際，弊端百出；然後知古人所云：「作事威克厥愛，雖小必濟。」反是乃敗道也！

操之以敬，臨之以莊，無聲無形之際，常有凜然難犯之象，則人知威矣！孟子曰：「君子以仁存心，以禮存心。」守是二者，雖蠻貊之邦可行，又何兵勇之不洽哉？(己未六月)

帶勇之法，用恩莫如用仁；用威莫如用禮。仁者，即所謂欲立立人，欲達達人也！待弁勇如待子弟之心，嘗望其成立，望其發達，則人知恩矣！禮者，即所謂無衆寡，無小大，無敢慢，泰而不驕也！正其衣冠，尊其瞻視，儼然人望而畏之，威而不猛也！持之以敬，臨之以莊，無形無聲之際，常有凜然難犯之象，則人知威矣！守斯二者，雖蠻貊之邦行矣！何兵勇之不可洽哉？(己未八月三日)

余至武昌火藥局，看造火藥之法。以銅爲輪，以鐵爲輓，圓地爲大磨盤，以牛碾之。盤大徑二丈三尺，周圍七丈許。每盤用四牛，每牛速曳兩輪。盤外周圍溝槽，約寬八寸許。火藥在槽內，牛行槽外。馭牛之人行槽內，每牛以一人馭之；每兩牛四輪之後，則有鑿藥者一人，隨之執銅鑿，於槽內鑿動；庶輓過之後，火藥不患太緊也！又有小磨盤，磨礮與磨麥相

似，僅用一人。又有櫃，篩礮，篩炭。其法絕精，非圖說不能明。（己未八月）

營務處之道，一在樹人，一則立法。有心人不以不能戰勝攻取爲恥，而以不能樹人立法爲恥。樹人之道有二：一曰，知人善任；一曰，陶鎔造就。（己未九月）

凡軍驕氣，則有浮淫之色；惰氣，則有晦滯之色。須時時察看，而補救之。

帶兵之道，「勤恕廉明」四字，缺一不可也！但兵以力作主，巧作客。

軍務須從日用眠食上下手。（庚申正月）

呂蒙誅取鎧之卒；魏絳戮亂行之僕。古人處此，豈以爲名；非是則無以警衆耳！

窄路打勝仗，全係頭敵數人；若頭敵站不住，後面雖有好手，亦被人擠退了！

出青之法，即漢書趙充國傳所謂就草。（庚申三月）

天下之人稍有才智者，心思有所表見，以自旌異於人。好勝者，此也！好名者，亦此也！

同當兵勇，則思於兵勇翹然而出其類；同當長夫，則思於長夫中翹然而出其類；同當將官，

則思於將官中翹然而出其類；同爲主帥，則思於衆帥中翹然而出其類。雖才智有大小，淺深

之不同，其不知足，不安分，則一也！能打破此一庸俗之見，而後可與言道。（庚申四月）

古人以用兵之道，通於聲律，故聽音樂而知兵之勝敗，國之存亡。余生平於音律，算法，

二者一無所解，故不能知兵耳！（庚申十月）

用兵之難，莫大於見人危急而不能救。

明戚繼光紀效新書中有立牌，卽古之盾也！有圓牌，卽今之藤牌也！統謂之曰，擺牌。

又有所謂剛柔牌者，其法以生漆牛皮蒙於外，而以湖綿搓成小團，及頭髮裝於內。蓋戚氏自以巧思製造，非有所師於古也！古之千盾，所以捍禦矢石；今之擺牌，所以捍禦礮子。礮子所當，無堅不破，豈矢石所可同年而語哉？國藩初辦水師時，嘗博求禦礮子之法。以魚網數層，懸空張挂，礮子一過卽穿，不能禦也！以絮被漬濕張挂，礮子一過卽穿，不能禦也！以生牛皮懸於船旁，以藤牌陳於船梢，不能禦也！又作數層厚牌，以竹鱗排於外爲一層，牛皮爲一層，水絮爲一層，頭髮爲一層，合而成牌，亦不能禦也！以此而推，戚氏之剛柔牌，不足以禦礮子明矣！烏槍子如梧子大者，或有法以禦之；抬槍子，劈山礮子，凡大如黃豆以上者，竟無拒禦之法。近時楊軍門，載福等，深知礮子之無可禦，遂屏棄魚網，水絮，牛皮等物，一切不用，直以血肉之軀，植立船頭；可避者避之，不可避者聽之。而其麾下，水師弁勇，亦相率而植立直前，無所迴避。明於此義，而古來千盾，櫓牌諸器，皆可廢矣！友人劉騰鴻峙衡治軍，刁斗森嚴，凜不可犯；臨陣則埋根行首，堅立如山，有名將之風！惟過於自

烹 在武昌時嘗獨立城下，呼賊以礮子擊之；賊發十餘礮不中，堅坐良久乃還。在瑞州時亦如是，卒以徇難。殞我壯士，人百莫贖。此則剛毅太過，於好謀而成之道，少有違耳！（已未）

余初不解造羣子之法，以生鐵令鑄工鑄之，渣滓未融，經藥輒散，且多蜂眼，鳴而不能及遠。乃與吳坤修竹莊，商用熟鐵打造。其法以鐵先練成直條；每條燒紅其端，截出半寸，打成圓顆；又燒其端，又打成顆；每顆如葡萄大。後至江西，商之姚鑲，以此法打造，姚君又作爲鐵模，半渦截鐵條之端，置之模中，宛轉錘鍊，圓滑可愛；於是及遠較多，一里有奇也！今湖南湖北江西三省，打造羣子，均用此法。每礮用百餘顆，多者或三四百顆，噴薄而出，如珠如雨，殆無隙地，當之輒碎。不仁之器，莫甚於此矣！然海疆尙未靖謐，此其亟宜講求者也！（己未）

行軍之道，有依次而進者，有越敵人守所之寨，而先攻他處者，姑以通鑑所紀兵事言之。宋明帝泰始二年，晉安王子勛之亂，袁顓相拒於濃湖，久未決，龍驤將軍張興世建議曰：「賊據上游，兵強地勝；我雖持之有餘，而制之不足。若以奇兵潛出其上，因險而壁，見利而動，使其首尾周遑，進退疑阻；中流旣梗，糧運自艱。此制賊之奇也！」錢溪江岸最狹，去大軍不遠，下臨洄湫，船下必來泊岸；又有橫浦，可以藏船，千人守險，萬夫不能過；衝要

之地，莫出於此。沈攸之吳喜並贊其策，乃選戰士七千，輕舸二百，配與興世。興世率其衆，泝流稍上，尋復退歸，如是者屢日。賊將劉胡聞之，笑曰：『我尙不敢越彼，下取揚州；張興世何人，欲輕據我上？』不爲之備。一夕四更，值使風，興世舉帆直前，渡湖白，過鵠尾。胡既覺，乃遣其將胡靈秀，將兵於東岸，翼之而進。戊戌夕，興世宿景洪浦，靈秀亦留，興世潛遣其將黃道標帥七十舸徑趨錢溪立營寨。己亥，興世引兵進，擄之，靈秀不能禁。庚子，劉胡自將水步二十六軍，來攻錢溪。將士欲迎擊之，興世禁之曰：『賊來尙遠，氣盛而矢盡；驟既易盡，盛亦易衰，不如待之。』令將士治城如故。俄而胡來，轉近船，入洄洑，興世命壽寂之任農夫帥壯士數百擊之，衆軍相繼並進。胡收兵而下，興世遂於錢溪立城。國藩按是時官軍在下游赭圻，袁顛等在上游之濃湖，劉胡等又在上游之鵠尾，更上乃爲錢溪。越濃湖鵠尾兩寨而上，立城於錢溪，此險途也！厥後賊屢攻錢溪不勝，糧運中梗，而鵠尾濃湖並以潰降。此越寨進攻，而得勝者也！

秦始三年，魏尉元上表言：『賊向彭城，必由清泗過宿豫，歷下邳，趨青州；亦由下邳泝水，經東安。此數者，皆爲賊用兵之要。今若先定下邳，平宿豫，鎮淮揚，戍東安，則青冀諸州可不攻而克。若四鎮不服，青冀難拔；百姓狼顧，猶懷僥倖之心，臣愚以爲宜釋青冀』

之師，先定東南之地，斷劉或北顧之意，絕愚民南望之心。如此，則淮北自舉，暫勞永逸。國藩按宋與魏歷世兵爭，宋有青州歷城徐州諸鎮，遠在海岱與魏接眄；而下邳宿豫沂水東安四城，乃在淮南，去魏尙遠。魏越青州諸鎮，而進攻四城，此險途也！厥後四城破，而青州歷城徐州諸鎮相繼沒於魏。此越鎮進攻而勝者也！

梁簡文帝二年，侯景之變，郢州刺史蕭方諸以徐文盛軍在西陽，不設備，（西陽卽今黃州。）侯景以江夏空虛，使宋子仙任約帥精騎四百，由淮內襲郢州。丙午，大風疾雨，天色晦冥，子仙等入城，方諸迎拜，遂擒鮑泉，虞豫，送於景所。景因便風，中江舉帆，遂越徐文盛等軍直上，入江夏，文盛衆懼而潰。國藩按侯景與徐文盛皆在黃州夾江築壘，乃越徐軍而上入江夏，此險途也！而江夏以無備而破，徐軍以失勢而潰。此越寨進攻而勝者也！

陳文帝天嘉元年，王琳屯西岸之柵口，侯瑱屯東岸之蕪湖，相持百餘日；旋均出江外，隔洲而泊。二月，丙申，西南風急，琳引兵直趨建康；瑱等徐出蕪湖，躡其後。西南風翻爲瑱用，琳擲火炬以燒陳船，皆反燒其船。瑱發拍以擊琳艦，又以蒙衝小船，擊其艦。琳軍大敗，軍士溺死什二三，餘皆棄舟登岸，國藩按王琳與侯瑱同屯蕪湖之上，琳乃越瑱軍而直下金陵，此險途也！而瑱軍自後躡之，反爲所破；此越寨進攻而敗者也！

唐貞觀十九年，太宗親征高麗，既拔遼東蓋牟諸城；至安市，將決戰。高麗靺鞨合兵爲陳，長四十里。江夏王道宗曰：『高麗傾國以拒王師，平原之守必弱，願假臣精兵五千，覆其本根，則數十萬之衆，可不戰能降。上不應，後攻安市，竟不能拔。降將請先攻烏骨城，衆議不從，遂自安市班師。國藩按道宗請越安市而進攻平壤，此雖險途，而實制勝之奇兵也！太宗不從，無功而返。此不能越攻而失者也！』

安史之亂，李泌請命建甯王倓爲范陽節度大使，並塞北出與李光弼，南北犄角，以取范陽，（祕欲使建甯自靈夏並豐勝靈朔之寨直擣媯檀攻范陽之北，光弼自太原取恆定攻范陽之南）覆其巢穴。賊退則無所歸，留則不獲安然，後大軍四合而攻之，必成擒矣！上悅，己而不果行。國藩按是時大軍在扶風，郭子儀在馮翊，李光弼在太原，勢宜先取兩京；李泌欲先搗范陽賊巢，此亦制勝之奇兵也！事不果行，致史思明爲關洛之患。此亦不能越攻而失者也！

元和十二年，淮蔡之役，李祐言於李愬曰：『蔡之精兵皆在洄曲及四境拒守；守州城者，皆羸老之卒，可以乘虛直抵其城；比賊將聞之，元濟已成擒矣！』愬然之。十月辛未，李愬李祐李思義李進誠軍出，東行十六里，夜至張柴村，盡殺其戍卒及烽子，據其柵。命士

少休，食乾糲，整羈勒；留義成軍五百人鎮之，以斷澗曲及諸道橋梁。復夜引兵出門；時大風雪，旌旗裂，夜半雪愈甚。行七十里四鼓，愬至蔡州城下，無一人知者；李祐李忠義襲其城爲坎，以先登，愬入居元濟外宅，以檻車送元濟詣京師。國藩按元濟精兵盡在澗曲董重質麾下，李愬暫之而直入蔡州。此越寨進攻而勝者也！

朱梁均王四年，楚岳州刺史許德勳，將水軍巡邊。夜分南風暴起，都指揮使王環乘風趨黃州，以繩梯登城，徑趨州署，執吳刺史馬鄴，大掠而還。德勳曰：『鄂州將邀我，宜備之。』環曰：『我軍入黃州，鄂人不知；奄過其城，彼自救不暇，安能邀我？』乃展旗鳴鼓而行，鄂人不敢逼。國藩按楚之岳州東北，與吳爲鄰，嘉魚陸口等處，吳必立寨設備；乃王環越之而直趨黃州。此越寨進攻而勝者也！

唐同光元年，後唐與朱梁相拒於楊劉德勝之間。時梁將段凝軍，臨河之南，（卽澶淵今開州），王彥章進逼鄆州（今東平府）。唐臣李紹宏等，請棄鄆州與梁約合，帝獨召郭崇韜問之，對曰：『降者皆言大梁無兵；陛下若留兵守魏，固保楊劉，自以精兵長驅入汴；彼城中既空虛，必望風自潰。苟僞主授首，則諸將自降矣！』帝曰：『此正合朕志。』冬，十月壬申，帝大軍自楊劉濟河；癸酉，至鄆州；甲戌，圍中都城，破之，擒王彥章。帝召諸將問

進退之計。諸將請先下東方諸鎮城，然後觀釁而動，康延孝李嗣源請亟取大梁，乙亥，帝發鄆州中都；丁丑，至曹州；己卯，至大梁，滅梁。壬午，段凝將其衆五萬，自滑州濟河入援，解甲請降。國藩按郭崇韜之初議直取大梁也！時梁將王彥章軍在鄆州，段凝軍在河上，越兩寨而進攻，此險途也！厥後破中都，擒王彥章，而段凝猶在河北；越一寨而進攻，亦險機也！然段凝隔於河北，若自白馬南濟，則阻於大河；若自下游直濟，則一阻於大河，再阻於新決之護駕水，勢難入援，遂得直取汴梁以成大功。此越寨進攻而勝者也！

以上九事，張興世之據錢溪，宋子仙之取鄆州，許德勳之下黃州，皆水路越攻而勝；王琳之下金陵，以水路越攻而敗。尉元之取下邳四城，李愬之入蔡州，郭崇韜之策汴梁，以陸路越攻而得之；李道宗之策平壤，李泌之策范陽，以陸路不越攻而失之。成敗得失，固無一定之軌轍也！咸豐四年十月十一日，賊目陳玉成據蘄州，秦曰綱據田鎮，我舟師越蘄州而直下。十三日攻破田家鎮；十四日，蘄州之賊亦潰。此越寨進攻而勝者也！十一月，水陸各軍，會於九江，時賊目林啓榮據九江，黃文金據湖口，石達開羅大綱等同在湖口；我舟師彭玉麟等，十六日越九江而下攻湖口，陸軍羅澤南等，十二月初五日，下攻湖口。十二日，水師敗挫；二十四日，陸軍亦無利而歸。此越寨進攻而敗者也！咸豐六年五月初二日，武漢黃

州未破，楊載福以舟師駛下，直至九江。七年九月二十八日，九江安慶未破，楊載福以舟師駛下，直至舊縣，往來如飛。此越塞進攻而勝者也！故知勝敗無常，視將才爲轉移耳！當時越九江而下攻湖口之策，發於國藩，定於羅君羅山，劉君孟容二人。事敗之後，或深咎此策之失，且專歸罪於劉君者，非事實也！

倫理

萬化始於閨門。除「刑於」以外無政化；除「用賢」以外無經濟。（壬寅十一月）

所貴乎世家者，不在多置良田美宅，亦不在多蓄書籍字畫，在乎子孫能自樹立，多讀書，無驕矜習氣。（戊午十月）

聞溫弟信，國家事故，憂鬱填膺，不能辦一事，夜不成寐。（戊午十一月）

念溫弟不得歸骨，其賦命太苦；余於手足之間，抱媿多矣！（己未正月）

九弟所寫溫甫哀辭，字秀勁近古，刻工亦佳。家有賢子弟，爲之欣然！（庚申正月）

沅弟等二人送信，勸我速移東流建德。情詞懇惻，令人不忍卒讀。余復信云：「讀出師表而不動心者，其人必不忠；讀陳情表，能不動心者，其人必不孝；讀沅季此信，而不動心

者，其人必不友。」遂定於二十四日，移營東流，以慰兩弟之心。（辛酉四月）

沅弟來久談，教以胸襟宜淡遠，游心虛靜之域，獨立萬物之表；又每日宜讀書少許，以擴識見。弟圍安慶，前後皆有強寇，人數甚單，地段甚廣，晝夜辛勤，事事躬親；雖酷暑大雨，而每日奔馳往返，常五六十里。余憐其太勞，故欲其以虛靜養心也！（辛酉八月）

紀澤兒體氣清瘦，系念殊深。或稱其讀書太勤，用心太過，因教以遊心虛靜，雖有榮觀，宴處超然之義。（癸亥十月）

閱張清恪之子張懋敬公師載所輯課子隨筆，皆節鈔古人家訓名言。大約興家之道，不外內外勤儉，兄弟和睦，子弟謙謹等事，敗家則反是。夜接周中堂之子文翁謝余致賻儀之信，則別字甚多，字跡惡劣不堪；大抵門客爲之，主人全未寓目。聞周少君平日眼孔甚高，口好雌黃，而喪事潦草如此，殊爲可歎！蓋達官之子弟，聽慣高議論，見慣大排場，往往輕慢師長，譏彈人短，所謂驕也！由驕而奢；而淫，而佚，以致於無惡不作，皆從驕字生出之弊。而子弟之驕，又多由於父兄爲達官者，得運乘時，幸致顯宦，遂自忘其本領之低，學識之陋；自驕自滿，以致子弟效其驕而不覺。吾家子姪輩亦多輕慢師長，譏彈人短之惡習。欲求稍有成立，必先力除此習，力戒其驕。欲禁子弟之驕，先戒吾心之自驕自滿；願終身自勉之。

因周少君之荒謬不堪，既以面諭紀澤，又詳記之於此。（戊辰正月）

接沅弟信，知紀官姪於正月初九日申刻生子，欣慰之至！吾兄弟共得五孫，丁口漸盛。只望兒姪輩讀書，少有所成，將來孫輩看作榜樣，便是世家好氣象。若兒姪輩不能發奮用功，文理不通，則榜樣太壞，將來孫輩斷難成立。此中關鍵，全在紀鴻紀瑞二人。吾家後輩之興衰，視此二人爲轉移也！（戊辰四月）

與紀澤一談，囑其看理學書，俾志氣日趨於剛大，心思日入於沈細。（戊辰七月）

鴻兒稟稱澄弟臨別，以火狐馬褂送我；蓋眉生述杜小舫之言，謂天下之最暖者，莫如火狐；勝如紫貂，玄狐云。余曾兩次述此言與澄弟聽；或弟意疑我畏寒，遂解己所着衣以贈我邪？余本有貂馬褂，猓狗馬褂；而弟歸途少此禦寒之具，寸心十分不安。（戊辰十月）

接澄沅兩弟信。澄勸送眷回籍，沅擬以晚女許聶家，皆有肫誠顧恤之意。久宦於外，疾病相尋，如舟行海中，不得停泊；惟兄弟骨肉至親，能亮之也！（己巳十一月）

文藝

易經有聖人之道四，而朱子專重以下筮者尙其占一句，似未的當。因言古人說經，多斷

章取義；以意逆志，不必定符本義。（壬戌四月）

閱經義述聞，如「弗過遇之，弗過防之」等語，深有所會。余於本朝經學小學諸家，獨服膺王懷祖先生父子之精核。蓋以其於經文之虛神實訓，體味曲盡也！（辛酉二月）

擬閱校船山周易內傳。王氏說理之書，每失之艱深，而不能軒豁，與正蒙注相同。（丙

寅七月）

今日看書經，見蔡傳訓詁，良多不講，如以敷衍爲「敷衍之言」之類，宜致漢學家之指摘。（壬子六月）

溫召誥，於古人「周情孔思」四字，若有所會。（庚申十月）

溫書經無逸，用吳文正公纂言本，若有所會。（乙丑正月）

思書經呂刑，於句法若有所會。（己未九月）

呂刑篇，於後世古文家蹊徑最近；惜不能盡通其讀。（辛酉六月）

余好讀呂刑而苦不能盡通其讀。茲閱戴氏之說，有愜余心者，如「制百姓於刑之中，天

齊於民，俾我一口，「暨」非從惟從」等句，皆犁然有當於人心，欣賞無已！（辛酉七月）

讀顧命康王之誥，喜戴氏治經，與余所見多同；惜其生前未與鬯談。（辛酉七月）

溫盤庚上盤庚中，因戴存莊兩採宋元，及本朝治漢學者之說，每多當人意處，故樂觀之。（辛酉七月）

邵位西言：『詩序，係孟子萬章之徒所作；大序與小序不當分而爲二，所以記次第，非所以明章旨也！猶史漢法言之有後序爾！其言奇而頗確。』（庚申八月）

閱子序詩經說，學有根柢，其用意往往得古人深處；特証據太少，恐不足以大鳴於世耳！（戊午十一月）

自去年九月廿一日始讀儀禮，至是粗畢。老年能治此經，雖嫌其晚，猶勝於終不措意者。昔張蒿庵三十而讀儀禮，至五十九歲而通此經，爲國朝有數大儒。余今五十七歲，略通此經，稍增炳燭之明。惟蒿庵以前名儒，窮儀禮者絕少，能於荆棘荒蕪之中，獨闢康莊，斯爲大難。余生本朝經學昌明之後，窮此經者，不下數十人。有蒿庵之句讀，張皋文之圖，康莊共由之道，而又有入以扶掖之，則從事甚易矣！（丁卯二月）

俞樾蔭甫所著羣經平議之十四卷，論考工記世室，重屋，明堂之制，駁正鄭注。思通鬼神，有超乎戴氏考工記圖者。（丙寅四月）

夜又批船山禮記二條。余閱此書，本爲校對譌字，以便修板，再行刷印。乃覆查全書，

辨論經義者半，校出錯譌者半，蓋非校讎家之體例；然其中亦微有可存者。若前數年在安慶金陵時，則反不能如此之精勤。此軍營事簡，老年差可慰悅之境；而流寇縱橫，制敵無術，體衰目昏，學問無成，則又可深爲憂灼之境也！（丙寅十月）

閱桐城張承華蓉溪所爲學庸臆解三十四葉畢。其言大學文，須用古本，而不煩補傳義；須宗朱子，而不取陽明，與余平日之說相合。餘亦多獨得之見。（丙寅十月）

孟子所謂「善言德行者」，當爲後世理學諸家之源；「善爲辭令者」當爲後世詞章諸家之源。孔子自謙不能辭令，而以善言德行自許，蓋在已者實有盛德至行，而後能自道其所得也！論語一書，乃善言德行之尤著者；因默誦學而爲政，八佾三篇。（乙丑五月）

朱彬經傳考證，其訓詁考證，亦與正伯申先生相仿。其言書經大字，多語助辭，則前人所未發也！（己未五月）

閱戴東原緒言。閱錢竹汀聲類；此書未刻於本集，其義例亦不分明。（乙丑正月）

錢辛楣先生聲類一書，分釋詁，釋言，釋訓，釋語，釋天，釋地，名號之異等目，皆因聲得義者；足見古人先有聲音，後有文字。余前有意爲是書而未果。錢氏此書亦未成之書，故未編入潛研堂叢書中。（己巳正月）

陳澧秋所送之陳蘭甫禮著釋律通考一種，漢書地理志水道圖說一種，略一繙閱，服其精博。(己巳二月)

樂律之不可不通，以其與兵事文章相爲表裏。(辛酉十月)

紀澤作音學考，約近五千字，於考古及審音二者，均有所得，爲之一慰。(己巳十月)

澤兒呈所著分韻說文解字，略一繙閱。其法用廣韻之次第，佩文韻之字數，抄錄許氏注，及大徐翻切。其有申明原注之說，則以夾行注之；其於注外別有陳說，則於翻切之下，夾圈以別異之；其佩文韻所有，說文所無者，則有楷文而無篆文，仍用篇韻各說以注之；其佩文韻所無，說文所有者，則別爲補編，仍依翻切，以分東，冬，鍾，江各韻。(丁卯十一月)(以上經學)

讀五代史，於歐公不僞梁一段，不以爲然。(辛未)

閱周保緒所著晉略，趙惠甫所寄來者。周名濟，荆溪人，著成於道光十八年，亦近世著作才也！(辛未五月)

諸子中惟老莊荀子孫子自成一家之言，餘皆不免於剽襲。(庚申)

王懷祖先生讀書雜誌，所校管子各條，似不如校他書之精實。(辛酉七月)

讀淮南子精神訓，至「大禹竭力以勞萬民」句，若有所感。（庚申十一月）

讀脩務訓中功可強成，名可強立，若有所會。淮南子本道家者流，而此篇之旨，與荀子相近。大抵理之足以見極者，百家未嘗不相合也！（庚申十二月）

閱淮南子椒真訓，言「有道之士，亦須遇時」，爲之增感。（庚申十二月）

揚子法言究不如文中子之平實；蓋子雲文學中人，非道德中人也！

船山氏最推重正蒙一書，以余觀之，亦艱深而不能顯豁。其參兩篇，言天地日月五行之理數，尤多障礙。（丙寅六月）（以上子史）

正誼堂叢書凡五六十種，張清恪輯刻，吳竹莊所贈也！因取正誼堂中清恪公所輯程子二十篇讀之，至晡時讀畢，凡十卷，取論語二十篇之意，編采二程粹言，略分門類，頗爲精當。（壬戌四月）

張清恪公所輯朱子七篇，每篇各分上下，仿孟子七篇之意。張公蓋以程配孔，以朱配孟也！

讀張文端公聰訓齋語，文和公激懷園語。此老父子學問，亦以知命爲第一義。（己未四月）
關羅山人極衍義，姚江學辨等書，服其見理甚真，所志甚大，信爲吾鄉豪傑之士。

(甲子十月)

鍾涵齋邇言，蓋理學之緒餘，而參以陰騭果報者。(庚午正月)

聖武記又閱一編畢。中有嘉慶川湖陝靖寇記八篇未閱，以昔年在京閱過，嫌此八篇敘事冗亂也！(丁卯十二月)

閱曾香墅先生漫鈔及各種。香墅，名廷枚，賓谷之伯父也！其書仿困學紀，開容齋隨筆之類！特根柢不深耳！(戊午十一月)

莫子偲交出何願船二信，內有張石洲蒙古游牧記四本，又朔方備乘凡例數頁，信爲當世積學之士。(辛酉七月)

古文之道，謀篇布勢，是一段最大工夫。書經左傳，每一篇空處較多，實處較少；旁面較多。正面較少，精神注於眉宇目光，不可周身皆眉，到處皆目也！綫索要如蛛絲馬跡；絲不可過粗，跡不可太密也！(己未八月)

古人文筆，有雲屬波委，官止神行之象，實從熟後生出；所謂「文人妙來，無過熟者」此也！(庚申九月)

古文之道，布局須有千巖萬壑，重疊複嶂之觀；不可一覽而盡，又不可雜亂無紀。(庚

申十月)

古文之道，亦須有奇橫之趣，自然之至。二者并進，乃爲成體之文。(辛酉七月)

古文之法，全在「氣」字上用功夫。(辛酉十一月)

爲文全在氣盛；欲氣盛全在段落清。每段分束之際，似斷不斷，似咽非咽，似吞非吞，似吐非吐，古人無限妙境，難於領取。每段張起之際，似承非承，似提非提，似突非突，似紆非紆，古人無限妙用，亦難領取。(辛亥七月)

奇辭大句，須得瑰瑋飛騰之氣，驅之以行。凡堆重處，皆化爲空虛，乃能爲大篇。所謂氣力有餘於文之外也！否則氣不能舉其體矣！(辛亥七月)

吾嘗取姚姬傳先生之說，文章之道，分陽剛之美，陰柔之美。大抵陽剛者，氣勢浩瀚；陰柔者，韻味深美；浩瀚者，噴薄而出之，深美者，吞吐而出之。就吾所分十一類言之，論著類，詞賦類，宜噴薄；序跋類，宜吞吐。奏議類，哀祭類，宜噴薄；詔令類，書牘類，宜吞吐。傳誌類，敘記類，宜噴薄；典志類，雜記類，宜吞吐。其一類中微有區別者，如哀祭類，雖宜噴薄，而祭郊社，祖宗，則宜吞吐；詔令類雖宜吞吐，而檄文則宜噴薄；書牘類雖宜吞吐，而論事則宜噴薄，此外各類皆可以意推之。(庚申三月)

類纂所選書牘，有不盡厭於吾心者。未知古人書牘何者最善？（辛亥）

古文中惟書牘一門竟鮮佳者。八家中，韓公差勝；然亦非書簡正宗。此外則竟無可采。

諸葛武侯王右軍兩公書翰，風神高遠，最愜吾意；然患太少，且乏大篇，皆小簡耳！（庚申

三月）

閱駢體文鈔，將其所分類歸併於吾所分三門十一類之中，嫌其繁碎，不合古義也！（庚申

五月）

余所編經史百家雜鈔，編成後有文八百篇上下，未免太多，不足備簡練揣摩之用。宜另鈔小冊選文五十首鈔之，朝夕諷誦，庶爲守約之道。（庚申閏三月）

往年余思古文有八字訣，曰，雄，直，怪，麗，澹，遠，茹，雅。近於「茹」字似更有所得，而音響節奏，須一「和」字爲主；因將「澹」字改作「和」字（庚申）

文章陽剛之美，莫要於「慎湧直怪」四字；陰柔之美，莫要於「憂茹遠潔」四字。惜余知其意而不能竟其學。（癸亥九月）

嘗慕古文境之美者，約有八言。陽剛之美，曰，「雄直怪麗」；陰柔之美，曰，「茹遠潔適」。蓄之數年而余未能發爲文章，略得八美之一，以副斯志。是夜將此八言者，各作十

六字贊之；至次日辰刻，作畢。附錄如左。

雄：劃然軒昂，盡棄故常，跌宕頓挫，捫之有芒。

直：黃河千曲，其體仍直，山勢如龍，轉換無迹。

怪：奇趣橫生，人駭鬼眩，易玄山經，張韓互見。

麗：青春大澤，萬卉初葩，詩騷之韻，班揚之華。

茹：衆義輻湊，吞多吐少，幽獨咀含，不求共曉。

遠：九天俯視，下界聚蚊，寤寐周孔，落落寡羣。

潔：宥意陳言，類字盡芟，慎爾褒貶，神人共監。

適：心境兩閒，無營無待；柳記歐跋，得大自在。

偶思古文古詩，最可學者，占八句詩云：之節，書之括，孟之烈，韓之越，馬之咽，莊

之跌 陶之潔，杜之拙。（丙寅正月）

○ 詩騷三百二十四句誦畢。老年讀生書成誦，稍補少莊之缺陷，亦一樂也！（丁卯三月）

鄒陽獄中上梁王書，千古傳誦；余究不知其深處。太史公以鄒陽與魯仲連並列，余亦不

知其所以相合之處。（辛亥五月）

夜溫長楊賦，於古人行文之氣，似有所得。（己未九月）

輿中讀上林賦千餘言，略能成誦。少時所深以爲難者，老年乃頗能之。非聰明進於昔時，乃由稍知其節奏，氣勢與用意之所在，故略記之。（丁卯四月）

余近年最好揚馬班張之賦，未能迴環朗誦。偶一誦讀，如逢故人，易於熟洽；但衰年讀書，未必能久記耳！（二月）

漢魏人作賦，一貴訓詁精確，一貴聲調鏘鏗。（庚申四月）

古文之道與駢體相通，由徐庾而進於任沈，由任沈而進於潘陸，由潘陸而進於左思，由左思而進於班張，由班張而進於卿雲。韓退之之文，比卿雲更高一格。解學韓文，則可窺六經之闡奧矣！（庚申三月）

二日內始悟昌黎諸文，皆學書經。（辛亥九月）

二日內，因讀辛劉詞，又大悟韓文之妙，實從子雲相如得來。（壬子）

二日內，覺於古文大有所得，乃悟韓文實從揚馬得來，而參以孔孟之義理，所以雄視千古。（壬子正月）

韓文柳州羅池廟碑，覺情韻不匱，聲調鏘鏘，乃文章中第一妙境。情以生文，文亦以生

情；文以引聲，聲亦足以引文。循環互發，油然而不能自已，庶漸漸可入佳境。（己未九月）

閱韓文送高閑上人，所謂機應於心，不挫於物，姚氏以爲韓公自道作文之旨。余謂機應於心，熟極之候也！莊子養生篇之說也！不挫於物，自慊之候也！孟子養氣章之說也！不挫於物者，體也！道也！本也！機應於心者，用也！技也！末也！韓子之於文，技也！進乎道矣！（庚申十月）

讀原毀，伯夷頌，獲麟解，龍雜說諸首，岸然想見古人，獨立千古，確乎不拔之象。（壬戌九月）

韓公「周情孔思」四字，非李漢知之極深，焉能道得出。爲文者要須窺得此四字，乃爲知本。（辛酉二月）

文韓誌傳中，有兩篇相配偶者，如曹成生王宏兩篇爲偶，柳子厚鄭羣兩篇爲偶，張畧張徹兩篇爲偶；推此而全集中可以爲偶者甚多。古人之文可爲偶者甚多，惜不能一一稱量而配合之耳！（癸亥十月）

溫韓文數篇，若有所得。古人之不可及，全在行氣，如列子之御風，不在義理字句間也！

（癸亥十一月）

柳子厚山水記，似有得於陶淵明沖淡之趣；文境最高，不易及。（庚申八月）

夜閱古賦識小錄，深有味於柳子厚之囚山篇。（戊午十月）

姚公謂蘇氏學莊子外篇之文；實則恢詭處，不逮遠甚。（辛酉三月）

蘇子由謂東坡晚年，以文章爲鼓吹，真知文章之中樂境。余亦微知之，惜無寬閒歲月，竟其所學耳！（辛酉正月）

讀震川文數首，所謂風塵中讀之，一似嚼冰雪者，信爲清潔；而波瀾意度，猶嫌不足以發揮奇趣。（己未六月）

閱震川古文，遂并翻其四書文閱之，其渾灑流轉之氣，乃更勝於古文也！（辛未五月）

閱湯文正集，惟傳狀碑銘之類，不愜吾意；餘如語錄，告諭，書牘之屬，皆有誠意挾正氣以行。學問本極淵博，講學又甚公允，不可及也！（己巳三月）

程伯敷出示洪稚存上成親王書，卽嘉慶己未獲咎，發遣新疆者。當時直聲震於天下；今觀之，亦無甚觸忌諱之處。（正月）

閱梅伯言文集，歎其鑽研之久，工力之深。（壬戌九月）

至錢警石先生久談，得見其族兄衍石先生家書數十封，攜歸一閱；實嘉道間一碩儒也！

(癸亥九月)

閱錢衍石先生，與其弟警石先生家信，服其學問精博，機趣洋溢。(癸亥九月)

閱陳秋舫吳偉卿所作應制賦，氣勢流利，古不乖時，今不同弊；心賞其能，而自愧弗如也！(癸卯正月)

吳竹如文集，方存之代爲編出者，計十二卷。粗閱數十葉，於儒釋朱陸之辨，剖晰最精。(戊辰七月)

閱吳南屏梓湖文錄數十首，歎其少而能文，老而不倦，爲不可及。(辛未六月)

左季高信內寄祭胡潤帥文稿一篇，情文并茂，殊爲傑構。(辛酉九月)

馮敬亭，名桂芬，寄校邠廬初稿二冊，共議四十二篇。粗讀數十篇，雖多難見之施行，然自是名儒之論。(壬戌九月)

竇蘭泉近作辨論十餘首，多閱歷之言，而文義未能入古。(甲子)

與次青論古文之法。次青天分高，成就當未可量。(己未六月)

蔣琦齡所陳時政十二事，約計萬餘言，多可見之施行，文筆亦雅健暢達。末條請崇宋學而抑漢學，似與各條不類。(壬戌)

申甫在此鬯談，言渠文筆所以不甚鬯者，爲在己之禁令太多，難於下筆耳！余勸其破除禁令，一以條暢爲主。凡辦事者，先貴敷陳朗暢也！（己未十一月）

劉霞仙所作辨蔡壽祺誣劾一疏，置身甚高，辭旨深厚，真名作也！（乙丑正月）

閱邸抄，中見霞仙以本年覆奏一疏降調。如此名奏議，而反以獲譴，頗不可解。（乙丑八月）

張廉卿文有王介甫之風；日進不已，可畏可愛。（庚申四月）

閱張廉卿近所爲古文，喜其入古甚深，因爲加圈批。（戊辰七月）

石芸齋所作房山石經，山訪碑記，亦偉觀也！（庚午二月）

思白香山陸放翁之襟懷澹宕，殊不可及。古文家胸懷雖淡泊，而筆下難於寫出，思一爲之，以寫淡定之懷；古所謂一卷冰雪文者也。（己未六月）

古文一事，平日自覺頗有心得；而握管之時，不克殫精極思，作成總不稱意。安得屏去萬事，睡酣旬日，神完意適，然後作文一首，以據胸中奇趣？（己未十一月）

余於古文一道，十分已得六七，而不能竭智畢力於此。匪特世務相擾，時有未閑，亦實志有未專也！此後精力雖衰，官事雖煩，仍當篤志斯文，以卒吾業。（辛酉正月）

久不作文，機軸甚生，心思遲鈍，尙不能成篇。亦因見客太多，瑣事煩瀆，神智昏攪故

也！（乙丑二月）

昔年每作一文，輒數日不能成寐，不知老年何以轉無此病，豈反健於壯歲耶？抑用心未能銳入耶？（乙丑二月）

念生平稍致力於古文，思欲有所述作。今老憊而一無所成，深用自愧。（丙寅三月）

與兒子一論所作之文，考據與筆力，兩無可取。（庚午二月）

每一作文，未下筆之先，若有佳境，既下筆則無一是處。由於平日用功浮泛，全無實際故耳！（辛未五月）

作孫芝房芻論序一首，約九百字，至三更始畢。老年作文，頗覺吃力，而機勢全不湊泊，總由少作太生之故耳！（己未六月）

作莫猶人墓表，文筆平衍，無復昔年傲岸勁折之氣；蓋老境日增耳！（己未十一月）

思作金陵官紳昭忠祠碑，而不能成，遂竟日昏睡，如醉癡。向來習態如此，而數十年因循不肯苦學作文，至今已衰老，悔無及矣！（己巳五月）

作苗君墓志銘畢，細閱竟無一字是處。昔余終年不動筆作文，而自度能知古人之堂奧，以為將來為之，必有可觀。不料今年試作數首，乃無一合於古人義法，媿赧何極！（己巳八月）

作唐公墓志，覆視無一是處。乃知昔年自詭爲知文，而曾不一動筆爲之，不可恃也！天下事知得十分，不如行得七分；非閱歷何由大明哉？（己巳十月）

郭壻銘辭作畢，全不合古人義法，深以爲愧！（庚午正月）

思作江甯府學宮記，苦探力索，竟不能成一字。固屬衰憊之象，亦由昔年本無實學，故枯竭至此，深爲歎愧！（庚午二月）

作星岡公墓表，文成視之，無一當意之處。甚矣！余思之鈍，學之淺，而精力之衰也！余前有信寄筠仙云：「近世達官，無如余之荒陋者。」頃筠仙信，力雪此語之誣。余自知甚明，豈有誣乎？（辛未八月）

紀澤所作擬莊三首，頗能善談名理，亦略通訓詁奇字之學。（壬戌五月）

余昔年鈔古文，分氣勢，識度，情韻，味趣爲四屬。擬再鈔古近體詩，亦分爲四屬，而別增一機神之屬。機者，無心遇之，偶然觸之，姚惜抱謂文王周公繫易彖辭爻辭，其取象亦偶觸於其機；假令易一日而爲之，其機之所觸少變，則其辭之取象亦少異矣！余嘗歎爲知言。神者，人功與天機相湊泊，如卜筮之有繇辭，如左傳諸史之有童謠，如佛書之有偈語，其義在可解不可解之間；古人有所託諷，如阮嗣宗之類，故作神語以亂其辭；唐人如太白之豪，

少陵之雄，龍標之逸，昌谷之奇，及元白張王之樂府，亦往往多神到機到之語。卽宋世名家之詩，亦皆人巧極而天工錯，徑路絕而風雲通。蓋必可與言機，可與言禪，而後極詩之能事。余鈔詩，擬增此一種，與古文微有異同。（戊辰四月）

是日思詩既選十八家矣！古文當選百篇，鈔置案頭，以爲揣摩，因自爲之記曰：『爲政十四門，爲學十五書，鈔文一百首，鈔詩十八家。』（壬子正月）

余既鈔選十八家之詩，雖存「他樂不請」之懷，未免「足已自封」之陋。乃近日意思尤爲簡約。五古擬專讀陶潛謝朓兩家，七古擬專讀韓愈蘇軾兩家，五律專讀杜甫，七律專讀黃庭堅，七絕專讀陸游。以一二家爲主，而他家則參觀互證，庶幾用志不紛。然老境侵尋，亦只能長吟以自娛，不能玩手以入古矣！（壬戌三月）

五言古詩有二種：最高之境一種，比興之體，始終不說出正意，始知顧人但頌莊姜之美盛，而無子兆亂，已在言外；太叔于田，但誇叔段之雄武，而耦國兆亂，已在言外；曹阮陳張李杜往往有之。一種盛氣噴薄而出，跌蕩淋漓，曲折如意，不復知爲有韻之文；曹鮑杜韓往往有之。余解此二境，而曾未一作此等詩，自愧亦自憾也！（甲子二月）

夜閱陶公述酒詩，爲南宋鄱陽湯文清公漢所注。於陶公瘦詞微旨，盡得解釋，欣悅無

已！（丙寅三月）

閱陶詩全部，取其太閑適者記出；將鈔一冊，合之杜韋白蘇陸五家之閑適詩；纂成一集，以備朝夕諷誦，洗滌名利爭勝之心。（辛未十二月）

閱文選雜擬。古人措詞之深秀，實非唐以後人所可及，特氣有騫翥駿邁者，亦有不盡然者，或不免爲詞所累耳！若以顏謝鮑諸之辭，而運之以子雲退之之氣，豈不更可貴哉！（辛酉十二月）

批校太白樂府。每日僅校二十首或十餘首；蓋余於樂府向未用功，茲稍一措意，全無入處也！（戊辰四月）

日來讀杜詩，頗有小得。無事則心頭口頭不離杜詩；雖細加咀嚼，而究有爲人的意思。（癸卯二月）

杜詩韓文所以能百世不朽者，彼自有知言養氣工夫。惟其知言，故常有一二見道語；談及時事，亦甚識當世要務。惟其養氣，故無纖薄之響。（癸卯二月）

溫杜詩五古。觀其筆陳伸縮吐茹之際，絕似史記。憶古人有謂杜少陵似太史公者。不記是東坡之言乎？抑他人之言乎。（己巳四月）

閱杜詩五古。古人妙處，只是造句之法，變幻無窮，故終身無一複句，猶之毛詩無相襲之調也！昔嘗以作古文，宜用杜詩造句之法；近來久未溫習及此矣！（己巳十月）

溫杜詩五古，愛其句法瘦勁，變化通於古文造句之法；憾吾能知之而手不能爲之耳！

（庚午正月）

夜誦杜韓七古，頗多似有會於古人沈鬱頓挫之義。（丙寅四月）

閱白香山集；因近日胸襟鬱結不開，故思以陶白蘇陸之詩，及張文端公之言解之也！（己巳五月）

車中看義山詩，似有所得。夜繙樊川集證之，亦然。知何大復明月篇之有心得也！（癸卯正月）

與李眉生談詩，極佩杜牧之俊偉。（壬戌）

日內於蘇詩似有新得；領其沖淡之趣，灑落之機。（辛酉六月）

溫蘇時，朗誦頗久，有聲出金石之樂。因思古人文章所以與天地不敵者，實賴氣以昌之，聲以永之。故讀書不能求之聲氣二者之間，徒糟粕耳！（辛酉十二月）

放翁七言絕句，實能道得空曠胸懷出。（辛酉正月）

將祁文端公詩集閱二三卷。昔年深不以公詩爲然，茲多閱數十百首，其中多可取者。（己三月）

朱伯韓詩，所詣在韓白之間。（甲辰十月）

至易念園處，觀渠所爲詩，宗法晚唐，頗有法度。予性好言詩，蕙西謂余於詩太自主張，不免自是；細思良然。

吳南屏寄毛西垣詩，繙讀一過，信爲朋輩中所不可多得；宜南屏之亟稱之也！（辛酉三月）
何廉舫，信附七律十六章。才人之筆，人人歎之不置。（己未）

作七律五首，和何廉舫詩次韻。同和者爲李次青、吳子序、甘子大、許仙屏等數人。而王霞軒、鄧彌之、何敬海等亦將和之。余見廉舫詩才軒舉，所著駢文樂府，皆有可觀，憫其闔家殉節，因欲和詩一二章以慰勞之，本無意次韻也！子序次青諸君皆次其韻，余亦遂勉爲之。（己未正月）

閱馮焯詩稿。焯，代州人，字樺華。其七世祖如京，官廣東左布政使；六世祖瑩，以進士官至同知；五世祖光裕，以舉人官至湖南巡撫；四世祖祁，官編修；曾祖均弼，以舉人廕生，官至湖北按察使；祖歲，以舉人官浙江知縣。焯爲潛山縣天堂巡檢，又署屯溪巡檢。刻

詩四卷，清穩不俗。昨和余詩八首，今日問之程伯璜，始知其人。因取其詩披閱數十首，兼閱其曾祖及祖刻詩，乃知其世家淵源有自也！（壬戌四月）

觀李眉生詩，愛其俊拔而有情韻，將來必爲詩人。紀澤前後作次篋字韻詩二首，韻穩而脈清，吐屬亦尙名貴，將來或亦爲詩人，殊以爲慰。（戊辰四月）

趙惠甫近作書懷五章，又錄舊作詞十調見示，皆才人之筆也！（丁卯七月）

海秋言七律須講究藻采聲調，不可專言上乘證果，反昧初開，切中予病；又盛贊予五律。（癸卯二月）

昔年每作一詩，輒不能睡，後遂閣筆不復爲詩。今試一爲之，又不成寐，豈果體弱不耐苦吟耶？抑機軸太生，成之艱辛耶？（甲子八月）（以上論詩文）

作字之法，縣縣如蠶之吐絲，穆穆如玉之成璧。（庚申三月）

作字之道，用筆貴勒貴努，而不可過露勒努之迹。精心運之出以和柔之力，斯善於用勒用努者。（庚申十月）

寫字之道，如脩脚匠之脩脚，古人所謂撥燈法較空靈，余所謂脩脚法較平穩。（庚申十二月）

凡用之筆，未有十分合手者，往往有小毛病不稱人意。善書者於每用一筆，先識其病，即因其病勢而用之；或筆之病，次日又有小變，又因其變症而用之；或者因病成妍，到善於用筆矣！（辛酉五月）

用狼筆寫新宣紙，悟古人頓挫之法，撲筆之法；只是筆不入紙，使勁撲下耳！（酉辛十月）

京中翰林善寫白摺者，相傳中有一絲牽貫於行間；作大字亦當知此意味。（辛酉十月）

作書之道，寓沈雄於靜穆之中，乃有別味。雄字須有長劍快戟，龍拏虎踞之象。鋒銜森森，不可逼視者爲正宗，不得以劍拔弩張四字相鄙。作一種鄉愿字，名爲含蓄深厚，舉之無舉，刺之無刺，終身無入處也！作古文古詩亦然，作人之道亦然，治軍亦然。（辛酉十二月）

摹書譜一過，乃知藝之精，其致力全在微妙處。若人人共見共聞之處，必無通微合妙之詣。若一向在浮名時譽上措意，豈有是處？（辛酉六月）

作字之道，點如珠，畫如玉，體如鷹，勢如龍；四者缺一不可。體者，一字之結構也！勢者，數字數行之機勢也！（辛酉七月）

大抵作字，及作詩，古文，胸中須有一段奇氣，盤結於中，而達之筆墨者；却須遏抑掩蔽，不令過露，乃爲深至。若將絲毫求知見好之心，洗滌淨盡，乃有合處。故曰七均斯無

聲，五和常主淡也！（辛酉九月）

因讀李太白杜子美各大篇，悟作書之道，亦須先有驚心動魄之處，乃能漸入證果。若一向由靈妙處着意，終不免描頭畫角伎倆。（壬戌四月）

作字之道，全以筆陣爲主。直以取勢，橫以出力，當少勝矣！（壬戌二月）

讀孫子「鴛鳥之疾，至於毀折者，節也！」句，悟作字之法，亦有所謂節者。無勢則節不緊，無節則勢不長。（壬戌七月）

出筆宜顛腹互用，取勢宜正斜并見。用筆之顛，則取正勢，有破空而下之狀；用筆之腹，則取斜勢，有勳屬踴躍之象。（甲子十二月）

夜寫零字頗多，略有所會。於昔年「體如鷹……」四句之外，又添四句曰：「點如珠，畫如玉，體如鷹，勢如龍，內跌宕，外拙直，鵝轉頸，屋漏痕。」（丙寅三月）

古來詩家，文家，書家，皆有所謂筆陣者。厚蓄於陣之初，而不必究極於陣之終。陣將酣時，又已另作變態矣！（丁卯十月）

作書，思假筆多用之於橫，抽筆多用之於豎。豎法宜努抽並用，橫法宜勒假並用。又首貴有俊拔之氣，後貴有自然之勢。

大約書法不外羲獻父子。余以師羲不可遽幾，則先師歐陽信本；歐陽不可遽幾，則先師李北海。師獻不可遽幾，則先師虞永興；師虞不可遽幾，則先師黃山谷。二路并進，必有合處。杜陵言書貴瘦硬，乃千古不刊之論，東坡駁之非也！（辛酉四月）

閱甫皇碑，識得歐字意思；知顏柳之硬，褚歐之瘦，學書者，不可不領略也！（己亥五月）

因寫零字，偶有所得，知歐虞用筆，與褚相通之故。書家之有歐虞褚及李北海，猶詩家之有李杜韓蘇，實不祧之祖也！（丁卯十月）

悟北海上取直勢，下取橫勢，左取直勢，右取橫勢之法。大約直勢本於秦篆，橫勢本於漢隸。直勢盛於右軍，暨東晉諸帖；橫勢盛於三魏諸碑。唐初歐公用直勢，褚公用橫勢，李公則兼用二勢。（丙寅四月）

孫過庭書譜，稍得王大令之法。（辛酉十月）

余往歲好黃魯直書，深得晉人真意，而逸趣橫生；當更致力。

作書之法，劉石菴善用偃筆，鄭板橋善用蹲筆，王夢樓善用縮筆，惟努筆近人無善用者；古人惟米元章最擅勝場，吾當於此自極其思耳！（辛酉正月）

董香先專用渴筆，以極其縱橫使轉之力，但少雄直之氣。余當以渴筆寫吾雄直之氣耳！

(辛酉二月)

作書之法，古人師歐李劉黃，今人師鄧鄭劉王。(壬戌九月)

作字之法，亦有所謂陽德之美，陰德之美。余所得之意象，爲陽德之美者四端：曰，直；曰，餒，曰，勒，曰，努。爲陰德之美者四端：曰，醜；曰，偃，曰，綿，曰，遠。兼此八者，庶幾其爲成體之書。在我者以八德自勗，又於古今人中擇八家以爲法：曰，歐，虞，李，黃，鄧，劉，鄭，王。(壬戌十一月)

作字之道，二者并進，有着力而取險勁之勢，有不着力而得自然之味。着力如昌黎之文，不着力如淵明之詩。着力則右軍所稱如錐畫沙也！不着力，則右軍所稱如印印泥也！二者闕一不可，猶文家所謂陽剛之美，陰柔之美矣！（甲子五月）

閱劉石菴清愛堂帖，其起筆多師晉賢，又智永千字文，用逆蹴之法，故能藏鋒。張得天之筆多師褚顏兩家，用直來橫受之法，故不藏鋒而聯絲縈帶，以發其機趣。二者其理本一貫，特逆蹴與直來橫受，形迹判然，難合而爲一耳！（辛酉六月）

看劉文清公清愛堂帖，略得其自然之趨，方悟文人技藝佳境有二：曰，雄奇；曰，淡遠，作文然，作詩然，作字亦然。若能含雄奇於淡遠之中，尤爲可貴。（辛酉六月）

夢劉文清公，與之周旋良久，說話甚多，都不記憶。惟記問其作字果用純羊毫乎？抑用純紫毫乎？文清答以某年到某處道員之任，曾好寫某店水筆，夢中記其店名甚確，醒後亦忘之矣！（戊辰）

作字之法，險字，和字，二者缺一不可。本日閱王箬林膽語，亦於此二字三致意焉！

（辛酉二月）

偶思作字之法，可爲師資者，作二語云：『時賢一石兩水，古法二祖六宗。』一石謂劉石菴，兩水謂李春湖程春海；二祖謂羲獻，六宗謂歐虞褚李柳黃也！（丁卯十一月）

余坐三十以前，作字未能盡心，間架不穩，手腕不穩；四十以後，雖略有長進，而手腕時靈時鈍。鈍時則如古人所謂薑芽凍癡蠅者，可自笑也。（辛酉正月）

日內於作字之道，若有所會；惜精神疲乏，目光眇花，老境日臻，不克竟其所學。古人所以貴及時力學也！（辛酉九月）

作字之道，剛健婀娜，二者缺一不可。余既奉歐陽率更李北海黃山谷三家，以爲剛健之宗，又當參以褚河南董思白婀娜之致，庶爲成體之書。（辛酉十月）

余老年始略解書法而無一定規矩態度，仍歸於一無所成。今定以間架師歐陽率更，而輔

之以李北海丰神；師虞永興而輔之以黃山谷用墨之鬆秀；師徐季海所書之朱巨川告身，而輔之以趙子昂天冠山諸種，庶乎其爲成體之書。（辛酉四月）

用狼毫筆寫寸以外字，足以發摠心中邁往之氣，爲之神怡。（辛酉）

久未作小楷，下筆輒重而不入。是日筆輕稍能入紙，乃悟輪扁甘苦疾徐之說。（辛酉六月）

日內作書，常有長進，蓋以每日不間斷之故。（辛酉十一月）

古之畫家，字裏行間，別有一種意態，如美人之眉目可畫者也！其精神意態，不可畫者也！意態超人者，古人謂之韻勝。余近年於書略有長進，以後當更於意態上着些體驗工夫。

因爲四語，曰：『執屬鷹視，撥鐙嚼絨，欲落不落，欲行不行。』（癸亥九月）

近來作書，略有長進，但少蕭然物外之致，不能得古人風韻耳！（甲子五月）

余作字不專師一家，終無所成。定以後楷書學虞劉李王，取橫勢以求自然之致，利在稍肥；行書學張歐黃鄭，取直勢以盡睨視之態，利在稍瘦。二者兼營並進，庶有歸於一條鞭之時。（丙寅八月）

日內作字，手甚喫力，擬用「跌欵注卷」四字訣爲之，用力輕勻，或轉可歷久不變。（丙寅十月）

余近習字，非求字佳。老年手指硬拙，有如薑芽，借古帖使運動稍活耳！（丁卯四月）

習字一紙，似有所會。因就前所作詩二句，復增二句云：『側勢遠從天上落，橫波雜向弩端涵。刷如丹漆輕輕抹，換似龍蛇節節銜。』自此專從側橫刷換致力，不復以他妙雜縈吾慮矣！（丁卯十月）（以上論字）

鑒賞

子愚處觀宋高宗書蘭風，字畫雅潔，圖亦工雅絕倫。（癸卯）

黎壽民送手卷，係劉石菴翁覃溪二公，乾隆四十八年在順天聞中所寫，各臨蘭亭一本；

又書詩跋甚多。余以其物尤可珍貴，璧之。（庚申九月）

李少荃贈以姚惜抱先生所書草字千卷；書蘇公登徑山詩中有缺脫。姚君書懷素書，不甚沈着；特字以人重耳（辛酉九月）

觀錢子密家藏書畫二種：一爲其太高祖母陳太夫人畫冊，凡十幀：內一幀畫一黑犬一幀畫一蝶，未入花叢；時一幀畫一蝦一蟹二小魚，一幀花籃，一幀古柏；一幀梅花仙女；一幀修篁茂林；一幀楊梅，枇杷，二桃；一幀喜雀；一幀羅荷，白菜；皆清華名貴，秀絕人寰。

每幀有其夫錢綸光廉江先生題詩二句。乾隆三十一年，其子文端公陳羣進呈御覽，高宗於每幀題七絕一首，并御題一跋於後發還。文端公及其子侍郎汝誠各作十詩，恭和元韻，而汝誠詳跋於後，以誌慶幸。逮乾隆四十七年，文端與侍郎皆歿，而高宗因閱錢遵所畫烏犬，偶憶陳太夫人原冊，遣人回浙，取至京師，再呈御覽。高宗再題七律一首，長跋一幀，仍歸錢氏。信名蹟奇遇也！其一種爲直廬間寢圖，圖文瑞公早朝，先至其母陳太夫人所問安之象，爲王肇基所繪，亦非俗筆。（壬戌十二月）

子偲以所藏董香光等尺牘，王孟津草稿，乞與一觀。諦觀之，非真蹟也！（甲子丑月）

錢子密出示其先世錢文端之母夜紡受經圖，高宗及諸名臣題詠甚多；觀玩甚久，信家寶也！（乙丑）（以上書畫）

休甯瞿令福田送右軍帖一本；王夢樓跋斷爲淳化祖本，且定爲唐刻，考核未必確鑿。而神采奕奕，如神龍矯變，不可方物，實爲希世至寶。余行年五十有一，得見此奇，可爲眼福。瞿令又送趙待制仲穆所畫飛白竹，上有施愚山沈繹堂諸先生題跋，亦可寶也！余以世間尤物，不敢妄取，審玩片刻，仍爾璧還。去年黎令福疇送劉石菴翁草溪二公在闈中所書手卷，余亦璧却。此三件，可稱祔門三寶。（辛酉正月）

莊思永帶來法帖多種，中有三希堂帖；又有宋拓皇甫碑，王虛舟跋，非真蹟也！又有大觀帖，王夢樓姚姬傳手蹟，賞玩片時。（癸亥）

劉伯山攜其所藏西岳華山廟碑，在世所傳三名本之外。三名本者：一長垣本，宋漫堂成親王等所遞藏，後歸劉燕庭者也！一四明本，全謝山及范氏天一閣所遞藏，後歸阮文達者也！一華陰本，王山史朱笥河等所遞藏，後歸梁蒞林者也！劉氏本，則其父文淇孟瞻於揚州市肆得之，久不見稱於世，亦可寶也（甲子）

楊海琴信，寄到湖南永州等處金石各種，及彙刻鄧石如篆隸，又集中興頌字爲聯見贈，展玩良久。楊以乙巳翰林出守永州，性耽金石，新升鎮筸道者也！（乙丑正月）

在李小湖處借得宋搨閣帖，觀玩良久。（乙丑二月）

至李小湖處久談，觀其先人春湖先生所藏四寶中之丁道護碑，善法寺碑，又觀明刻本夏承碑。（乙丑五月）

李小湖所藏法帖：一曰，褚書孟法師碑，筆意似虞永興，而結體絕似歐陽率更，與褚公他書不類；一曰，丁道護書啓法寺碑，隋碑而字體有類晚唐，矮方而勻整，聞春湖侍郎以千金購之蘇州陸恭家；一曰，宋搨虞廟堂碑，即春湖侍郎曾經翻刻者也！一曰，善才寺碑，名

爲褚河南書，實魏棲梧書，仿褚法耳！又有晉唐小楷共十一種，其中樂毅論東方贊絕佳。乃悟古人用筆之道，如強弩引滿，蓄而不發。歸途作詩二句云：『側勢遠從天上落，橫波旋向弩端涵。』（丁卯五月）

觀李小湖所藏法帖。一，唐揚虞書廟堂碑；一，褚書孟法師碑；一，丁道護書啓法寺碑；一，魏栖梧書善才寺碑。余於褚書尤愛不忍釋。又觀大觀帖三卷，亦舊搨也；展玩良久。（丁卯十一月）

至李小湖處，看其所藏法帖，如歐書化度寺碑，褚書孟法師碑，褚書廟堂碑，皆天下之至寶也！又有魏棲梧善才寺碑，丁道護書啓法寺碑，蔡伯喈書夏承碑，亦皆上品。（戊辰七月）

在李壬叔處見陳香泉法帖。見其草書題畫一首，飛舞變化，賞玩無已。惜余老年學書，不復能副吾意之所至耳！（戊辰）（以上碑帖）

莫子思得唐人寫本說文，僅木部下半一百八十篆，自作校勘記，比較孫刻大徐本，祁刻小徐本異同。其佳處不可勝舉，大喜，以爲天下之至寶也！（癸亥三月）

馬徵銘有影宋鈔本集韻；今東南亂後，僅存之本，可貴也。（甲子十月）

至莫子思處，觀渠近年所得書，收藏頗富。內有汲古閣開化紙初印十七史，天地甚長。

又有白紙初印五禮通攷；其殊字，相傳係秦文恭公手校。又有通志堂另刻之體記釋文。又有明刻千家注杜詩。均善本也！歸後，子偲以杜詩本見餉，嘉靖丙申玉几山人校刻，竟莫知爲何人也！（丁卯四月）

至丁雨生家，吃飯之後，看渠所藏書，其富甲於江蘇之官紳。最精者，有宋刻世綵堂韓文，東都事略等書。渠欲以之饋余。余素不奪人之好，因取其次等者，如明刻內經，東雅堂韓文，等澤叢書三種，攜之以歸。（丁卯）

汪梅村寄新刻皇朝中外一統輿圖，凡三十二冊。首冊序跋，凡例；中卷爲京師北二十度至俄羅斯北海止，南十度至越南國。大致以康熙乾隆兩朝內府圖，及近人李兆洛圖爲藍本，而增小地名頗多；亦鉅製也！（甲子二月）

與劉開生同觀蘇松常鎮太五府州新圖。東西十九號，每號十格；南北十四排，每排十格；每格見方二里半。中國自有地圖以來，以此爲最精矣！（戊辰九月）（以上圖籍）

苗仙露，河間人，精六書諧聲之學。觀所藏君子館磚開元瓦諺冊，屬予題詩。（壬寅）

雷菴邨以誠送一硯，云係韓襄雍毅之硯，刻一瓶形。襄毅自題曰：『韓瓶硯。』後歸王文成公，題硯背數十字。至本朝乾隆中，歸阿文成公，王蘭泉侍郎昶硯匣百餘字。咸豐中。孔

宥涵繼錄以贈雷侍郎。今雷又以詒我也！（甲子十一月）（以上古器）

頤養

精神委頓之至。年未五十，而早衰如此；蓋以稟賦不厚，而又百憂摧滅。歷年鬱抑，無悶損。此後每日須靜坐一次，庶幾等一溉於湯世也！（己未五月）

夜洗澡。近製一大盆，盛水極多，洗澡後致爲暢適。東坡詩所謂「浴槽漆斛江河傾，本來無垢洗更輕。」頗領略得一二。（己未四月）

石芸齋言：「養目之法，早起洗面後，以水泡目。目屬肝，以水養之，以凝熱之，氣祛散寒，翳久必有效，」云云。而後漢書方術傳云：「愛齋精神，不極視大。」二語亦養目之法。（己未四月）

放翁每以美睡爲樂，蓋必心無愧怍，而後睡夢皆恬。故古人每以此自課也！（庚申四月）

放翁胸次廣大，蓋與陶淵明白樂天邵堯夫蘇子瞻等，同其曠逸。其於滅虜之意，養生之道，千言萬語，造次不離，真可謂有道之士。惜余備員兵間，不獲於閒靜中，探討道義。夜睡頗成寐，當思玩索陸詩，少得裨補乎！（丁辛正月）

務觀言：『養生之道，以目光爲驗。』又言：『忿怒二字，聖賢亦有之；特能少忍須臾，便不傷生。』可謂名言至論。（辛酉正月）

養生家之法，莫大於「懲忿，窒慾，少食，多動」八字。（亥酉正月）

梁菴林中丞歸田瑣記言：『養生之道，不特食宜少，眠亦宜少。』可謂名言。（辛酉正月）

余少時每遇困乏，卽夢魘。道光十二年間，先大夫數數呼喚不醒，每以爲憂。今三十年矣！而此病如昔，精神亦似未甚衰減者。（辛酉二月）

癢癢異常，手不停爬。左腿已爬搔糜爛，皮熱作疼；夜用水晶界尺熨貼，取其寒而潤也！

（辛酉六月）

養生之道，當於眠食二字，悉心體驗。食卽平日飯菜，但食之甘美，卽勝於珍藥也！眠亦不在多寢，但實得神凝夢甜，卽片刻亦足攝生矣！（亥酉十一月）

養生之道，莫大於眠食。眠不必甘寢斯睡而後爲佳；但能淡然無欲，曠然無累，閉目存神，雖不成寐，亦尙足以養生。余多年不獲美睡，當於此加之意而已！（壬戌正月）

日來癢癢異常，徧身若有芒刺者然，數夜不能成寐；本日尤不耐煩，因服歸脾湯一帖。睡竟能酣睡，至五更方醒，近數月而未嘗有也！（壬戌正月）

累年不能成寐之病，今春忽得痊愈；連宵多得美睡，殊不可解。豈俗所謂時好，運好百病除耶？抑變動變爲逸豫，清明變爲昏溺，爲衰耗之徵耶？（壬戌二月）

余自三十時，卽不能多說話；至數十句，便氣不接續，神尤困倦。今已三十餘年，故態不改，亦不加甚。故知身體之強弱，千態萬變，未可以一事之偶強，而遞信爲壽徵；一事之偶弱，而遞信爲敗徵也！（壬戌九月）

余少時讀書，見先君子於日入之後，上燈之前，小睡片刻，夜則精神百倍。余近日亦思法之，日入後於竹床小睡，燈後治事，果覺清爽。余於起居飲食，按時按刻，各有常度，一皆法吾祖，吾父之所爲，庶冀不墜家風（癸亥四月）

細思近日之所以衰頹，固由年老精力日衰之故；亦由圍棋太多，讀書太久，目光昏澀，精神因之愈困也！嗣後當戒圍棋；卽看書亦宜少減。每日靜坐時許，以資調攝。（癸亥）

因咳嗽勉強靜坐數息，果有效驗，可停一二刻不咳。靜坐良久，間以偃臥，直至燈時，覺咳痰微減矣！（丁卯九月）

近來因眼蒙，常有昏曠氣象，計非靜坐，別無治法，作一聯以自警云：「一心履薄臨深，畏天之鑒，畏神之格；兩眼沐日浴月，由靜而明，由敬而強。」（庚午三月）

日內因眼病日篤，老而無成，焦灼殊甚！究其所以鬱鬱不暢者，總由名心未死之故。當痛懲之，以養餘年。（庚午二月）

閱范文正集，尺牘，年譜中有云：「千古聖賢，不能免生死，不能管後事；一身從無中來，卻歸無中去，誰是親疎？誰能主宰？既無奈何，即放心逍遙，任委來往。如此既心氣漸順，五臟亦和，藥方有效，食方有味也！只如安樂人忽有憂事，便喫食不下；何況久病，更憂生死，更憂身後，乃在大怖中，飲食安可得下？請寬心將息。」云云。乃勸其中舍三哥之書。余近日多憂，多慮，正宜讀此一段。（庚午四月）

日內寸心憂灼，迄無寬舒之時，以是病愈難減。總由少壯不努力，老大悔憾甚多，致心境愁悶異常耳！（庚午四月）

黃靜軒勸我靜坐凝神，以目光內視丹田，因舉四語要訣曰：「但凝空心，不凝住心；但滅動心，不滅照心。」又稱二語曰：「未死先學死，有生即殺生。」有生，謂妄念生；殺生，謂立予鋒除也！又謂此與孟子勿忘勿助之功相通。吾謂與朱子致中和一節之注亦相通。（庚午五月）

閱福壽金鑑。午正數息靜坐，仿東坡養生頌之法。而心粗氣浮，不特不能攝心，並使身

不少動搖而不能。酉刻服藥後，行小過天法，靜坐半時許（庚午五月）

丁雨生力勸余不看書，不寫字，不多閱公牘，以保將盲之左目。其言懇惻深至，余將遵而行之。（庚午五月）

許仙屏送有瑪瑙，中空積水者，與空青相類。紀澤命匠以金剛鑽鑽之，取水點於余右目中，閉目少傾，傍夕小睡（庚午十二月）

吳竹如爲余診脈。渠謂余病在心肝，虛火上炎，宜靜坐以養之，非藥所能爲力。（庚午十二月）

聞翰仙言，何鏡海得靜坐之法，於熊槃隱賀幼黼學之，自己瞽而復明，余亦思一試也！（庚午十二月）

楊竿庵寄信，言治目方，每早黎明未起時，以兩手掌之根擦極熱，加以舌尖之津，閉目擦八十一下，久則有效。日內試爲之，而初睡時擦一次，黎明又擦一次，不知果有益否？（辛未二月）

近於每日圍棋二局，耗損心力。日中動念之時，夜間初醒之時，皆縈繞於楸枰黑白之上。心血因而愈虧，目光因而愈蒙。欲病體之漸痊，非戒棋不爲功。（辛未四月）

有一守備馬昌明善於道家內功，云「能爲余治目疾，與余對坐，渠自運氣能移於吾身五臟」云云，因與對坐三刻許（辛未八月）

竹如處坐甚久，燈後歸，脚腫愈甚。常服之襪已不能入，肥而復硬，且似已腫過膝上者。大約作文及看生書，俱嫌用心大過，有損於血而氣不能運化，故至於此。以後當不作文，不看生書（辛未八月）

養生之道，視息眠食四字最爲要緊，息必歸海，視必垂簾，食必淡節，眠必虛恬，歸海，謂藏息於丹田氣也！垂簾，謂半視不全開，不苦用也！虛，謂心虛而無營，腹虛而不滯也！謹此四字，雖無醫藥丹訣，而足以卻病矣！（辛未八月）

日內眼蒙益甚，或謂調息養神，尙可補救，因試爲之。捧上而塞孟津，深恐其無當也！（辛未十一月）

品藻

何子貞來談詩文，甚知要，得藝通於道之旨。子貞能自樹立者也！（壬寅十一月）

樹堂至情動人，惜不得使舍弟見之興感，又惜不得使霞仙見之也！說到家庭，誠有味乎

言之。(癸卯正月)

看子貞所批圈古文及史記，信乎其能自立者。楊子雲云：「其爲人也！多暇日者，其過人也，不遠矣！」自念如此悠悠，何以自立者？子貞者，名不苟立，可敬也！(癸卯二月)

竹如兄與人交，雖人極濃厚，渠常冷淡，使人穆然，與之俱深；真是可敬。(癸亥二月)

何子貞來，談及渠在國史館，每去手鈔書十頁，錄東華錄所不載而事有關繫者，約五千字；聞之服其敏而好學。予前冬入史館，而絕不供職，對之愧殺。(癸亥二月)

羅椒生來久談，有志之士，闢然日章，不勝欽服。(癸卯二月)

朱廉甫得福建道御史；有志獻納，得居言路，可喜也！讀廉甫詩數首，知其用力已深；其心血亦足，可以力戰不衰，予所不及。(癸亥四月)

吳子序言：「聖人言保國保天下，老氏言取國取天下；吾道只自守，老氏有殺機，」云云，其義甚精；好學深思，子序不愧。(癸亥四月)

接霞仙書，懇懇十餘言，識見博大而平實，其文氣深穩，多養到之言。一別四年，其所造遠臻此，對之慙愧無地。再不努力，他日何面目見故人耶(癸卯六月)

劉蔭渠自新城來見；六年不見，一面卽深相愛重。喜其與三十年在京相見無異，仍是樸

訥書生氣象，未染軍營氣習，亦無官場氣習也！（戊午七月）

孫芝房信，寄近作古文一本，夜閱論治六首，通達事理，文亦勁快，傑作也！（戊午七月）

汪梅村，名士鐸，積學士也！江甯人，庚子舉人，出胡中丞門下。江甯城破，陷賊中，年餘後逃出，至續溪山中。去年胡中丞請之來鄂署，修讀史兵略一書。其學精於輿地，曾補畫水經注圖；又精於小學，又曾作南北史補注。其師友爲胡竹莊培暉，胡雲莊承珙，陳頌甫煥，徐星伯松，張石舟穆之屬。又言胡墨莊六種，胡竹莊儀禮，及焦理堂羣經宣室圖等書，最好。（已未八月）

馬徵麟業師陳雲樓，乙未進士，曾任甘肅知縣，著有周易廊，及詩集，古文。馬讀書頗有淵源，曾著三立明辨；謂立德，立功，立言三者，各纂集諸書，自行條例。又有馬壽華，號小披；馬蕩震，號星平，皆桐城人，在此投効；志趣亦不卑。（庚申正月）

鄧守之頗通小學；蓋其父完百先生與李申耆先生，皆當代名宿，濡染較深也（庚申三月）

與季高次青鬯談；夜又與季高久談。季高言：『凡人須從喫苦中來。收積銀錢貨物，固無益於子孫；即收積書籍字畫，亦未必不爲子孫之累』云云。多見道之語。（庚申四月）

羅澹村中丞，以乙未進士，歷官直隸湖北浙江等省，凡二十五年，家無一錢；舊屋數

椽，極爲狹陋。聞前後僅寄銀三百兩到家！夫人終身未著皮襖。真當世第一清官，可敬也！

（庚申四月）

胡中丞熟爾江南軍事；又言凡事皆須精神貫注，心有二用，則必不能有成。余亦言軍事不日進則日退，斷無中立之理。二人皆許爲知言。（庚申四月）

周穀甫頗習夷務，所言亦曉粵事理。（辛酉十月）

賀宏勳帶瀏陽精於古樂者邱慶齋等六人來。邱係殺士先生之子；六人者，皆承殺士之教，講求古樂。帶來樂器，琴一，瑟一，鳳蕭一，洞蕭一，匏一，塤一，篪一，笙一。因令奏樂，以鼓節之。音節清雅，穆然令人想三代之盛。古昔聖王脩己治人之術，其精者全存乎樂；而後世之獨闕者，乃首在樂。余因古人治兵之道，作詩之法，皆與音樂相通，而懵然不知，深以爲恥。思訪尋殺士先生之徒黨，相與講求一二，故招集六人者自瀏陽來皖。兒子紀澤精曉音律，明年當令來營，究心茲事。（辛酉十一月）

錢子密送其尊甫錢警石先生泰吉文稿。泰吉爲香樹先生之曾孫；衍石先生之弟；爲海甯教官二十七年，又在海甯爲山長九年，現避亂寓江西新建鄉間。生平最喜校書；所校各本題識，名曰：『曝書雜記。』（壬戌四月）

亥四月

嚴渭春中丞信中，抄寄渠與司道論湖北軍務一函。地勢之熟，詞氣之謙，均不可及。（發

李少荃殺蘇州降王八人，殊爲眼明手辣。（癸亥）

李善蘭壬叔楊峴見山來坐，攜陳碩甫先生奩片一紙，知已由賊中逃到滬，言將來皖，年八十二歲，段茂堂之弟子；東南之精於經學，小學，巋然僅存矣！（癸亥五月）

李壬叔帶來二人，一張斯桂，浙江蕭山人，工於製造洋器之法；一張文虎。江蘇南匯人，精於算法，兼通經學，小學，爲阮文達公所器賞。（癸亥五月）

柳賓叔，名興恩，丹徒壬辰舉人，七十六歲，精於穀梁之學，曾在阮文達家，課讀十餘年；學術頗有家法也！（戊辰十月）

單地山於席間盛稱余所作江忠烈神道碑，背誦如流。老輩好善，不可及也！（己巳正月）

馮樹堂來久談。三十年前老友，自祁門一別，至是忽十餘年矣！暢敘一切。渠絕無老態，

在山中善於調養也！（辛未三月）

閱霞仙近年所作詩文，淵懿暢達，較昔年已大進。（辛未九月）（以上全羨）

邵蕙西示以方世兄所作論；年方十五而才華如此，黃子壽來示以所作選將論，真奇才

也！吳翔岡言，識見高明者，特患踐履不平實。高明則崇，效天，平實則卑，法地。因進之以腳踏實地，事事就平實上用功。（戊午十二月）

次青又作懷人詩十六首，再用何廉舫原韻；綿麗遒勁，才人之筆。（己未二月）

觀鄧彌之吳竹莊和詩。竹莊詩牢騷，噴薄而出，不忍卒讀，蓋其中鬱抑深矣！（己未二月）

接何廉舫信，寫作俱佳；依戀之意，溢於言表。才士不遇，讀之慨然！（己未三月）

張廉卿近日好學不倦，作古文亦極精進。余門徒中望有成就者，端推此人。臨別依依，

余亦篤愛不忍舍去。求爲其祖作墓志，近日當應之也！（己未九月）

陳大力來，與之言：襟懷貴宏大；世俗之功名得失，須看得略平淡些。（庚申三月）

趙惠甫上條陳一篇，識解闊遠，文辭通雅；逸才也！（辛酉八月）

劉仲良庶常秉璋，廬江人，李少荃之門生，氣象崢嶸，志意沈著；美才也！（辛酉十月）

嚴仙舫信來，薦其內姪向師棣，果令器也！（壬戌）

郭雨三之胞弟用中，與其子階自東台來，談最久。階字慕徐，其業師爲揚州劉孟瞻文淇

之子；經學已有師法矣！（壬戌八月）

閱嚴秋農先器識而後文藝論。嚴係仙舫通政之子，樂園廉訪之孫，年十八，中咸豐丁巳

舉人。今僅二十三歲，而史事爛熟，識見遠大，洵吾鄉英俊也！（壬戌八月）

與許仙屏談氣節文章，二者缺一不可。囑其勉於此，以與鄉人相切磋。（癸亥十月）

歎人汪宗沂者，王子懷之壻，呈所作禮樂一貫錄；雖學識尙淺，而頗有心得。（甲子二月）

孫文川賈鍾麟，皆紳士之有才者也！（乙丑正月）

薛曉帆之子薛福辰所遞條陳，約萬餘言；閱畢嘉賞無已！（乙丑正月）

載醇士之長子有恆，季子穗孫來見；尙能世其家學。穗孫新得優貢，器宇軒昂，可喜也！

（戊辰正月）

蒙陰管縣台福曜，河南駐防，係倭良峯相國之胞姪，福新伯觀察咸之堂弟，字煥卿，雅

飭有循吏風。（戊辰）

石琢堂之曾孫，名師鑄，字似梅者，自湖南來。筠仙有書薦之，盛稱其才；果俊才也！

（辛未十二月）

雷州舉人陳喬森，談甚久。陳號逸山，許仙屏有書，極贊其文行不羣也！（五月）（以上獎

勵）

監印委員莫祥芝患病入城醫治，求一見。語言時明時昧，顛連可憫！（戊午）

黎宗銘，零陵人，向在王璞山營；聰明警敏，字仿左季高，體絕肖！志趣高亢。方期漸進於誠實，遽以疾歿，殊爲可惜！（戊午七月）

成章鑑什吳城病故，不勝悲悼！成以武弁而知忠義愛民，謀勇兼優；方冀其繼塔楊而起，不意其遽逝也！（戊午十月）

夢江岷樵，如平生歡。多年未一入夢，茲忽夢之，不勝傷感！但不知溫甫弟果尙生存否？溫與岷亦至交也！（戊午十一月）

接孫芝房信，告病勢垂危，託以身後之事；並請作其父墓志，及刻所著詩十卷，河防紀略四卷，散文六卷。又請邵位西作墓志，亦自爲手書別之，託余轉寄。又接意誠信，告芝房死矣！芝房於去歲六月，面求作其父墓志，余已許之；十一月，又寄作古文一本，求余作序。余因循未及即爲，而芝房遽歸道山；負此良友，疚憾何極！芝房十三歲入縣學，十六歲登鄉舉，二十六歲入翰林。少有神童之目，好學勵品，同輩所欽；近歲家運極蹇。其胞弟贅洲主事，叔字孝廉相繼下世；又喪其長子，次子；又丁母憂；又喪其妻；又喪其妾，皆在此十年之內。憂能傷人，遂以隕生。如此美才，天不假之以年，俾成大器，可悲！可憫！因憶道光二十八年劉芸雲將死之時，亦先爲一書寄京以告別，請余爲作墓志。凡內傷病，神氣清明不

亂，使生者愈難爲情。（己未三月）

子序寄其姪昌籌之文，因閱一過，識見卓越，有子序之風；惜其早死也！（戊午十二月）

袁漱六有志讀書，期至於古之作者，而竟百不能償其一二，良可深痛。今年六月，郭雨三親家陣亡，茲又聞漱六之喪。中年哀樂，觸緒生感，古人所云：『既悲逝者，行自念也！』（己未十月）

胡宮保於八月廿八日亥時去世，哀痛不已！赤心以憂國家，小心以事友生，苦心以護諸將，天下甯復有似斯人者哉？（辛酉九月）

羅伯宜來談極久，深歎黎壽民之敦厚早逝爲可惜（壬戌）

周毀甫在滬淪逝。老年一膺薦牘，遽被參劾，抑鬱潦倒以死。悠悠毀譽，竟足殺人，良可憐傷！（壬戌八月）

趙景賢竹生以一在籍紳士，苦守孤城，四面援絕，至半年之久。城陷身殉，良可痛憫！擬爲一疏，歷敘其賢行勛績，而自請不能赴援之咎。（壬戌）

聞姚秋浦之喪，深以爲憂。姚自去年五月署皖南道，至今年餘，無日不在艱危困苦之中。茲以疫病，四日不起，可勝悲惋！

鄧守之子解，字作卿，於本日寅正在公館內去世；完白先生之孫也！余派人料理殮殯，未刻昇出。其父曾諄託教訓培植，余以公私繁冗，久未一省視，不知其一病不起，有負重託，殊爲歉仄！（癸亥五月）

至楊樸菴處看病，觀其安閒淡定，視死如歸，不愧學道君子之自然。病則十分沉重，無可挽回矣！（癸亥六月）

袁午橋臨終有遺函寄余，中云：『勿以苗逆爲易翦，勿以長淮爲易收。』讀之悚動哀感。（癸亥七月）

李希菴於十月廿八日子刻棄世。苦戰多年，家無長物；忠藎廉介，可敬可傷！旋又聞錢警石先生仙逝；老成凋謝，彌深悵惘！（癸亥十二月）

范雲吉於十二日戌刻棄世。仁厚正派，而有識見。方意其大有爲於時，而止於此，良可痛也！（癸亥十二月）

聞張鍊渠沒於安慶，爲之怛然不釋！蓋鍊渠於微休關餉時，百計維持，大受毆辱。而余查辦之札，復過於嚴厲也！（乙丑八月）

至塔軍門家，直延入上房，具酒相待。其母八十歲，相對涕泣；其三弟咸豐四年已死；

其次弟本年八月十三日亦死；其兩弟婦寡居，并出拜見。三弟皆無子，僅塔軍門一女；次弟阿陵布四女。親房無可承繼之人，實爲可慘！其妹其女，并出拜見，泣求提拔其婿等。（戊辰十二月）（以上感傷）

游覽

白溝河上游爲巨馬河。巨馬河出廣昌縣，至灤水分爲二支。北支經涿州北關外，繞而東合琉璃河，統名曰白溝河；宋遼分界在此，故曰界河。此河自二月至十月，皆可坐船。風帆蘆葦，似江南風景；惟橋多而矮，橋在船上，則不能多過其下。十一二月冰凍，亦無船也！此河至雄縣之南，匯爲西淀，下游至天津入海。

十二連橋，卽西淀也！宋何承矩爲滄州節度使，請於順安砦西開易河蒲口導水，東注於海。東西三百餘里，南北百七十里，築堤瀦水爲屯田，以遏敵騎之奔軼。於是雄奠霸州平戎破魯順安等軍，輿堰六百里，置斗門，引淀水溉田，獲漁稻之利。而水深不可以舟行，淺不可以徒涉，此東淀西淀之所由起也！

河間府，古瀛洲也！

獻縣之北，過一河，上有橋甚高，下有船，風帆往來，蓋子牙河也！滹沱河發源山西，由廣平北流至天津入海，自與滏陽河合流後，即謂之子牙河。

自交河埭城景州至劉智廟一帶，皆傍運河之西岸行。至明日，德州渡河，則過東岸矣！向來此數百里間，地窪積水，夏潦甚盛，故使江西者，甚為難行。景州南北，常須坐船，沂運河而至德門。今年此間夏雨無多，故昨二十九，初一，及今三日，皆路乾好走，甚難得也！然聞黃水由微山湖全灌入運，頂託北流，故運河水極旺，而衛漳之來源亦旺。景州之南北岸，已決口矣！四女寺有一滾水壩，運河水太盛，則開閘放出，下游由直隸之甯津慶雲一帶入海。士人稱鹽河亦稱老黃河。若秋冬春，則無水矣！

魏家灣有一滾水壩，水多則開閘放出，下游由樂陵海豐一帶入海。李氏地圖謂為馬頰河；蓋附會九河古名而稱之。士人謂為趙王河；蓋運河之西岸，本有趙王河，入於運，故指此為趙王河之下游也！

東昌府城東有一龍灣滾水壩，運河水多則開閘放出，下游由禹城惠民一帶入海。李氏地圖謂之徒駭河。余問之士人，仍稱曰：「趙王河。」此河與昨日之馬頰河水勢皆小，莽運河滾壩，皆在未會衛河以前；四女寺滾壩，則在既會衛河以後也！

大清河，河廣約三十丈，水深而濁；但不似黃河之湍悍耳！大清河，本濟水也！出王屋、濟源縣，絕黃河出，而溢爲滎；東北會汝而入於海。古之濟水如此。自濟水絕流已久，而凡東平州以下，經東阿、平陰、歷城、濟陽等處，至利津入海者，概謂之大清河。其源自平陰縣南之柳溝諸泉，由東平州北門外過，折而東北，汝水爲戴村壩所遏之餘水來會。又折而北，運河夏漲，張秋鎮減壩之水來會。自是浩浩一巨川矣！昔之清河，濟爲主而汝附之；今之清河，汝爲主而柳溝諸泉附之，運河減壩又附之也；又爲鹽船所經歷，故亦謂之鹽河。

自別京外西山後，幾十日不見山，至舊縣始見。四圍皆山，蓋泰山支麓也！

東平州北關外渡河，廣約三十丈，蓋大清河自汝水來，雖爲戴村壩所遏，全汝人運，而其溢出之水，漫壩而下者，卽經東平州之北門外；蓋昨日所渡大清河之上游也！李氏地圖，以州城在此河之外，誤也！州城內外多積水，南門外一橋下，積漲頗深；橋南尤泥濘難行。今年尙好，往年雨多，環城皆水，竟不可行，須繞道行十五六里也！州城甚大，周四十里。漢爲東平國，取禹貢東原底平之義。劉宋後，魏曰東平郡，隋曰鄆州；唐元和中，置天平軍節度；宋政和，初升爲東平府；元曰東平路，明曰東平州；初隸濟甯府，後改隸兗州府。國朝隸泰安府，實四戰之地也！

元韓仲暉初於安山開會通河，今僅有一安山閘而已。

汝水本自大清河入海，自明宋尙書禮，築戴村壩，遏全汝入運；三分北流，七分南流，而汝水遂爲運河之源矣！此渡處地名草橋，去南旺湖分水處，尙五十里。過渡後，又十里至汝上縣，過高櫓橋。行僅一里許，卽坐船泛小河。問之土人云：『名泉河。』由泰山來！夏月大雨，則溪漲流出，下注運河；冬則無水矣！

泗水橋長約五十丈；泗水出陪尾山，下游分二支：南支入獨山湖；北支過兗州府，會洸河，過濟甯州入運，此橋北支也！

白馬河源出大龍山，西流會於汝，入運河。

出兗州府城，卽望見東南有一山，高秀迥出，蓋鄒縣之嶧山也！在縣南二十五里，秦始皇刻石於此，晉郗鑒避寇於此。自嶧山之北，衆山綿亘數十里；嶧山之南，綿亘百餘里。昨日，今日，大道之中，皆山相送也！蓋皆泰山之支麓，嶧爲主峯。余問之土人，有曰，連青山者；有曰，高山者；有曰，龍山者，其名不一。昨日所過之泗水白馬河，今日所過之南沙河北沙河，及鄒縣之南小溪數處，皆發源山下，西北流入於運河，或入於泗水，入於南旺昭陽微山等湖。孔孟桑梓，山川雄秀絕倫也！

南沙河廣與北沙河等，水深尺餘，古之潮水也！出連青山入薛河。又行二十五里，至官橋鎮，相傳卽孟嘗君封薛之故邑。鎮南關外有一水，自東南來，西北入運河。又行十餘里，有一水甚大；土人云：『名十字河，』亦自東南來，西北入運河。

連日皆行運河東隄之外。黃河豐沛魚臺金鄉嘉祥鉅野一帶，皆在運河西隄之外鄒縣滕縣。途中間遇饑民，攜老抱幼，北去乞食；又牽耕牛數十頭，一路求售，僅五六千錢一頭，蓋折本不啻三四倍矣！

至韓莊，沿途見道西湖水浩淼，風帆往來。蓋微山湖本在運河之西，近被黃水冲溢，湖水漫過運河之東也！韓莊向有店二三千家，運河貫於街中，微山湖在西隄諸店之後，近爲黃水所淹，房屋無一存者，皆結碁爲廬栖止。河于頭盡爲湖所吞，僅餘兩線單隄，中走一泓運河，其溜極急。自此下游無隄以束之，運河寬五六十里矣！余騎馬行泥淖中，繞道數里，至此渡運河；又二里許，渡新河。新河者，上游亦受微山湖之水，下游仍入運也！

微山湖之下游，向係民田；因全黃入湖大溜，頂託北行，餘水則散漫四溢。此其漫而南流下游入運者也！在船上行十五里，所過民田村莊房屋，堅固者尙峙水中未倒。船至荆山橋之南岸一村莊前上岸。荆山橋者，其河甚寬，上游受微山湖之水，下游入運。今汪洋一片，

則此河軌道不復見矣！但見長橋露於水面，其長約二里許。北岸一小山，南岸一石牌坊而已！上岸後坐轎行十八里，至黃河北岸，渡一新河，係官爲新開者，蓋欲引微山湖之水，洩入黃河以殺湖漲也！僅二丈寬，與黃河僅隔一隄，新河用船渡，而黃河則坐轎行過，無勺水矣；河堤之下，卽至徐州府。

在堤上見徐州北門內，有東坡之黃磯；南門外有雲龍山，山上有放鶴亭，東南隅有戲馬臺，皆歷歷在望。

符離集，古符離縣城也！睢河在集中；上有橋，下有船往來。睢水有三源：出江蘇碭山縣者，爲睢河；出河南虞城縣者，北一支爲洪溝河，南一支爲巴渠河，至蕭縣與睢水合，下游入洪澤湖。

至宿州城北關外，隔水用船行三里許。據方輿紀要，汴水經州城北；今汴水竟無蹟矣！李氏圖亦不載也！州牧郭世亨來見，據稱此水係北股河。南股河上游，係黃河南岸之減壩，所謂天然閘者是也！往年皆盛漲，今年黃河北決，無減壩，南流到此。因雨水太大，合州成災，故環城皆水云。

滄河出河南歸德府，有二源：一曰，南沙河；一曰，北沙河；下游至五河縣，與淮水會。

又行三十里，至新橋，渡澗河；河面甚寬。澗河來源不遠，上游僅三四十里，下游僅二三十里，即入澗河也！方輿紀要無此河，李氏圖有之。冬夏皆有船；從前有橋，今塌矣！

洪澤湖以黃河南岸減壩數十年所放之水，積淤漸高。又加廿二三年中牟祥符缺口，水皆入洪澤湖。廿九年開吳城六堡，游湖尤甚，不能容水，故數年來宿州靈璧鳳陽一帶，水無所歸，遂成澤國。此泛舟所行之水，皆村莊民田也！行二十餘里，即入淮河。沿河而下，又行二十餘里，凡五十五里，至臨淮關。

梁縣城市鎮甚大，且繁盛。按漢慎縣本屬汝南郡，劉宋僑置汝陰郡於此，因以此爲慎縣。東魏置平梁郡，陳曰，梁郡，隋唐皆曰，慎縣；宋紹興間避諱，改曰梁縣，從故郡名也！元仍宋舊，明初省入合肥縣，今爲梁鄉縣。

廬州府城，東門名威武門，南門名德勝門。東門外過一橋，橋下河內有船，即肥水也！上游來源不遠，即在合肥境內；下游匯爲巢湖，土人名爲交湖，音之誤也！湖去府城四十里，由湖流出爲黃落河，入大江也！三十七里至派河，上有橋，下有船，問之土人，此名上派河，尙有中派河下派河：三河皆通巢湖也！

桃城店街外有一河，以船搭浮橋，河中船頗多。問之土人云，名桃城河。上游出西北一

帶山下，下游入巢湖也！

距舒城七里，有一河頗深，名七里河。過船後，又行二十里，復有一河。無船，幸水小，有橋易過；聞山水盛漲時，極難過也！此二河下游皆出巢湖，入大江。其地有市鎮，即名南港。至此望諸山，四圍如畫。西一高峯，名春秋山；南一高峯，名鹿起山。又十里至梅心驛，公館面山，後有舫齋極雅，諸尹鈕西農所造也！

自入安徽廬鳳以來，不見高山，今日始行山中。小關本名北峽，巡檢駐紮於此；大關本名南峽，即古碛石山也！三國時，孫權攻皖，張遼自合肥馳救；聞城已破，至碛石築壘戍守。後曹休攻皖，陳遜朱桓等拒之，追至碛石，即此地也！此二關為南北要隘。自此以北，猶有北方風景；自此以南，則純南方氣象也！自此以北，水皆北流，由洪湖入大江；自此以南，水皆南流，由樅陽河入大江。

呂亭驛，即宋元嘉間立呂亭，左縣，即此地也！

桐城縣中有一河，縣城在河南。出公館後，過河橋，經城下行；行四十五里，至陶冲驛。

自昨日入桐城境後，山水即極蒼翠明秀，為出京以來所未見。今早新雨，千巖競秀，萬壑滴翠，尤步步可愛。陶冲驛換馬後，行二十里，過一沙河，編竹為障，置轎之上。河廣約四十

丈，若山水暴漲，則難過也！此已入潛山縣界矣！後又過小河三次，仍用竹障。分水上游，皆發諸山之麓，下游皆合於樅陽河入大江也！

由潛山縣行里餘，過一河，有竹障；又二里，過一河，亦用竹障，馬皆浮水而過；又五里，過河，馬亦用船，轎用障。自城內起，凡四十里，至小池驛。

潛山縣，山甚高，山中泉水及雨水下游，皆由石牌河入大江。每山水盛漲時，則橫潰堤田爲患。河本多於桐城，而隄防不如桐城之堅實。故桐城得水溉田，受水之利，而潛山則但受水之害也！潛山出篋席，精而賤，是日買一牀。縣城以北山，與桐城相等；以南則草木不茂矣！（以上壬子）

弋陽縣之派，自靈山來。靈山在上饒境，在弋陽之東北；六峯聳峙，形如筆架，與廬山之五老峯略同。縣之對河南岸有龜峯山。形如龜，去縣南稍西，約三十里，南臨上饒，北繞弋溪。弋溪發源於靈山，西流至縣之西門，注入上饒江。縣北門外有橋，去城不半里，橋南有小山，可紮營；城外有山，可紮營；西門外有小平坡；可紮營，皆守城者所宜占也！西門外過弋溪河五里許，有黃土岡，可紮營，攻城者所宜占也！東門外有詹家山最高；羣山頗多，皆可紮營，守者攻者皆宜占也！咸豐五年，羅李紮西門外之黃土岡，余今紮詹家山之側。

自荷荷塘過半里許，小憩於野，策馬登一山，名曰響石巖。其北爲峭壁，南略斜上爲平頂，在龜峯之東。登此山，即見龜山之背。對面東南一山，亦壁立，高平如臺形，與龜峯略同。又行二十里，至雙港住宿。雙港係一大壑，余紮營之處，名曰五鼓嶺，坐西向東。後曰虎形山，月輪山；對面山巖。山右脇有一水，從義嶺來，右東南角有一水，從陳坊吳坊來，會於雙港，東北流至於黃沙港，入弋陽江。

余率師由建昌入閩，自港口行四十里至塘陂灣紮營，營盤坐西向東北。遙望東南外山，爲天華山最高，西南雲臺山，東隅爲降兵峯，北至貴溪五十里，東至光澤縣一百八十里，南至耳口寨四十里，西南至上清宮五十里。

上清宮內有樞星門，下馬亭，有正殿，有雍正九年御碑亭，極雄偉，皆爲賊所毀，神像狼籍。宮門外有趙子昂玄教碑，尙完好。旁有雍正年一碑，上無覆亭。剝落盡矣！

上桂洲，即前明夏貴溪相國故宅，有水發源於瀟溪，自西而東流，至安仁之上，合入廣信大河也！下游西北隅爲龍虎山，即張真人修煉之所。上游東北隅爲象山，即陸子講學之所。

正東爲藐姑峯，即饅頭嶺，正南爲出雲峯；正西爲華西山。東北至塘坡灣五十里，北至貴溪縣七十里。西北分三路，至鷹潭四十里，至安仁九十里，至鄧家埠七十里。西南至金谿七十

里，東南至耳口寨四十里。

西華山之東一大壑，卽上清宮曠野也！西華山之西一壑，較上清宮之野略小。去西華山半里許爲獅山，葬前明一天師；墳有石人石馬。獅山之北，接冲天山，俯臨江水，卽上清宮之水口鶴泉源也！其東南爲雲林山，雄秀聳特，撫建之巨鎮也！東北卽龍虎山，西北爲仙鶴峯，南爲白馬峯。東至孔坊十五里，西至青田橋二十里，北至魚塘三十里。

金谿膏腴之區，近被賊蹂躪，殘破不堪，城中僅有一二民房未毀。餘皆頽垣破瓦，目不忍觀。城北爲鷓鴣嶺，南爲鶴梅峯，山牌嶺諸山；南路左至瀘溪白里，右至建昌府百一十里，西南至撫州府百里。

金谿王家嶺，南有仙人嶺，東有大猛山，西北有羅豕山，東北有韓婆嶺。

與意城仙屏皆同遊麻姑山，進城北門，出南門，約十三四里入山。山高四里許，中有半山亭。過亭後，有試劍石，有雙瀑泉，烏龜潭，水月潭，伏獅潭。又上爲金龍，爲龍門橋，水簾洞，與廬山之栖賢三峽橋最相似。橋內有神功泉，極清冽；又進爲一大壑。北爲仙都觀；觀外爲仙橋，觀內有壁蓮池。壁上嵌魯公書麻姑壇記，中龕麻姑神像，今燬矣！廟後爲螺螄巖。巖後爲大松祠，側爲十賢堂；堂後爲慈惠庵。庵都觀之上，有壁濤庵；庵內有大士閣。

飯後又遊丹霞洞，在仙都觀之西南約八里許，小溪側有大石，中窪。相傳窪內，舊爲入洞之門，今爲砂石所閉塞，其上爲行人徑路。頓足訖然有聲；土人謂其下空洞，故履之成聲。然山色粗獷，絕無靈異之象，縱有小巖深洞，必非佳境。不足以宅仙靈矣！申刻歸，仍至龍門橋小憩。麻姑山之勝，以此爲第一；昔人傳會，不足珍也！

出建昌府城西約二十里，有麻嶺，巨石峭壁，聳立千尋。有水繞於峭壁之北，約小半里許流出，是爲麻源洞口。入麻嶺內，兩岸皆石壁，中夾一溪，清流激湍。東岸摩崖，有雲間二大字。西岸摩崖，字甚多，不可辨識。谷口有店，約二十餘家。出谷口二百步許，有五谷山。羅星極圓，儼護水口。又百步許，有平坡，士人名曰曾和坡。五谷山與此坡似斷似連。坡之西一谷，坡之東二谷。每谷各有一溪。溪源約各十五里許。東二溪匯於石橋；三溪匯於谷口店鋪前，是之謂麻源。三谷東岸山皆石壁，西岸皆土。東岸山最高者，爲雲谷峯；下有平岡，卽華子岡。

建昌府城，守之甚易，攻之頗難。東面及東南隅，貼近盱江大河；東門外卽太平橋，橋東有洲。洲南有從姑山，洲星爲新河，與盱江相會處；洲尾曰楊林渡。兩河相隔約一里有奇，中有小港，穿通兩河。港有橋曰平江橋。由楊林渡東岸循河而下，約三、里餘，爲寶塔

山；山下爲萬年橋。欲圍建昌城者，東岸自從姑山起至洲尾止，可紮三四十人，須於上下楊林渡縮搭浮橋，以通岸北頭。河沿不便紮營，宜紮於石仙峯，及望馬岡等處。西面宜紮公山，王家山等處；西北隅之鳳凰山側亦可。迤邐連紮數營，此圍城之說也！若攻城，三面皆石山，不能挖地道，亦不能起土山，難爲力矣！爲守城之計者，則宜古住太平橋，古住中洲，通東路之接濟，庶不至於圍困。（以上戊午）

雪琴所修湖口昭忠祠，中廳各營官哨官神主在焉！後廳各勇神主在焉，西一所爲慈惠林，僧徒所居。其後爲觀音閣，中一層爲鍾魁樓。樓之西爲坡仙樓，刻東坡記於壁東。一所爲浣香別墅。中一層爲「聽濤眺雨」之軒，後一層爲芍芸齋。齋之後身爲且開亭。亭後有小池，有假山石洞。穿洞而出，登山，爲鎮江亭。余去歲又今過此，皆住芍芸齋中。

是日彭雪琴與余登石鍾山。時北風吹雨，蕭然有秋意，因題一聯云：「長笛不吹江月落，高樓遠吸好風來。」因棹小舟至鍾山，下尋石洞，入可數十丈，仍由東穴石卜出。大石即東坡所稱可坐百人者也！余曰：「石鍾山者，山中空形如鍾。東坡歎李渤之陋，不知坡亦陋也！」上鍾山之下，亦有深巖。

建德府城內本宮後，有高樓，可以眺望。因額以「北樓風韻」四字，以房主人姓謝也！

周子墓距九江府城十五里，在石塘鋪之東南五里；辰正起行，巳正到。其地發脈於廬山之蓮花峯。東行至江濱，繞折迤邐，皆平岡。逸至西頭，入脈結穴，係鈴穴。兩穴本沙，環抱甚緊，坐北向南，近案爲一金星，遠朝卽蓮化峯，所謂「迴龍顧祖」也！溪水從右流出，微嫌右手外，沙太少耳！墓所咸豐五年羅羅山所修，墳頂結爲龜形，約高六尺，徑一丈四五尺。

岳武穆王母姚太夫人之墓，在九江南四十餘里。坐船行四十里到沙河鎮上岸，又陸行八里許至墓上。地名株嶺，山水粗頑，非佳城也！

再入山謁岳武穆之配李夫人墓。墓去河鎮十一二里許，在株嶺姚太夫人墓之西，名曰太陽山，坐北向南。墳卜三丈許，有陳巖叟墳。岳夫人墓，不知其初所，據明宏治九年童某修縣志，以爲葬在此；厥後嘉靖六年，何某修志，以爲不葬在此，係與姚太夫人合葬株嶺也！嘉靖十年，陳氏墳遂葬於下方。至崇禎二年，岳陳二家構訟；逮至本朝康熙雍正，訟百餘年，久不決；至乾隆五年，九江府知府施君廷翰判斷，定爲岳夫人實葬在此；陳氏墳因其太久，亦不復遷；二姓皆永禁葬墳，遂爲定案。詳巡道李君根雲批，亦以童志爲斷。今詳文並批，皆刻於東一碑石。西一碑，係乾隆十年縣令禁芻牧者。墓有古樹，皆乾隆中所禁。近年

亦枯朽矣！

大抵吉地，乃造物所最闕惜，不容以絲毫詐力與於其間。世之因地脈而獲福蔭者，其先必係貧賤之家，無心得之。至富貴成名之後，有心謀地，則難於獲福矣！吾親友中如長塘葛氏，既富後而謀地；金蘭常氏，既貴後而謀地；邵陽魏默梁既成名後而謀地，將兩代改葬陽州，皆未見有福蔭。蓋皆不免以詐力與於其間。造物忌巧，有心謀之，則不應也！

日內紫營在黃海城外約四里許，用羅盤審定縣城在午位。盧山亦在午位，去營約百四十里。排子山在坤位，四祖山雙峯尖在庚位，最爲峭聳，去營約四十里。多雲山在酉位，去營十餘里。小溪山在辛位，龍平山在乾戌位，最爲高峻；去營約五十里。祖山配亥位，去營二十六七里。東山在壬位，綽壁在子癸位，獨山在寅位，馬尾山在卯乙辰巽巳位。東北一帶，自綽壁至馬尾山，山皆平行。西北一帶，自四祖山至東山，山皆高峻。惟南面無山，百餘里外，過大江，乃有廬山耳！

至錢家山龍泥潭等處，閱看地勢。在錢家山用羅盤視之，龍泥潭在子位，黃梅縣城之來脈也！縣城在午位，河水自西而蘄州界來，徑錢家山及縣城之西，自丙位流出，下入龍湖。

一塔在丙位，所以鎮水口也！又一塔在巽位，所以培文峯也！孚玉山在午丙位，即現駐營之處。槎山在辰位，即湘後三營之外山。河西諸低山在庚辛酉位，石家墳山在未位，蘄州黃梅諸大山之後。（以上已未）

至沙溪紮營。是日所行之處，皆兩山之中夾一溪，居民極少，竹木極多。

桃樹嶺上下約共五里，頗陡峻。高不如桐梁山，而窄斗過之，略似棧道也！

由建德至祁門，日行萬山之中，泉冽竹茂，與吾鄉風景相似。特大婆龔桶，高至五尺，人皆以梯登廁，上蓋瓦屋；街市道旁，處處有之，鱗次櫛比，殊可駭異！

箬坑四面皆山，中央有河，泉甘林茂，實山谷之佳境也！

歷口者，歷山之口也！祁門萬峯叢疊，惟歷山最爲一縣之主峯。（以上庚申）

自休甯回祁門，行三十里，至岸脚，因便遊齊雲山。肩輿行六里許，至「洞天福地」，中有石岸，相傳爲張邈遊修練之所。（張邈，年百八十歲，羽化登仙。）步行里許，至一天門，羅漢洞，二天門，三天門，及正殿等處。又步行二里許，至紫霄岸。齊雲山，即白岳也！結構甚小，而羅漢洞實爲奇特。正殿有五峯，前有香爐峯，亦秀拔。天成名山，固不虛傳矣！（辛酉）

登焦山絕頂，一覽各寺，皆在山之南。同游者爲彭雪琴侍郎玉麐，李小湖大理，聯琇，黃昌岐軍門翼升，鄧守之布衣傳密，方元徵大令駿謨，陳小浦廣文，方坦；皆隨余自金陵來者也！李雨亭都察宗義，莫子偲大令友芝，張芑堂觀察，富年，皆自揚州來者也；在山頂山北兩寺小憩良久，歸寺觀雪琴守之作書數幅。

由焦山開船，至北固山，登山四望雄壯，佇立良久。旋入鎮江城，在知府周輯瑞署後登城一望，與北固山相距兩箭許，守府城不可不兼守北固。城周約十七八里。旋出城八里，登金山，已在南岸，不復在江心矣！眺望良久。旋渡江至北岸八濠口，擬於此處開一新河，俾鹽船由瓜洲之小口子轉入新河，庶小船免行江路，而大船灣泊鎮江對岸，亦無風濤之險也！與雨亭等步行查勘，中飯後坐轎由八濠口至瓜州，大江沿途細看，旋開船赴揚州。

自揚州開船出江，與方元徵圍棋三局。至三汊觀行宮舊址。聖祖仁皇帝於康熙四十三年南巡過此，御製碑文，賜寺名曰高旻寺。其右有高宗五言律詩碑一道。此外一片瓦礫，蕩然無所有也！午正至瓜洲口，午後出江，登鐵平輪船，將長龍船拖帶於後，逆風逆水，又值退潮之際，輪舟亦不能速行，至二更始到草鞋夾外。又換小舟入夾，行十里許，至燕子磯灣泊。是日共行百九十里，在輪舟看鄧守之冊頁四本。

由天妃關過五壩。在頭壩之上，入高良澗小河，至吳城七堡。昔道光二十七年，黃河穿入洪澤湖之決口，看舊黃河影，今將成平疇矣！

至十里灣登岸一看。岸即洪澤湖東岸之大堤，南至蔣家堤，北至東清堤，凡石堤長一百三十里。本日所登者，蓋南距蔣家堤七十里，北距東清堤五十五里也！

洪澤湖昔年自東清堤起，即爲太湖，至雙溝止乃爲湖尾；凡渡湖三百二十里。近則自東清堤以上皆洩成平陸，直至高良澗乃爲太湖。自高良澗至老子山高六十里，湖水一望無際。自老子山以西，則湖面漸窄。自盱眙至雙溝尤窄，猶彭蠡湖至南康以至湖口也！特彼之窄處在下流，此之窄處在上流。湖于雙溝上三十餘里，爲浮山口，即梁武帝築堰處也！

泗州僧伽寺塔，唐時最爲宏盛。李太白及韓蘇皆有詩。韓即送僧澄觀七古一章，皆在舊泗州。今之泗州，則虹縣治所改，非僧伽之寺矣！而頗有樹木，亦爲江淮間所僅見。

明皇陵周圍約一百里，中有曠野，其平如水，坐南向北。北面之東爲鳳陽府城，其西爲鳳陽縣城。羅圍之內，南北約三十里，東西約四十里，大致則渾圓，非橢圓也，圍內之水，由東北隅一圓山下出。山形如緯帽，高十餘丈，墳高約二丈許。登墳一望，四面之山十餘丈，廿餘丈者，皆若俯出其下。天光極爲圓聚，信異地也！（以上乙丑）

宣村之東六里，曰，鳧村，孟子之母宣獻端範夫人之墓在焉！因往展謁。孟子之父邴國公同塚墓在鳧山之背，俗名馬鞍山，即龜蒙繹之鳧也！策馬登鳧山頂一望，回至宣村。又行二十里，至曲阜縣。未刻謁至聖廟，衍聖公孔祥珂陪同行禮。旋至殿上及後殿，敬謹瞻仰，即聖配卞官夫人之寢殿也！又至東邊謁孔氏先世五王，名崇聖祠，閱歷代支派圖碑二座；閱孔壁，相傳即魯恭王聞金絲之壁，今僅一尋常照壁耳！壁之西爲孔子古井，其南爲詩禮堂。在此小坐飲茶；茶罷，至大成門內，閱孔子手植之檜。環以石欄，高僅尺許，有似立石，色凝紅，有似肉芝。檜欄之北爲杏壇，有似樓觀。旋出大成門外，閱御碑亭十三座；其九爲國朝碑，其四爲唐宋金元碑。旋至西邊，謁啓聖祠。又至後殿，瞻聖母顏夫人寢殿。又閱金絲堂。觀各樂器。皆衍聖公陪同周歷各處。旋出廟至衍聖公府。

至顏子復聖廟瞻拜，行兩跪六叩禮。又至後殿，爲復聖夫人寢殿。至西邊，閱祀國公顏路祠，其後殿爲端獻夫人祠。出外爲樂亭，亭前稍西有井，相傳即陋巷井。其南有一檜，傳爲唐樹。兩廡配亭，爲顏韻顏之推真卿杲卿等八人。

出城北門，謁至聖林。約三里許，有萬古長春坊。稍北有紅牆夾甬道，道皆有古柏儀樹勻排。又北有樓觀，即林牆門也！過下馬牌後，有洙水橋。橋北入大門，至享殿行禮。殿後

甬道之右，爲子貢手植之樹。稍北爲乾隆駐蹕亭，康熙駐蹕亭。又北爲宋眞宗駐蹕亭，又北

卽聖人墓。墓之東爲伯魚墓，其南爲子思墓，其西南爲子貢墓。旋至周公廟行三跪九叩禮。

廟之規模甚小。周公廟在陝西，相傳此爲魯太廟遺址。兩廡配享魯三十三公也！旋行十里

許，謁少昊陵。曲阜頗以此墓爲可疑。然墳塚壘石爲之，廣八丈九尺，高二丈，規模奇古，

云是宋時所爲，則其已舊矣！又行二十里許，謁啓聖王林，行六叩禮。聖兄孟皮墓在其南，

享殿坍塌，不蔽風雨矣！午初三刻回城，往返約六十里，作一聯寫贈衍聖公云：『學紹二南，

羣倫宗主；道傳一貫，累世通家。』未正，至衍聖公府赴宴。茶罷，閱乾隆三十六年所頒周朝

銅器十事。曰木鼎，曰亞尊，曰犧尊，曰伯彝，曰卣，曰罍，曰寶簠，曰夔鳳豆，曰

饗養甗，曰四足鬲。古澤爛然，信法物也！又觀吳道子所畫至聖像，無題識。絹本有小印二

方，一曰會稽太守章，一曰紹興。又觀趙子昂所畫至聖像，綾本，無題，無印。又有一冊，

畫明君臣像，如太祖成祖世宗憲宗等君，徐達常遇春鄧愈湯和劉基宗濂方孝孺楊士奇於謙王

鏊士守仁湛若水李東陽湯遷等臣，俱有畫像，而無題識。又有大軸，元世祖明太祖像二幅。

又出示元明兩朝衍聖公，及孔氏達官留遺之冠帶衣履，采色如新，亦生平所未見也！

濟甯州鐵塔寺，有僧王長生祿位，因與毛寄雲拈香拜謁。

閱視濟甯州城外土圩，從玉露菴登圩城東北隅也！轉西正北常清門，正西青雲橋至西南隅運河府河相鈔之處小坐，又由正南之興隆門東南隅之韋馱棚，正東之楊家壩，歸玉露菴；午正回寓，凡三十四里。濟甯州三面皆水，運河自西北而來，繞至城南，從東南而去，下入南河陽，凝山湖，以達於江南。府河自東北而來繞城北城西二面，下入馬場湖，匯運湖而去。府河即泗水由兖州城而來，故曰府也！濟甯之土圩，南則穿入運河及月河之外，北則穿入府河之外，故遼闊灣曲，難設守。

太白酒樓，在濟甯南門城樓之傍，純皇帝曾經巡幸兩次，有御製詩二碑，一乾隆二十年，一係三十九年甲辰也！飯後至曾子讀書廬，扁書「宗聖遺址」四字。廬已頹敗，中塑曾子子思子子三像。

謁分水龍王廟，行六叩禮。廟對汶水，有大雄殿，有宋尙書禮祠。配享者，爲白老人，潘同知。此間運河兩邊，岸高如山，約十丈有奇。當日開河之土，覆於兩岸也！登廟後高坡一望，乃知南旺湖現在濶成平陸，車馬可行，向來特有一湖。此段全不設守，今乃知其疏矣！

沈家口一帶，河窄水住，舟屢擱淺，大雨如注，各勇下水拖舟；風大作寒，行路甚苦。

午正始抵戴廟，風雨不止，遂不復行。

至泰安府。西正至岱廟頭門，凡五門：正中曰正陽門，左右曰掖門，又左曰仰高門，又右曰見大門。余入仰高門，院中左有宣和碑，右有祥符碑。二門曰仁安門，院中左右皆有乾隆御亭碑，餘碑甚多。正殿曰峻極殿，祀東嶽大帝。後殿曰寢宮，祀大帝與碧霞元君。正殿丹墀之下，東有古柏如龍爪有藤蘿繞之；西有新柏如鳳翼，有倒挂嫩枝，葱翠異常。又有一柏，正當甬道，名曰獨立大夫。稍南有一太湖石，甚奇，名曰扶桑石，其西院有環詠亭，自宋元以來，題詠各碑，環嵌壁間；李斯刻碑，亦自山頂移嵌於此。其內爲東嶽帝之便殿，陳列朝所頒法物珍器於此。中有乾隆間頒鎮圭，長三尺許，厚二寸許，上青中白，下紺色，首爲涼玉，邸爲溫玉。環詠亭之南有唐槐，蒼古無匹。旋赴東院，有炳靈宮。宮前有漢柏六株，尤爲奇古。又登仰高門正陽門之樓，一望嶽色。曠時還寓，料理明日登岱各事。

四月十六日，與幕客六人登岱。出泰安北門三里許，過岱宗坊，旋至玉皇閣小坐。有孫真人化身，據道士云：「孫某在此修鍊，年九十四歲，康熙四十年化去；今手足皮骨尚在，如乾臘然，惟頭係土塑耳！」又至關帝廟小坐，有鹽富會館。旋過飛雲閣，有孔子登臨處坊。旋過萬仙樓下，未登樓；旋至姝姆閣小坐，水聲清激可聽。旋過水簾洞，在大路之西，圖中

誤刻於東。旋閱石經峪，峪在大路，過溪之東，約步行小半里。其上爲摩天嶺，嶺上泉流澗中，巨石鋪於澗底，縱橫五畝許，刻金剛經其上，字大徑尺四寸許。中署三大字，曰：『暴經石。』又有明汪玉者，箸論談文：其子汪坦刻之石上；側署二大字，曰，『經正。』旁一巨石曰：『試劍石。』旋還大路，過一小橋，土人名曰：『東西橋。』自此橋以下，路在溪之西；自此橋以上，路在溪之東矣！夾道翠柏成列，土人名曰：『柏洞。』旋至壺天閣小坐。自城至此，凡十八里。又過迴馬嶺，至二虎廟。登岱程途，至此得半矣！路稍平夷，微有陟降，名曰，快活山。過此爲雲母橋，有瀑布，名曰：『御帳坪』小坐。蓋途中最勝之處也！遙望東邊石壁摩厓，一碑曰：『萬丈碑。』過朝陽洞，有元君殿，今頽毀矣！旋至五松樹小坐，有石坊曰：『五大夫松。』秦時松久不可見，今亦有虬松數株。又過此爲對松山，溪之兩岸，古松森列，與東西橋之柏洞皆岱嶽茂林也！自此以上爲慢十八盤；過昇仙坊爲緊十八盤，岱嶽中最爲險峻之處。至南天門小坐。旋折而東行里許，爲碧霞元君廟。又東北一百步許，爲東嶽大帝廟，余卽在此停住。卯初自城起程，午初一刻到此，不覺登陟之艱。蓋號爲四十里，實不過三十二三里。小憩片時，旋至兩廟，各行三跪九叩禮。因捻匪未平，默爲禱。中飯後小睡片時，旋與幕友步行，登覽各處。先至岱頂，卽所謂天柱峯也！中有玉皇

殿，殿外有巨石陂陀，相傳爲山之顛頂。門外有無字碑，廣二尺許，厚一尺五六寸，高一丈二三尺，志稱爲漢時立石。頂之西南爲青帝宮。又西爲寢宮，內有元君臥像，門鎖未得啓視。其南爲北斗台，台上兩石幢，高二尺許。寢宮之西爲孔子殿。以上宮殿四處，及北斗台，皆已頽敗。旋至岱頂之東，有乾坤亭，因純皇帝書「乾坤普照」扁而名之也！又東爲日觀峯亭，亦有純皇帝詩碑。其後一碑，題孔子小天下處。此亭本可觀日出，今已頽毀，上無片瓦，不如玉皇殿一軒看日出之便。又東南爲舍身巖，改名愛身巖。巖之側爲仙人橋。兩石壁之間，三石相銜，下臨深谷，有如飛橋。又東爲東神霄山，卽日觀峯迤東之聳起者。實一山耳！迤對西神霄山，卽南天門，迤西之聳起者。傍夕歸，觀東嶽殿後唐明皇摩巖紀泰山銘。其傍小泉曰「聖女池」。凡泰頂之可觀者，略盡於此。此外如丈人峯，不過三石略具人形。東天門西天門北天門，不過各立二石而已！大抵泰山自北而南，分兩大支，一小支。西大支，由西神霄峯而南，至臥馬峯傲來峰一帶；東大支由東神霄峰而南至乾坤山，老人寨，二虎山，摩天嶺一帶；中一小支，自東支之二虎山分出，南至馬蹠峪，水簾洞，白楊洞一帶。東大支及中小支皆不甚長；惟西支自傲來峯以西，綿亙三四十里，重巒巨嶂，惜不及徧游也！水亦分兩支，發源於南天門，目下乾澗；至對松山始見流水。下經傲來峯，出郡城之西門外，名

曰，黃西河，又名漆河。東支發源於二虎山。自二虎山以南大路，皆在此溪之沿，名曰，中溪，亦曰，環水。余粗識脈絡如此，餘不及詳。因昨夕陰雲凝雨，計五鼓，斷不能觀覽日出，遂高臥不起。而幕友黎純齋及薛叔芸王鼎丞葉亭等四人，登玉皇殿東軒，五更嚴風凝雨過後，竟得一觀日出之勝。乃知天下事，未閱歷者，不可以臆測；稍艱難者，不可以中阻也！卯初二刻起行下山，中過水簾洞萬袖樓，均小停登眺，至山麓王母池小坐。辰正一刻，卽入郡城。下山行走極速，蓋登岱者，別有一種山橋，長六尺許，兩橫弧而向上，如一弓小橋然。舁夫以皮韋承肩；上下石磴，橋皆橫行，舁夫面皆向前。以直行則皮韋正圓在頂後，橫行則皮韋斜曳在肩側也！

此次登岱所心賞者，在廟則頌鎮圭，爲李斯碑，爲漢柏唐槐，爲龍爪柏，爲扶桑石。在山則爲玉皇頂，無字碑，爲紀泰銘，爲南天門，爲御帳坪。外此雖有勝蹟，非所欽已！

由濟甯起程，至嘉祥縣，將謁曾子林廟。大雨之後，積潦盈途。行三十里，至新開河茶尖。沿途見運河堤牆，概行坍塌，憂慮之至。因思一律改爲板築，與程刺史繩武商議良久。又行十八里，至嘉祥縣：未正始到，住嘉祥書院。至宗聖廟叩謁，行三跪九叩禮。廟中規模扁小，朽敗已甚。左子思配享，右孟子配享，後爲啓聖廟，名養志樓，尤朽敗不能庇風雨。

旋至宗子五經博士廣莆家一坐。其頭二門及大堂等，一概頽毀無存，內室亦甚淺陋；卽雍正間所賜「省身念祖」扁，亦無懸挂之處，僅度置於棹上。余前聞嘉祥聖裔式微，久思有以任卹之。本日捐祭產銀千兩，又贈廣莆銀四十兩。及見此景况，則又愀焉不安，怒焉不忍，而非人力所能遽振也。

由嘉祥至南武山，本不過四十餘里。因路上處處隔水，繞道行五十餘里。始至南武山。未刻到，已正在紙坊集打尖，卽住宗聖廟之東省身堂。廟在南武山下。山高約五十丈，一片頑石，不生草木。廟外內柏數百株，大約二尺圍上下，殆嘉慶間所植。附近居民種五穀者少，皆藍及菸。曾氏閩族人丁不過三百，貧苦特甚。文生曾毓鑑等來備述窘狀。未正謁廟，先拜萊蕪侯廟，在正殿之西，後有寢殿。旋拜宗聖廟，廟修不知始於何時。初係宗聖在前殿，萊蕪侯在後寢。明正統間重修，始改爲宗聖在中，萊蕪在西，至萬歷間重修。有太僕少卿劉不息碑記，載曾質粹之孫名承業者，承襲時興訟事。碑立於萬歷七年，在廟庭之東南。至國朝雍正七年，請帑重修，規模始大。後有寢殿，前有御碑亭，刻純皇帝宗聖贊。兩廡祀弟子陽廣，樂正子春；東西各五人。中有宗聖門，前有石坊三座，西刻謁林墓，在廟西南里許，北東西三面皆石山，墓在平地。今雨後墓道被淹，石馬翁仲皆在水中，僅墳未淹耳！亭

堂及門、頽敗異常，幾於片瓦無存。有碑曰，鄭國公宗聖曾子之墓，緣宗聖公墓久已佚亡，不知所在。明成化初，山東守臣奏嘉祥縣南武山，有漁者陷入一穴中，得懸棺，有石鐫曾參之墓。宏治十八年，山東巡撫金洪奏請建享堂石坊，即今林也；余觀山石所積，地勢散漫，不似葬聖賢者，殊以爲疑。至韋馱廟，看新築之牆，高六尺，基厚一尺六寸，頂厚一尺二寸，長五丈。余以河沿隄牆全塌，故欲改爲板築，令程刺史先築數丈爲式。觀者以爲築成後，半月不雨，可保三年也！

仲真之南岸數里，即桃源縣；又十餘里，即成子河。余本擬至成子河看視捨匪窟清江之要隘，因隔水三道，陸路不能去，水路又不通舳板，遂不果去，殊以爲歉。旋又開船，行七十餘里，至雙興開泊宿，距楊莊僅十二里耳！聞清水潭二閘決堤，高郵興化東臺鹽城俱被水淹，田廬漂沒；所憂者，又不僅在賊矣！

七月十五日，自五河開船，距臨淮僅十里小泊。忽於酉正二刻，大風暴至，雷雨交作，冰雹掠面。附近舳板，翻沈二隻。余船亦傾倒，危急之至；幸近岸側，各船人下水拖船上岸。大風將距篷，二篷繩索扯斷，有如刀截，颺去江中，而船乃定。戌初二刻，風稍息，乃慶更生。聞譚登舟覆溺死矣！舳板覆溺八隻，死者四人；各船在下三五里外者，風略小，幸

得保全。余生平經江湖風波之險，道光十八年九月二十五日，在安陸河中，與郭筠仙凌荻洲同舟，狂風竟夜。咸豐四年三月初七日，帶水師在岳州南津港，大風猛起，湖中各船多覆，港中之水，被風捲去，各船皆擱於乾地，凡二日。風息水回，而船始活。不謂老年，又受此驚嚇也！夜遣人四處問壞船消息。

至雒河集登岸，一看新渦陽縣城基，卽彭恬舫定瀾所相視之處也！隍已浚而城未修。又至雒河街上，西頭新築土圩，知縣卽住其中。（以上丙寅）

去年六月二十九日，清水潭決口，距馬棚灣十里，程觀察國熙承修。此工於十月二十二日興工，十二月初九日合龍，凡修運河西隄四百餘丈，實做掃工二百九十丈。余坐轎至該處驗工，由西堤行走。東堤工程僅及三分之一，尙有深塘掃工未做。余始得見挂纜進占之法。至新河看瓜棧，及河堤東塢，西塢。余三年二月至此，議挖新河，設立瓜棧，爲過掣之地。其時尙是荒江寂寞之濱，今則塵市樓閣，千牆林立矣！

已刻與幕友至元武湖看荷花，出太平門，同坐小船，每船約受三人，長約八九尺，窄行於荷花之中。自太平門外行三里許，登麟洲一望，旋復下船。麟洲之西，北爲趾洲爲老洲，其西南爲長洲，爲新洲，洲上向有百餘家；亂後復還，不及一半矣！行五里，至神策門，

登岸進城。凡行荷中八里許；天氣陰而微雨，既不濕衣，亦無烈日，賓主樂之。自神策門行至妙相菴，約十里許。午末置酒，申初散。

與吳竹如朱久香同看荷花，至長洲新洲登岸，在民家小坐。二洲中又有小湖，上有小山。旋回船。午正驕陽正熾，燥熱殊甚，即在城樓中飯。久香學使即席作七律一首。

中秋約幕府諸友在樓上置酒，月出已高，爲雲所掩，勢將雨而未成。涼風頗動，稍息炎蒸之氣。

至後園一覽。自昨日起調湘勇隊，將後園瓦礫挑成二山。園係賊中僞忠王李秀成之府，圍牆極大，周圍約三里許。雖蓋知府，三府，二府衙門於中，而空地尙有三分之二，故欲挑起瓦礫，以栽竹而種菜也！

至清涼山看新修之翠凝亭，覽觀形勢。金陵城實太大，西北閒地荒田太多。若將城縮小，由雞鳴山至起鼓樓迤南，至小倉山順蛇山之脊，以至漢西門，當不滿十里。而神策金川儀鳳定淮清涼五門，均割截於城外，局勢當稍緊耳！（以上丁卯）

泊黃浦墩，登岸一觀，小金山四面臨水，中一圓亭，約徑六丈，圍十七八丈許。樓上地下，周圍窗格，純皇帝題詩甚多。旋至惠山觀昭忠祠，及第二泉。

將往遊太湖約丁雨生中丞，李質堂軍門，及官紳等十餘人同遊。定以初七日，游木瀆范墳等處。初八九日遊東西洞庭，閱視應設水師之所。開船行二十五日，至木瀆，至許綠仲寓所葛園，一覽步石之勝。旋肩輿至靈巖山，登絕頂極覽，歸至端園中飯。飯後肩輿至天平山，少行登山。下有白雲，一線天，中白雲，上白雲四名。實則從山脚至山頂，尙不及二里。余陟其巔；同行丁仲丞等五人，俱中道而止。下山後往謁范墳。西爲高義園，因范文正公之義田而立，純皇帝題扁及詩碑在焉！東爲范墳，文正公之高祖，唐麗水縣丞名某之墓在焉！墓在天平山之左脅。山質皆石無土，羣石矗立，土人名曰：『萬笏朝天』結穴之處有土，方數十丈。其後石山壁立，亦不似吾鄉堪輿家所稱「老山抽嫩枝，反落脈峯頂」云云者；不知何以貴盛久遠如此？旋肩輿行三里許，至無隱菴。蓋天平山爲最高之三峯。南向其東，貼近左脅，爲范氏先墓。又東曰，牛頭山，中有御路，爲純皇帝幸范墳所由之道。又東迤邐而南，凡五峯。中一峯稍高者，朱家山，即支硎山也！天平山之西，迤邐而南，凡四峯。其第三峯曰，馬鞍山，與東邊之朱家山相對，即無隱菴之後山也！其第四峯較高，即靈巖山也！東西兩嶂，儼立相對！中間大壑，相距二里許。酉正三刻，回木瀆登舟。往返約三十二三里。舟行將赴胥口，乃彼處市鎮中間，橋密而岸窄。余舟太大，節節逼隘；至一橋下，兩岸夾立石

壁，良久不得過夾。余乃登岸至許綠仲家宿，而令各船次第到行，退去三里之下。丁中丞及司道等來會，游興爲之頓減。因改議明日不復游洞庭東西山，但至胥口一覽而已！

與丁雨生李質室同赴胥口，查閱太湖形勝！同登香山之觜。在胥口之西，其後爲小團山，大團山，最高者曰窮窿山。胥口之東，曰清明山，亦曰胥山。其山脚拖入湖中者，曰菱湖；其拖而東北者，曰堯峯山。堯峯之尾曰七子山，其與胥口相對橫亘於此者，橫山。其內曰，橫塘。此皆濱臨太湖之山也！其湖中之山，東洞庭距胥口約二十餘里；西洞庭距胥口約三十餘里；長沙山約距十里許。此目中所見者。其極北之馬蹟山，極西之大雷小雷，皆不見也！大湖若立水師，宜分三營。以一營註東洞庭，轄蘇州吳長江震四縣湖面。而西洞庭亦駐船數號，與浙會辦。以一營駐馬蹟山，轄常州陽湖無錫宜興荆溪四縣湖面。以一營駐大雷山轄湖州長興烏程兩縣湖面。閱畢，回至木瀆，中飯後開船，自木瀆回蘇州。

至洋涇濱，回拜法國領事白來尼。傾誠款接；雖其母其妻子之臥室，亦預爲騰出，引余與丁李兩君閱看。所居樓閣四層，一一登覽，玉宇瓊樓，鏤金錯彩，我中國帝王之居，殆不及也！（以上戊辰四月）

自前日在青它寺打尖，後即見大道之西，有一大山，蓋蒙山也！前日，昨日皆見此山，

并大路而北。本日自龔家城行十五里，至蒙陰縣大道，轉向西行，似即蒙山北頭盡處矣！至罄陽大道之西有一石山，土人稱曰，青雲山，即罄山也！

出新秦城北望，見一山，土人曰，蓮花山；一曰，新甫山。過羊流店後，望見西北大山，即徂徠山。將至羅家莊，則徂徠山將盡，泰山在目前矣！

至章夏打尖。大道循河而行；詢之土人，此河名葛乙河，其源自汶水分出，而雜以泰山各泉溪壑之，下游入大清河也！

將直隸地圖細閱，略考水道，約直隸大河，不由東西淀而入海者凡三：曰，南運河，其源爲山西之清漳水，濁漳水，河南之衛河，山東分汶，北流之運河，逕流至天津入海。曰，際河，其源出蒙古，過承德府，至永平府之際川入海。曰北運河，其源出於古北口，獨石口外，至密雲合流；又匯以昌平州之水，玉泉山之水，南海子之水，至天津入海。由東西淀而入海者凡四：曰，滹沱河，其北源出山西之代州，南源出平定州，至衡水縣分爲兩支，均經東淀而入海。曰，豬龍河，其源爲無極靈壽之滋河，阜平新樂之沙河，渾源靈邱之沱河，至祁州合而爲一，經西淀東淀而入海。曰，白溝河，其源出於房山滌水，又匯易州之易水，乃經西淀東淀而入海，曰，桑乾河，其北源出於蒙古，經過宣化；其南源出於朔平大同，至保

安州，合而爲一，至懷來縣入關，經東淀而入海。本年桑乾河決於蘆溝橋以下，至今未塞，故雄縣積水未消也！（以上戊辰十一月）

將看永定河工，行十一里，至玉皇廟茶尖。旋行三里許，至灰壩看減河。減河，原所以減洩正河之盛漲；近因正河之身高於減河之堤，遂至減河反奪正河之全溜；而正河乾枯，積沙日高；減河下游，亦凝塞矣！旋看南上汛第九號，該處爲前裘文達公擬開壩河之處，距灰壩僅八九里。灰壩減河修復，則此間不必再開矣！旋至南上汛十五號，閩仙岱看決口。該處於戊辰七月潰決，至百五十餘丈之寬，已於去冬修築；現存口門七十餘丈，須於二月興工，三月底合龍；乃爲得時。旋回至南上汛署打尖。尖後行二十餘里，至龍王廟南下汛署內住宿。中間過小青河一道，深僅尺許；又於下游過河，卽永定河決口以下之流也！

至南下工十處，看去秋新堵閉之決口，蓋去年七月初七日，在該處決口；是日又在上游閩仙岱決口。此口無水旋，卽修堵，余嫌其單薄，須加倍也！辰正至南二工十四號打尖。中飯後看金門閘，係乾隆三年建，亦滾水壩也！旋至南三工十三號，看已廢之草壩。此處本不應有工，惟十一號兩邊坑塘甚深。余雖未下車，心憂其險。旋過乾河，至北岸三工，看已經堵閉之旱口。此處緊靠北隄，有一深溝，正河分溜竄入，溝不能容，以致潰決，頗難施工。

旋至第十二十三號。此號河如『之』字，初向北，則十三號當其衝；折而向南，則南四汛當其衝，故兩岸皆險也！午刻在金門閘龍王廟拈香行禮。申正在十五號龍王廟拈香行禮。旋過乾河，至南四汛署住宿。此處至固安縣八里。

至龍王廟將軍廟先後拈香。看南四工四號險工，即昨所看之『之』字河也！旋至九號看隄。自九號至十二號，河身極窄，切逼南隄，河中隆起高土，如埂如山，高過南隄，寬則數十倍過之。若非剗挖河中大埂，南隄三四里。極可危也！旋至十七八號打茶尖，看大壩。此處於上年三月決口，四月堵塞，將合龍而不成。八月上流決口，此處河乾，乃築大壩，避坑塘之深，棄原隄不用，而於河中另築一隄，約五里許，開一引河，余嫌其淺窄也！自南四汛二十號起，至南五汛十三號，隄卑不過三四尺，寬不過三尺許，土牛高不過二尺許，真同兒戲。至十四號汛署打尖。飯後至南五工十七號看險工，至南六工十二號雙營住宿。

至南六工十七號。該處無工可查。但旗民貪佔游河沃饒之地，紛紛至戶部呈報升科，據爲己業，亦一勘視。旋至南七工四號。此處爲上年決口之處；內外坑塘甚深，河身中有一大洲隆起，其高過於南隄，土膠而堅；洲之南，隄之北，僅十餘丈，不足以容河身，又曲折迎溜頂衝，極可危也！再下二三里，看六七號新開引河。於河身堅土中，生開一河，底寬僅四

丈五尺，面寬僅十二丈。深僅一丈四尺，斷不能容永定河之全溜。聞此下十六里，并無河影，純仗生開新河。十六里以下，雖有河影，而節節高仰。計永定一河，非處處開挖河身，別無良法，甚可憂也！

至新橋打尖。此橋本疏濬河水。今永定河於南上汛十五號決口，竄入琉璃河內時，有水泛溢民地。如新橋附近，則泛溢頗寬。適費觀察送到所勘新城雄縣文安等處河道圖說，閱看良久。大抵直隸水患有二：北則永定河決口，竄入大沽河，而新城安州雄縣受其害；南則滹沱河改道，不入子牙河，而竄入滹水，而深州饒陽任邱文安等處受其害。又聞麥稼已壞，無可挽救。水旱并災，民困已極，焦灼之至！

途中見麥稼爲旱所傷，高不過二三寸，節氣已屆收割，而吐穗極少。間有用人力施水灌溉者，高或六七寸，色青而穗亦可觀。稽康所云，一溉者後，亡信人力足以補天事之窮，然百分中不過二三分，餘則立見黃槁。縱三日之內大雨，亦無救矣！目擊心傷，不忍細觀！

至南七工四號，驗收引河工程。正月所看之坑塘已填，隆起之沙洲已裁去雞嘴，又在洲旁，挑一引河，使大溜不得直薄南隄。第一段引河，一百四十五丈，口寬十二丈，底寬八丈九尺，至四丈五尺不等，深一丈二三尺不等。凡行二十里許，至十五段工程。丈尺均與第二

段相同。至龍王廟拈香行禮。又行一里許，看十五段之末一截，則口寬僅九丈，底寬僅四丈矣！至十六段，則口寬僅六丈，底寬僅三丈六尺矣！自此以下，余因病不能往。聞十九段口寬僅三丈，底寬僅二丈，不復成其爲引河矣！旋回小惠家莊公館，往返約五十里。

看南六工十三號，南五工十七號兩處工程。至南五工十四號汛署打尖，旋看南四工十八號以下之引河。大約口寬八丈，底寬三丈二尺，深一丈五尺；如此者七里許。以下再開溝工七里，則更窄更深。以上至引河頭，則口寬底寬，各加二丈許。旋看十八號大壩，頗爲堅實。又看十二號工，切坎上如法；南岸做挑水壩二座，亦尙得力。又看九號工，靠河北坎，裁去雞嘴，開挖引河。申正二刻，至南四大公館住宿。

至新橋打尖，即正月二十五日打尖之地也！飯後行五里許，至民間辦捐。決河亦於初七日合龍，約夫役二千人，費錢萬串內外，不發官帑；余因賞錢四百串。

由曹各莊起行，至北下四合龍處所，再一細看。旋過河由南岸行走，順引河而下，看中
 新挖之處。即摺中所稱張家墳一帶中洪也！原河極爲灣曲，今皆挖爲直河，約二十里許。

至南七號看坑塘，即前此之廢河，昨日所看新大壩之後身也！又行十餘里；至龍王廟拈香行禮。又行十餘里，至南七工十七號，新挖之河，亦截灣取直之工也！

順永定河而下，行十餘里，與大清河相匯，崇地山侍郎厚來舟次，與之久談。至船頭同看與北運河相匯，旋又與子牙河相匯，入天津之圩圍。又與客入船一坐，旋至望海樓。與南運河相匯兩河，同向北流，名曰海河。入海河四箭許登岸。（以上已巳）

至車邏壩。余甫起早飯後，登東岸，看車邏耳閘。劉受亭程敬之兩觀察隨同閱看，餘官何應者頗多。閱畢後登舟，行六里至新壩，即程敬之今年所修之工，長六十六丈，寬六丈，正月四日興工，七月二十五日告竣者也！樁之排於海漫石以下者，不可得見；其得見之樁三層，每層二排三排不等，釘法尙堅；海漫石亦堅實，兩頭壩牆亦穩。又看南關耳閘，至盤工棚內一坐。茶畢，又至工廠內一坐，即程敬之住廠也！

至馬棚灣登岸，看隄工，即同治七年所修者。當時冒雨興工，磯築不固，今面上碎石已多；坍卸石下之土，亦被水蓄，卸入湖中矣！急須修補，而估計需五萬二千串之多，又難於籌款也！

丁一月二十二日，移居新衙門，即百餘年江督舊署，亂後洪逆據爲僞宮者也！本年重修造，自三月興工，至是粗竣，西邊花園工尙未畢。雖未能別出邱壑，而已備極宏壯矣！早飯後移居至新署，儀門行禮，大堂行拜牌禮，旋至各處觀覽

登福山，望內洋及對岸之狼山，山頂有碑臥地，因入誤傳高爲殿山，其下小阜爲福山，特立碑以辨其失言：高者實福山也！

六月初八日梅小巖孫琴西請遊後湖。辰正出署，至太平門城樓小坐。同遊者爲薛慰農山長桂齋亭觀察。旋出城登舟，行七里許登岸，至老洲湖神廟一看，小坐半時許。午初二刻，返棹。清風徐來，一散炎融之氣；荷香撲鼻，不以盛暑爲苦。回至太平門，升輿進城。至妙相庵。未初二刻登席，酒半大雨。席接荷池，雨盛荷暄，景物清快。席散又在廟中遊覽。出廟陸行二里許，至通心橋登舟；行八九里許，至大中橋小泊，點燈。余船張燈八十三炷，同行之船各張五六十燈，及十餘燈不等。行至下游，遇商民燈船，約三四十號；燈最多者，與余船同。喜復略見太平景象矣！（以上辛未）

